



# 選文寧列

冊 三 第

社 放 解

列寧文選要目：

冊數	內容
第一冊	<p>1. 斯大林論列寧與列寧主義                  2. 論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                  3. 俄國社會民主黨之成立。黨內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之出現</p>
第二冊	<p>1. 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                  2. 斯大林論平反動時期。布爾什維克正式                  3.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夜工人運動高漲時期</p>
第三冊	<p>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俄國第二次革命</p>
第四冊	<p>準備與實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p>
第五冊	<p>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p>
第六冊	<p>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p>

119.132  
156=2  
:3

# 選文序列

・册三第・

社 放 解



3 0479 1622 0

本書根據蘇聯莫斯科外國文書館出版局  
一九三七年所出「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編印

## 出版者的話

本冊所選印的是列寧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俄國第二次革命時期（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一些重要著作。讀者可參讀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六章，了解一下這一時期的情況。全部譯文和簡要註釋都是依照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所出中文譯本選翻印的。原譯本共訂兩冊，現因裝訂關係，訂為六冊。

解放社編輯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

# 目 錄

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俄國第二次革命	一
戰爭與俄國社會民主黨	一
論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尊心	四
論歐洲聯邦口號	三
機會主義與第二國際底破產	六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通俗的論述）	五
序言	三
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	五
（一）生產集中與壟斷	六

(二)	銀行及其新作用 .....	一九
(三)	財政資本與財政寡頭 .....	二〇
(四)	資本輸出 .....	二一
(五)	各資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 .....	二二
(六)	列強分割世界 .....	二七
(七)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特殊階段 .....	二八
(八)	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 .....	二九
(九)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	三〇
(一〇)	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 .....	三〇
	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 .....	三二
	遠方來信。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階段 .....	三九
	簡要目錄 .....	三九

帝國主義大戰時期

俄國第二次革命

## 戰爭與俄國社會民主黨



各國政府和資產階級政黨數十年來準備的歐洲戰爭已經爆發了。軍備的擴張，各先進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上爭奪市場鬥爭的極端緊張化，東歐各最落後君主國底皇朝利益，都必然要引起這次戰爭，而且真正引起了這次戰爭。奪取領土，征服異族，打破競爭對方民族而掠奪其財富，向勞苦羣衆蒙蔽俄德英及其他各國底國內政治危機；離間工人，用民族主義思想麻醉工人，摧殘工人先鋒隊，以求削弱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這就是現時戰爭底唯一真正內容、作用與意義。

社會民主黨首先就應該揭示出現時戰爭底這種真正意義，無情揭破各統治階級，即地主和資產階級爲辯護戰爭所散佈的各種謠言、詭辯和「愛國主義」辭句。

領導一個交戰國集團的是德國資產階級。它愚弄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硬說它進行戰爭的目的，是要保護祖國，保護自由和文化，解放受沙皇制度壓迫的民族，摧毀反動沙皇制度。其實，這個服役於以威廉第二爲首的普魯土地主的資產階級，向來都是沙皇制度底最忠實同盟者，向來都是俄國工農革命運動底敵人。其實，無論戰爭底結局如何，這個資產階級總是要與普魯土地主一起盡力幫助沙皇帝制來反對俄國革命的。

其實，德國資產階級是向塞爾維亞舉行搶掠的征討，想把它征服下去，並撲滅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革命，同時調用主要兵力去攻打較爲自由的比利時與法蘭西，以便掠奪更富足的競爭對方。德國資產階級散佈謠言，說它是進行着防禦戰爭，其實它是選定了它所認爲最適當的開戰時機，利用它在軍事技術上的最新成

就，而打破俄法兩國已經擬定和預決了的建立新軍備的計劃。

領導另一交戰國集團的是英法兩國資產階級。它愚弄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硬說它進行戰爭的目的，是要保護祖國，保護自由和文化，反對德國軍國主義與暴君制度。其實，這個資產階級早已運用幾十萬萬的金錢，僱用並準備歐洲最反動野蠻君主制度底軍隊，即俄國沙皇制度底軍隊去攻打德國了。

其實，英法資產階級作戰的目的，是要奪取德國所有的殖民地，打破這個經濟發展更快的競爭對方民族。各『先進』民主國家爲了這種高尚目的，極力幫助野蠻的沙皇制度加緊壓迫波蘭和烏克蘭等等，加緊壓制俄國革命。

兩個交戰國集團都是同樣進行搶掠、殘暴和殘酷已極的戰爭，可是爲了愚弄無產階級，轉移它的視線，不讓它注意唯一真正解放的戰爭，即反對『本』國和『異』國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爲了這個高大目的，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都極力用愛國主義的假話來宣揚『自己』民族戰爭底意義，說它力求戰勝敵人，並不是爲了搶掠財富和奪取領土，而是爲了『解放』其他各國人民，不過要把本國人民

除外。

可是，各國政府與資產階級越是努力離開工人，使之互相摧殘，越是爲了這一高尚目的來實行殘酷的軍事戒嚴和軍事檢查制度（甚至在現在戰爭時期，追究「內」敵比外敵還要嚴格得多），覺悟的無產階級也就應當越加堅決保持自己的階級團結，自己的國際主義，保持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而反對各國「愛國主義」資產階級集團所極力鼓吹的沙文主義思想。覺悟的工人放棄這個任務，就會是放棄自己一切力求解放的民主主義的趨向，更不用說社會主義趨向了。

我們不得不十分悲痛地指出，歐洲各主要國家底社會黨沒有執行它們的這個任務，而它們領袖們底行爲——尤其是德國黨領袖們底行爲——簡直是公開叛變社會主義事業。現在的社會主義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底大多數領袖，在這全世界歷史上最緊要的關頭，企圖拿民族主義來暗中代替社會主義。由於他們的這種行爲，便使這些國家底工人政黨沒有起來反抗各國政府底罪惡行爲，反而號召工人階級把自己的立場與各帝國主義政府底立場打成一片。國際底

首領們叛變了社會主義，投票贊成軍用預算，重複着『本』國資產階級底沙文主義（『愛國主義』）口號，辯護和擁護戰爭，加入交戰國底資產階級內閣等等。現時歐洲最有勢力的社會黨領袖和最有勢力的社會黨刊物，都是站在沙文主義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觀點上，而絕對不是站在社會主義觀點上。首先應對這種污辱社會主義的罪惡負責的，便是第二國際中最強大最有勢力的黨，即德國社會民主黨。但法國社會黨人在叛賣過祖國而勾結俾斯麥鎮壓了巴黎公社的那個資產階級底政府內閣中担任總長職務，也是一種無可辯護的罪行。

德奧兩國社會民主黨人，硬說他們贊助戰爭就是與俄國沙皇制度作鬥爭，企圖以此辯護他們贊助戰爭的行爲。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特此正式聲明，我們認爲這種辯護不過是一種詭辯。近年來我國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又大規模地擴展起來了。這個運動，向來都是由俄國工人階級領導的。最近幾年來數百萬人的政治罷工，都是在推翻沙皇制度和爭取民主共和制度的口號下進行的。在戰爭前夜，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彭加勒訪問尼古拉第二時，還在彼得堡街道上親自看見過

俄國工人自己築成的街壘。俄國無產階級爲使全人類洗去沙皇帝制的污點，是沒有吝惜過任何犧牲的。但我們應當指出，如果說有什麼東西還能在某種條件下延緩沙皇制度滅亡的時刻，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幫助沙皇制度反對全部俄國民主運動，那就只是現今這次戰爭，因爲這次戰爭把英法俄三國資產階級底錢庫都已供給沙皇制度去達到它的反動目的。另一方面，如果說還有什麼東西能阻礙俄國工人階級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那就只是德奧社會民主黨領袖底行爲，即俄國沙文主義刊物始終都叫我們去仿效的那種行爲。

假定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真是非常欠缺力量，不得不放棄任何革命行動，那末就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也不應當加入沙文主義的營壘，不應當採取意大利社會主義者理應說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玷污了無產階級國際旗幟的那些步驟。

我們的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由於這次戰爭的關係，已遭受過，而且還會遭受重大的犧牲。我們的一切公開工人刊物都被消滅了。大多數工會被封閉了。有許多同志被逮捕被放逐了。但我們的國會代表團，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杜馬

黨團，畢竟認爲絕對必須執行自己的社會主義職責：不投票贊成軍用預算，甚至以退出杜馬會場來更激烈地表示反對，痛斥歐洲各政府底帝國主義政策。沙皇政府底壓迫雖然加重了十倍，但俄國工人同志却已刊行着第一批秘密的反戰宣言，履行自己對於民主運動與國際的職責。

革命社會民主派底代表，即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少數分子和中立國內優秀的社會民主黨人，因第二國際這種破產而感覺非常羞恥〔二八二〕；英法兩國都有社會主義者表示反對社會民主黨內大多數人底沙文主義立場；德國社會主義月刊一類東西所代表的那些早已站上民族主義自由派立場的機會主義者，當然應該慶祝着自己對歐洲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那些動搖於機會主義派和革命社會民主派之間的人（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中派』）企圖用外交詞句來抹煞或掩飾第二國際破產的事實，却就是一種最有害於無產階級事業的舉動了。

恰恰相反，要公開承認這一破產，要認識這一破產底原因，以求建立新的更堅固的社會主義的全世界工人團結組織。

斯多德牙爾國際大會，哥平加根國際大會和巴塞爾國際大會底決議，責成各國社會主義者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要反對沙文主義，責成社會黨人努力宣傳國內戰爭和社會革命來回答任何一國資產階級和政府所發動的戰爭，而機會主義者却撕毀了這些決議。第二國際底破產就是在已往歷史時期（所謂『和平』時期）特殊環境中生長起來，而近幾年來已在國際中得到了事實統治權的機會主義底破產。機會主義者早已準備着這次破產：他們否認社會主義革命，用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來暗中代替它；他們否認階級鬥爭及其在相當時機轉變為國內戰爭的必然性，而宣傳階級合作；他們在愛國主義和保護祖國底名義下宣傳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而否認或忽視早已在共產黨宣言上敘述過的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即工人無祖國的真理；他們在與軍國主義作鬥爭的問題上，並不認為各國無產者必須用革命戰爭反對各國資產階級，却只限於宣傳市儈式感情主義的觀點；他們把必須利用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和合法工作機會的策略，變成爲盲目崇拜這種合法工作，而忘掉在危機時代必須運用秘密組織和秘密鼓動的原則。機會主義底自然『補充』，

即同樣是資產階級性，同樣與無產階級觀點，即與馬克思主義觀點為敵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思潮，也因為它在現今危機時代自鳴得意地重複沙文主義口號而遭到了同樣可恥的破產。

現在，不與機會主義思想決裂，不向羣衆說明機會主義思想必遭失敗，便不能執行社會主義底任務，便不能實現真正國際的工人團結。

各國社會民主黨底任務首先就是要與本國底沙文主義思想作鬥爭。在俄國，這種沙文主義思想已薰染了全部資產階級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一部分民粹派，以至社會革命黨人和『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如像斯米爾諾夫、馬斯洛夫和普列漢諾夫等人底沙文主義言論，應受斥責，因為這種言論是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刊物所極力贊成和廣泛利用的）。

從國際無產階級底觀點看來，究竟兩個交戰國集團中那一個集團底失敗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害處較少，這在目前情況下是無法斷定的。可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毫不猶豫地認定，從俄國各族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底觀點看來，最反動，最

野蠻，壓迫歐亞兩洲民族和民衆最多的俄國沙皇帝制政府遭受失敗，無疑是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害處較少。

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最近政治口號應當是組織共和制歐洲聯邦<sup>①</sup>，但社會民主黨人與決意隨便『約許』什麼，只求把無產階級誘入沙文主義大漩渦中去的資產階級相反，而要向羣衆解釋，不用革命手段推翻德奧俄三國君主制度，這個口號便是完全虛偽而毫無意思的。

● 『歐洲聯邦』這一口號，在中央宣言上是把它和號召推翻俄奧德三國君主制的口號一同提出，而與考茨基等人用和平主義觀點看待這個口號的立場根本不同。我黨中央機關刊物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十四期上的社論，已證明『歐洲聯邦』這一口號在經濟方面是不正確的。一方面，這個口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能實現的，因為它要求在各個國家瓜分殖民地勢力和範圍等等的情形下奠定一個有計劃的世界經濟。另一方面，這個口號又是反動的，因為它的意思是要歐洲列強成立暫時聯盟，以求更能順利壓迫殖民地，並據發展得更快的日美兩國。』〔一八三〕

因爲我國非常落後，還沒有完成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仍舊應當是實行澈底民主改造的三個基本條件：建立民主共和國度（同時各民族完全平權和自決），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可是在各先進國家內，戰爭却把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提到日程上來了，戰爭底負擔壓在無產階級肩上一愈沉重，在歐洲遭到現代『愛國主義』野蠻行動的浩劫以後，在大資本主義達到巨大技術成功的環境下，無產階級在復興歐洲中所起的作用愈積極，則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也就愈迫切。資產階級利用戰時法律來完全拮住無產階級的口舌，因而使無產階級絕對必須創立秘密的組織形式和鼓動形式。讓機會主義者用叛變自己信念的代價去『保全』合法的組織吧，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却運用工人階級底組織技能和各種聯繫去建立適合於危機時代的秘密的鬥爭形式，以爭取社會主義，並使工人們不去與本國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團結起來，而去與世界各國工人團結起來。無產階級的國際並沒有滅亡，而且也不會滅亡；工人羣衆將打破一切障礙而創立起新的國際。現時機會主義底勝利是不會長久的。戰爭的犧牲

愈多，工人羣衆也就會愈加明白認識機會主義者叛變工人事業的事實，愈加知道必須倒轉槍頭去反對本國政府和本國資產階級。

變現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是由巴黎公社底經驗指出，由巴塞爾國際大會底決議（一九一二年）規定，從發展極高的各資產階級國家間的帝國主義大戰底一切條件中產生出來的唯一正確無產階級口號。戰爭既已成了事實，那就不管這一轉變在某個時候會遇到何等巨大的困難，但社會主義者總不會拒絕爲此目的而堅忍不拔地進行有系統的準備工作。

無產階級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才能擺脫依賴於沙文主義資產階級的地位，而在某種形式下或快或慢地實行一些堅決步驟，以求爭得各民族真正的自由，爭得社會主義。

全世界各國工人爲反對全世界各國資產階級沙文主義與愛國主義而建立的國際友愛關係萬歲！

擺脫了機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萬歲！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刊載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三十三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八卷，第五七至六六頁

## 論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傲心

現在有許多人大說特說，大談特談，大叫特叫什麼民族特性，什麼祖國！英國的自由派和急進派的總長，法國的無數『先進』政論家（他們原來都是與反動派政論家底意見完全一致的），俄國許多官場的，立憲民主黨的和進步派的（直到某些民粹派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下流作家，都異口同聲鼓吹什麼『祖國』自由與獨立，什麼偉大的民族獨立原則。真使人分辨不出他們中間誰是賣身求榮而努力歌頌劍子手俄皇尼古拉，歌頌羅殘暴人和印度居民者的醜觀分子，誰是因爲冥頑不靈或沒有氣節而『隨波逐流』的庸俗市儈。不過，分辨這纔也是不關重

要的。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一個很廣泛很深刻的思潮，它的根源與大國民族地主資本家老爺底利益有緊密的聯系。爲了宣傳有利於這些階級的思想，每年花費着幾千萬，幾萬萬的金錢；這一副水磨實在不小，它吸收着各處的水力，從頑固的沙文主義者孟什科夫起，直至那些由於機會主義思想或沒有氣節而成了沙文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和馬斯洛夫，路班諾維契和斯米爾諾夫，克魯泡特金和布爾切夫一流人爲止。

讓我們大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也把我們對於這一思潮的態度確定一下吧。我們是位置在歐洲極東部並且佔有亞洲一大部分地區的大國民族中的人，當然不應當忘掉民族問題底巨大意義；——特別是在一般人所公允稱爲「民族監獄」的這個國家內；特別是當資本主義把歐洲極東部和亞洲許多「新的」大小民族喚醒起來求生存求覺悟的這個時期；特別是在沙皇專制制度迫使千百萬大俄羅斯人和「異族人」拿起武器，爲了貴族聯合會和古契可夫、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多爾高魯科夫、庫梯列爾、羅吉傲夫一流人底利益去「解決」許多民族問題的這個時候。

我們大俄羅斯覺悟的無產者是不是歧視民族自傲心呢？當然是不歧視的！我們酷愛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國，我們最努力於把祖國勞動羣衆（即祖國十分之九的居民）提高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覺悟生活的程度。我們因目覩皇朝創子手，貴族和資本家對我們這個美妙祖國肆行橫暴、壓迫和侮辱而最覺傷心。我們因這種暴行在我們人民中間，在大俄羅斯人民中間受到反抗，因從這些人民中間產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羅斯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造成了羣衆的強大革命黨，大俄羅斯農夫在當時已開始成爲民主主義者，開始推翻牧師和地主等等事實而自傲。

我們記得，獻身於革命事業的大俄羅斯民主主義者契爾內舍夫斯基在半世紀前說過：『可憐的民族，奴隸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些奴隸』。公開的和暗藏的大俄羅斯奴隸（對沙皇專制制度盡忠的奴隸），是不喜歡回憶這些話的。而我們却認爲這是本着真正愛國精神所說的話，是因感慨大俄羅斯民衆中間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愛國心情。當時在民間還缺少這種革命性。現在這種革命性雖也還少，

但總算是已經有了。我們滿懷着民族自傲心，因為大俄羅斯民族也造成了革命階級，也證明它能夠向人類作出爭自由爭社會主義的偉大模範，而不只是一些大規模的蹂躪，大批絞架和拷問室，大規模的飢荒，以及向神父、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逢迎獻媚的極大醜態。

我們滿懷着民族自傲心，且正是因此，我們也就特別痛恨我們自己的奴隸式的過去（當時地主貴族爲了消滅匈牙利、波蘭、波斯和中國的自由，常把農夫驅去作戰）和我們自己的奴隸式的現在，因爲現在這些地主在資本家幫助下，又爲了壓服波蘭和烏克蘭，爲了鎮壓波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爲了加強玷污我們大俄羅斯民族榮譽的羅曼諾夫、波布林斯基和普里什克維奇一流匪幫勢力，而把我們驅去作戰。一個人出身爲奴隸，並不算是他的罪過；但是，身爲奴隸，而又不但歧視自求解放的思想，反而爲自己的奴隸地位辯護掩飾（例如，把壓迫波蘭、烏克蘭等等的勾當，稱爲『保衛』大俄羅斯人底『祖國』）的這樣一種奴隸，却就是理應受到忿恨、鄙視和憎惡的下賤東西了。

『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十九世紀激底民主派底偉大代表，革命無產階級底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說過。所以我們滿懷着民族自傲心的大俄羅斯工人，渴望大俄羅斯無論如何要成爲一個自由獨立、民主共和的光榮國家，按人類平等原則，而不是按降低偉大民族價值的農奴制特權原則對待隣邦的國家。正因爲我們希望有這樣的大俄羅斯，所以我們才說，在二十世紀，在歐洲一帶（即令是在歐洲極東部），『保衛祖國』的唯一辦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對自己祖國中的專制制度，地主和資本家，即我國最壞敵人；大俄羅斯人『保衛祖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力謀使沙皇制度在一切戰爭中敗北，——這是使十分之九的大俄羅斯居民受禍最少的辦法，因爲沙皇制度不只在政治上經濟上壓迫這十分之九的人民，並且還使他們墮落，喪失人格，喪失廉恥，喪失節操，教他們壓迫別族人民，教他們用一些彷彿是愛國的僞善言詞來掩飾自己的可恥行爲。

也許有人會反駁我們說：除沙皇制度外，已有另一個歷史力量在它羽翼下誕生并強固起來，即大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它幹着進步的事情，在經濟上把各巨大

區域集中和團結起來。但是這種反駁並不能辯護我國應稱為皇朝普里什克維奇御用社會黨人（如馬克思稱拉薩爾派為普魯士王朝御用社會黨人那樣）的沙文主義社會黨人，而只會使他們的罪惡更加彰著。就假定歷史對於問題的解決是有利於大俄羅斯的大國資本主義，而不利於一百多個細小民族吧。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底全部歷史都是一部橫施壓迫掠奪，充滿血腥污濁的歷史。而我們並不是要主張各個小民族彼此分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我們無條件地主張集中制；反對市儈式的聯邦理想。然而，即令是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幫助羅曼諾夫——波布林斯基——普里什克維奇壓服烏克蘭等等，也不是我們所應作的事情，也不是民主主義者（更不用說社會主義者了）所應作的事情。俾斯麥也用相當方式，用普魯士地主的方式作了歷史上進步的事業，但是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這點而企圖證明社會主義者應當幫助俾斯麥，那他就會是個很漂亮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俾斯麥所以促進了經濟發展，是因為他把當時受其他民族壓迫的分散的德意志民族統一起來了。而大俄羅斯經濟繁榮和迅速發展的利益，却要

我國擺脫大俄羅斯人壓迫其他民族的政策。這種區別是我國崇拜俄羅斯土產『俾斯麥』的人常常忘記的。

第二，假如歷史解決問題的結果是有利於大俄羅斯大國資本主義，那末由此所得出的結論，就是大俄羅斯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作用更加重大，因為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共產主義革命底主要動力。爲使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就必須用最完全的民族平等友愛精神來長期教育工人。因此，正是從大俄羅斯無產階級底利益方面來看，必須長期教育羣衆，使他們用最堅決、徹底、大膽、革命的態度主張一切被大俄羅斯人壓迫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權和自決權。大俄羅斯民族自傲精神（不是奴僕心目中的那種自傲精神）利益與大俄羅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無產者底社會主義利益相合。我們始終都要效法馬克思，他在英國住過幾十年，有一半已成爲英國人了，但他當時爲英國工人底社會主義運動利益着想，還是要求保證愛爾蘭獲得自由與民族獨立。

我國土產的社會沙文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及其他等人，在我們所假定的第二種

情況下，却不僅會成爲叛變祖國，叛變大俄羅斯自由民主事業的罪人，而且會成爲叛變俄國各族人民底無產階級親密合作事業，卽叛變社會主義事業的罪人。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刊載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三十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八卷，第八〇至八三頁

## 論歐洲聯邦口號

我們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四十期上曾通知說，我們黨的國外支部代表會議決定把『歐洲聯邦』口號問題暫時保留，以便在刊物上去討論這個問題底經濟方面。

我們的代表會議對於本問題的討論帶有片面政治的性質。這有幾分也許是因為在中央宣言上把這個口號直接提作政治的口號（宣言上說：『最近政治口號……』），而且那裏不但是主張共和制的歐洲聯邦，同時還特別着重指出，『不用革命手段推翻德奧俄三國君主制度』，這個口號便會是毫無意思和虛偽的。

在對這個口號作政治估計的範圍內來反對這樣的問題提法，譬如說，這個口號能震撼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等等，那是完全不對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造，尤其是政治革命，無論何時，無論在何種情形與何種條件下，都不能震撼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口號。恰巧相反，它們總是促進社會主義革命，替它開展基礎，吸引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羣衆中的新階層來參加社會主義鬥爭。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底過程中是必不可免的，因為決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一舉而成的事業，而要把它看作包括有許多政治上經濟上的大震動，極緊張的階級鬥爭，國內戰爭，革命及反革命的整個時代。

固然，以用革命手段推翻歐洲三個最反動君主制度（特別是俄國君主制度）為條件，把共和制的歐洲聯邦這一口號提作政治口號，是完全無可非難的，但是，還剩下有一個關於這口號底經濟內容與意義的最重要的問題。從帝國主義底經濟條件方面看來，即是由那些佔有殖民地的『先進』『文明』強國輸出資本和瓜分世界的事實方面看來，歐洲聯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是無法實現，便是反動

的。

資本已成爲國際的和壟斷性的了。世界已被極少數的強大國家，即是在大規模搶掠和壓迫其他民族的事業中獲得成功的強國所瓜分了。歐洲四大強國，即英法俄德四國，共有二萬五千萬至三萬萬的人口以及約近七百萬平方公里的面積，而它們所佔領的殖民地却有約近五萬萬（四萬九千四百五十萬）的人口和六千四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即是差不多佔全球面積之半（全地球面積除兩極區域外，共有一萬三千三百萬平方公里）。此外還有亞洲三個國家，即中國、土耳其、波斯，現在被日俄英法這四個進行『解放』戰爭的強盜弄得四分五裂。可以叫做半殖民地的（其實現在十分之九已成了殖民地的）這三個亞洲國家，共有人口三萬六千萬，面積一千四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即差不多等於全歐洲面積一倍半）。

再則，英法德三國在國外的投資不下七百萬萬盧布。爲要從這筆令人快意的款項上得到『正當的』收入，每年三十萬萬盧布以上的收入，就有巨萬富翁們底

全國委員會，即所謂政府爲之服務，這些政府掌握有海陸軍隊，而把『巨萬富翁』底子弟『安置』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充當什麼總督、領事、大使、各種官員、牧師以及諸如此類的吸血虫。

在資本主義最高發展的時代，少數巨大強國搶掠地球上將近十萬萬人口的事情，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根本就不能有另一樣的組織。放棄殖民地，放棄『勢力範圍』，放棄輸出資本麼？誰這樣想，誰就是墮落到傳教師的地步，他每逢星期日都向富翁宣講基督教寬大爲懷，勸他們施濟貧民……當然不是拿出幾十萬萬盧布來，而是每年拿出幾百盧布來就行了。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立歐洲聯邦，就等於成立瓜分殖民地的協定。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實力之外，便不能有別一種實行瓜分的基礎和原則。這些巨萬富翁無論與其他什麼人瓜分資本主義國家底『國民收入』時，除了『按資本標準』以外，是不能按其他什麼標準的（而且還要附加一點：務使巨大的資本得到比它所應得的更多些）。資本主義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無政府性的生產。在這

種基礎上鼓吹『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魯東主義，便是市儈和庸俗人底痴想。瓜分是只能『按實力標準』來實行的。而實力又是隨着經濟發展進程而變動的。一八七一年以後，德國的加強，要比英法兩國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國快十來倍。要測驗資本主義國家底真正實力，除了戰爭之外，便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什麼別的辦法。戰爭並不與私有制基礎相抵觸，而是這些基礎直接和必然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經濟單位和各個國家在經濟上的平衡發展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工業中的危機和政治中的戰爭而外，便不能有別的什麼辦法來暫時恢復已被破壞的均勢。

當然，各個資本家間與各個強國間的暫時妥協是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講來，建立歐洲聯邦，作為歐洲資本家相互間的妥協也是可能的……關於什麼問題的妥協呢？不過是關於怎樣共同鎮壓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共同保衛所搶得的殖民地，反對日本和美國，因為這兩個國家在現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極端受屈的，而它們的勢力在最近五十年來加强的速度，又比那因年老而開始腐朽起來的

落後的、君主制的歐洲快得無可測量。整個歐洲，與美國比較起來，可說是在經濟上停滯着。在現今的經濟基礎上，即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歐洲聯邦，就會是組織反動勢力去阻礙美國更迅速的發展。民主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只是與歐洲相連的那種時期，已經是一去不返了。

世界聯邦（而不是歐洲聯邦）就是我們認為是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聯合和自由發展的國家形式，直到共產主義底完全勝利使一切國家，以至民主制的國家都完全消滅的時候為止。但是，把世界聯邦口號作為獨立口號，是未必正確的，因為，第一，它與社會主義混合起來了；第二，因為它能產生一種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不正確的見解，以及對於這個獲得勝利的國家與其餘各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上的不正確的見解。

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

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週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無產階級在其中推翻資產階級而獲得了勝利的那個社會底政治形式將是民主共和國，它日益集中這一民族或這些民族裏的無產階級力量去反對還沒有轉到社會主義方面來的國家。沒有無產階級這一被壓迫階級底專政，便不能消滅階級。若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所進行的較爲長期的堅持鬥爭，便無法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

正是由於這些理由，所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上以及在會議以後再三討論了這個問題的結果，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便得出了結論，認爲歐洲聯邦口號是不正確的。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刊登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四十四期

舉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八卷，第三〇至三三頁

## 機會主義與第二國際底遺產

第二國際真正不復存在了麼？它的最有威信的代表，如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頑強地否認這一點。除了交通斷絕之外，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一切都平安無事；——這就是他們的意見。

爲要揭明真象，我們且來看一看一九一二年巴塞爾代表大會底宣言，這個宣言正是指着這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而言，並且是由世界各國社會黨通過的。應當

指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敢在理論上否認有對每次戰爭作具體歷史估計的必要。

現在，戰爭爆發了，無論公開的機會主義者，無論考茨基派，都不敢否認巴塞爾宣言，也不敢把這個宣言所提出的要求拿來與各社會主義黨在戰時的行為對照。爲什麼？因爲這個宣言是把公開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派都揭露無餘的。

在宣言中沒有一個字講到保護祖國，也沒有講到進攻戰與防禦戰的區別，沒有一個字講到現在德國和協約國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派在衆目昭彰下向世界大吹大擂的那些東西。而且宣言根本也就不能講到這一類東西，因爲它所講的一切都是絕對不容許採用這種概念的。在宣言上十分具體地指出了許多經濟上政治上的衝突，即是在幾十年內準備了這次戰爭，而在一九一二年間已完全顯露出來，以至引起了一九一四年戰爭的種種衝突。在宣言上提到俄奧兩國因爭奪『巴爾幹

●這裏所講的不是指考茨基在德國的那些信徒個人，而是指成爲國際上標本人物的假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動搖於社會主義和急進主義之間，實際上不過是替機會主義遮羞的掩蓋物而已。

「霸權」而起的衝突，提到『英法德』三國（所有這三國！）彼此因『在近東實行侵略政策』而起的衝突，提到奧意兩國因在阿爾巴尼亞『爭取統治權』而起的衝突等等。宣言把所有這些衝突都確定爲在『資本帝國主義』基礎上發生的衝突。於是，在宣言中就十分明顯地說明這次戰爭具有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反動的和奴隸制度的性質，而這種性質，也就使保護祖國的思想在理論上成爲沒有意思的，而在實踐上成爲荒謬的。鯨魚爲吞食他人『祖國』而鬥爭着。宣言根據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作出了必然的結論：這次戰爭是『絕對不能用什麼人民利益爲藉口來作辯護的』；它是『爲了資本金底利潤，爲了各國王朝底虛榮心』而準備起來的。如果工人『互相射擊起來』，那就是『犯罪』了。這就是宣言上所說的話。

資本帝國主義時代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且到了凋謝腐朽的時代，此時資本主義已處在自己崩潰的前夜，已成熟到要讓位於社會主義的地步。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時代是進步的資本主義時代，當時擺在歷史日程上的問題，是推翻封建制度，推翻專制制度，擺脫外國奴役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上，也只有在這個基礎

上，才可以『保護祖國』，即進行反對壓迫的鬥爭。這一概念，現在也可以應用於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爭，可是若把這個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列強彼此間的戰爭，應用於爲了誰能更多掠奪巴爾幹各國和小亞細亞等等而進行的戰爭上來，那就是荒謬了。所以，那些認爲在這次戰爭中應當『保護祖國』的『社會主義者』極力躲避巴塞爾宣言，猶如盜賊躲避他偷過東西的那個地方一樣，自然是毫不足怪的。因爲宣言證明他們是社會沙文主義者，即口頭上是社會主義者，事實上是沙文主義者，他們幫助『自家的』資產階級去掠奪別人的國家，奴役別的民族。『沙文主義』概念底主要內容，就是甚至當『自己』祖國動作的目標是要征服他們的祖國時，也主張保護『自己的』祖國。

把戰爭認作民族解放戰爭時所應得出的是一種策略，而把戰爭認作帝國主義戰爭時所應得出的，却是另一種策略。宣言所明顯指出的，正是這另一種策略。戰爭『將引起經濟和政治危機』，我們必須『利用』這種危機：不是爲了去緩和危機，不是爲了去保護祖國，而是相反，是爲了『振奮』羣衆，爲了『加速消除資

本家的階級統治」。歷史條件尚未成熟的事情是不能加遽的。宣言認為：社會革命是可能的；它的先決條件已經成熟，它會正是由於戰爭而到來的：「統治階級」害怕『隨着世界戰爭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宣言援引巴黎公社和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例子，即是援引羣衆罷工和國內戰爭的例子而這樣聲言道。像考茨基那樣斷言說社會主義對這次戰爭的態度沒有闡明清楚，便是撒謊。這個問題在巴塞爾大會上不僅討論過，而且加以解決了，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革命無產階級羣衆鬥爭底策略。

完全避開巴塞爾宣言或避開其重要的部分，而援引個別首領底言論或個別黨底決議，就是最可惡的作偽態度，因為第一，這些言論和決議是在巴塞爾大會前發表的；第二，這些決議並不是由全世界各國黨共同通過的決議；第三，這是各種可能的戰爭說的，但並不是指明今這次戰爭說的。問題的重心是歐洲各大強國間的民族戰爭時代已由它們彼此間的帝國主義戰爭時代所代替了，而巴塞爾宣言也就只得初次正式承認了這件事實。

如果以爲巴塞爾宣言決不能被人估計爲只是一種堂皇的聲明或虛張聲勢的威嚇，那就錯誤了。宣言所揭發的那些人就是想這樣來提出問題的。但這是不對的。這個宣言無非是整個第二國際時代所作的廣大宣傳工作的結果，無非是社會主義者用各種語言向羣衆發表過的數十萬個演說、論文和宣言的總結。舉例說，宣言只是重複了黑得在一八九九年所寫的言論，當時他抨擊了社會主義者參加內閣去應付戰爭的政策；他當時說過『資本主義海盜』所引起的戰爭（Blackburn，第一七五頁）；宣言只是重複了考茨基一九〇八年在到政權之路一書中所寫的話，他在那裏承認『和平』時代已經完結，而戰爭與革命時代已經開始了。把巴塞爾宣言當作空話或錯誤，就無異認爲近二十五年來的全部社會主義工作都是些空話或錯誤。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派所以極力反對人家指出這種宣言而不實行宣言這一矛盾的事實，就是因爲這件事實揭穿第二國際工作中極深刻的矛盾。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時期較爲『和平的』性質，養育了機會主義，開始是一種情緒，然後是一種傾向，結果已形成爲工人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同路人底集團或階層。這些

分子之所以能够操縱工人運動，只是因爲他們口頭上承認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們之所以能够奪得羣衆底信仰，只是因爲他們賭咒發誓，說全部『和平』工作都不過是準備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已。這一矛盾是定要破裂的一顆膿包，而結果是果然破裂了。全部問題就在於究竟是要像考茨基及其伙伴們那樣，企圖把膿毒又趕進機體去，以求維持『統一』（與膿毒『統一』），還是爲了促進工人運動這一機體完全健康起見，必須趕快澈底剷除這個膿毒，而不管這番手續會引起暫時的強烈的痛楚。

贊成過軍用預算，參加了內閣並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辯護着衛國思想的人，其叛變社會主義，是很明顯的事實。只有僞君子才能否認這件事實。必須把這件事實說明一下。

若把全部問題都看成是個別人物問題，那就荒謬了。既然普列漢諾夫和黑得這樣的人物，也……試問怎麼說得上機會主義呢？——考茨基這樣問道（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八日的新時代）。既然考茨基這樣的人物，也……試問怎麼說得上機會主義呢？——阿克雪里羅得代表三個協約國中的機會主義者回答說（社會民主黨人危機，一九一五年蘇黎支出版，第二一頁）。這都是滑稽劇。爲要說明全部運動底危機，就必須考查：第一，某種政策底經濟意義；第二，這種政策所倚據的思想；第三，這種政策與社會主義運動內各派歷史間的聯繫。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戰爭時期中護國主義政策底經濟實質何在呢？所有各大強國資產階級進行戰爭的目的，都是爲了瓜分和剝削世界，爲了壓迫各族人民。少數工人官僚，工人貴族和小資產階級同路人分得一些資產階級巨量利潤

殘層的機會。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有共同的階級背景：少數享有特權的工人與『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工人階級羣衆，資產階級底奴僕與資產階級本身聯合起來反對受資產階級剝削的階級。

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有共同的政治內容：主張階級合作，拒絕無產階級專政，拒絕革命活動，無條件地承認資產階級法制，不相信無產階級，而相信資產階級。社會沙文主義是英國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蘭主義和伯恩施坦主義底直接繼續和完成。

工人運動中兩個基本趨向，即革命的社會黨人與機會主義的社會黨人彼此間的鬥爭，充滿着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的整個時代。現時在世界各國中，對於戰爭態度問題也存在有兩種不同的主要派別。我們現在不來講專以個別人物爲口實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機會主義的慣常說法。我們且拿幾個國家裏的派別來說。且拿十個歐洲國家，即德國、英國、俄國、意大利、荷蘭、瑞典、保加利亞、瑞士、比利時和法蘭西來看吧。在前八個國家內，機會主義派與急進派間的劃分，

恰與社會沙文主義派和國際主義派間的劃分相當。在德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底據點是社會主義月刊和列金一流的人；在英國是費邊派和工黨（獨立工黨始終是與他們聯盟，擁護他們的機關報，並且在這個聯盟中始終都弱於社會沙文主義派，而國際主義派在英國社會黨內却佔七分之三）；在俄國代表這一派的是我們的曙光（現在是我們的事業），組織委員會以及齊赫芝所領導的杜馬黨團；在意大利代表這一派的是以比沙拉抵爲首的改良主義者；在荷蘭是七魯里斯特拉底黨；在瑞典是布蘭亭所領導的黨內多數；在保加利亞是『寬廣派』的黨；在瑞士是格雷里哈之流。另一方面，我們在所有這些國家內，又從與之對立的那個急進派管壘中聽見多少澈底的反對社會沙文主義的抗議。只有兩個國家才是例外，這就是法國和比利時，這裏雖也有國際主義派存在，可是力量很弱。

社會沙文主義是已經完成的機會主義。它已成熟到與本國資產階級和總參謀部實行公開聯盟，往往是卑鄙聯盟的地步。

這種聯盟，也就使社會沙文主義派擁有巨大的力量，擁有獨佔合法刊物而欺

騙羣衆的壟斷權。現在還把機會主義當作黨內現象，那就是荒謬了。打算同維維德和列金、漢德曼、普列漢諾夫、維伯等人一起執行巴塞爾決議，那就是荒謬的想法了。同社會沙文主義者保持統一，就是同剝削別族人民的『自己』民族資產階級保持統一，就是使國際主義無產階級分裂。這當然不是說，同機會主義者決裂已是到處都可立刻辦到的事情，而只是說這種決裂在歷史上已經成熟起來，它是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必不可避免，已由『和平』資本主義轉變成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歷史所準備好了的事情。Volentem ducunt fata, nolentem trahunt ④。

### 三

資產階級底聰明代表明白懂得了這一點。因此他們極力誇獎現今以『保護祖

④ 願從者天引之，不願從者天強之。——譯者。

國者』，即保護帝國主義掠奪政策者爲首的社會黨。因此各國政府也就賞賜給社會沙文主義首領們副員位置（在英法兩國），或合法自由存在的黨斷權（在德俄兩國）。因此在德國，在社會民主黨最強大，而且變成民族主義自由派反革命工黨的事實最爲明顯的德國，檢察廳竟把社會民主黨內『少數』與『多數』的鬥爭當作『階級仇恨激發』的表現！因此，聰明的機會主義者也就極力設法保持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已對資產階級盡過莫大義務的那些查黨原先『統一』的局面。一九一五年四月，有一個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在反動的普魯士年鑑雜誌上用『莫尼托爾』筆名發表了一篇論文，以值得感謝的坦白精神表明了世界各國聰明機會主義者底觀點。莫尼托爾認爲，如果社會民主黨更向右走，那對於資產階級是很危險的：『它（社會民主黨）應當保存帶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工人黨底性質，因爲它一旦失掉這種性質，馬上就會有一個新黨出現而用更急進的口吻來接受被拋棄了的綱領』（普魯士年鑑雜誌一九一五年第四期，第五一頁）。

莫尼托爾真是說得中肯。英國自由黨人和法國急進黨人向來都恰巧是想要用

響亮的革命詞句來欺騙羣衆，使他們相信路易·喬治、桑巴、倫諾德爾、列金和考茨基之流，相信這些居然在掠奪戰爭中鼓吹『保護祖國』的人。

但是，莫尼托爾不過是代表着一種露骨的，粗魯的，厚顏不慚的機會主義。而其他機會主義者底動作是暗藏的，精巧的，『誠實的』。恩格斯說過：『誠實的』機會主義者對於工人階級是最危險的……舉個例子來看吧：

考茨基在新時代雜誌上（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寫道：『反對多數的情緒正在增長；羣衆懷有反對心理』。『在戰爭以後（只是在戰爭以後麼？——尼·列），階級矛盾定會非常尖銳化起來而使急進主義能在羣衆中佔得上風的』。『在戰爭以後（只是在戰爭以後麼？——尼·列）急進派分子勢必紛紛退出我們黨，而加入到從事反國會的（??應當說：國會以外的）羣衆活動的黨中去』。『於是，我們的黨就會分裂成兩個彼此毫不相干而極端相反的營壘』。考茨基爲挽救統一起見，極力勸告國會中的多數，要他們允許少數分子在國會裏發表一些急進演說。這就是說，考茨基想利用在國會內發表的一些急進演說，使革命羣衆與

機會主義者調和起來，而這些機會主義者是與革命『毫不相干的』，他們早就領導着工會，現在他們又依靠着同資產階級及政府的密切聯盟而獲得了黨內的領導權。其實這與莫尼托爾底『綱領』有什麼差別呢？除了一些糟踏馬克思主義的甜蜜詞句而外，再沒有什麼別的差別。

考茨基分子烏爾木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八日的國會黨團會議上『預告』黨團不要『把琴弦拉得太緊；工人羣衆反對黨團多數的情緒正在增長；必須保持馬克思主義的』(?!大概是印錯了：應讀作『莫尼托爾主義的』)『中派』立場(見『Klassenkampf gegen den Krieg: Material zum Fall Liebknecht』一書①，非賣品的版本，第六七頁)。可見，尙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就有人代表全體考茨基派(即所謂『中派』)承認了羣衆懷有革命情緒的事實!!過了八個半月後，考茨基又發言主張『調解』那些想和反革命機會主義黨鬥爭的羣衆，而且是利用一些響

● 『反戰的階級鬥爭。關於李卜克內西案的材料』。——譯者。

亮革命詞句來作的！！

戰爭之所以往往有益，正因為它揭破膿包，排除虛文套語。

我們且拿英國的費邊派與德國的考茨基派來比較一下。請看一位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在一八九三年一月十八日論及費邊派時所寫的一段話吧……『這一夥野心家有充分的判斷力，懂得社會革命必不可免，但無論如何都不願把這番巨大工作交給不成熟的無產階級單獨去作……他們的基本原則就是在革命面前發抖』……（與左爾格通信集，第三九〇頁）。

而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又寫道：『這些妄自尊大的資產者，裝起對無產階級大發慈悲的樣子，說要從上面來解放它，只是要它願意明白，它這樣無知無識的羣衆不能解放自己，若沒有這班聰明律師、著作家和善心老太婆大發慈悲，便什麼也不能達到』……（同上，第四〇一頁）。

在理論上，考茨基用一種鄙視態度看待費邊派，好似慈善君子看待窮光蛋一般。因為他是賭咒發誓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啊。但他們在實踐上有何區別呢？

兩者都在巴塞爾宣言上簽了名，並且兩者對待這個宣言都像威廉第二對待比利時中立一樣。而馬克思却終身斥責了力圖撲滅工人革命精神的人。

考茨基拿所謂『超帝國主義』的新理論來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立。他的所謂『超帝國主義』是說『各國財政資本間的鬥爭』將被排除，而由『國際財政資本共同剝削世界的制度』所替代（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但他同時又補充道：『我們還沒有充分的根據來斷定這個新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能否實現』。可見，這個『新階段』底發明家單只以對於這個『新階段』的假定為根據，甚至不敢直接聲明它能『實現』，而就在現時，在危機已經開始，戰爭已經開始，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化的『階段』上，推翻自己的革命聲明，推翻無產階級底革命任務和革命策略！難道這不是最可惡的費邊主義立場麼？

俄國的考茨基派底首領阿克雪里羅得認為『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國際化問題底重心是日常實際工作國際化』：例如『勞動保護法和保險法，應當成爲工人國際活動和組織工作底對象』（見阿克雪里羅得所著社會民主黨底危機一書，一九一

五年蘇黎支版，第三九至四〇頁）。很明顯的，不但列金、達維德、維伯，就是路易·喬治本人、納烏曼、白里安和米留可夫，也會完全贊成這種『國際主義』。也如在一九一二年那樣，阿克雪里羅得談到很遠很遠將來的時候，談到將來國際『實行發動（在戰爭一旦發生時反對政府）和掀起革命風暴』的時候，是甘願發表最革命言論的。你看我們是何等勇敢的人呵！但是，一談到現在要幫助並擴展已經開始的羣衆革命醞釀時，阿克雪里羅得便回答道，『如果我們是直接處於社會革命前夜，例如像俄國一九〇一年的學生風潮預示反「專制制度」的決戰快到的情形那樣』，那末這種革命羣衆發動的策略『也許還有某些根據』。但在現時，這全是『空想』，是『巴枯寧主義』等等；——真是與科爾布、達維德、秋得庫木和列金等人同一鼻孔出氣的說法。

可愛的阿克雪里羅得忘記了一點，就是一九〇一年的時候，在俄國誰也不知道，並且也不能知道，第一次『決戰』會在四年以後——不要忘記是在四年以後——來到，並且會是『沒有解決的』。當時畢竟只有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作得

正確：我們譏笑了號召立刻舉行衝擊的克里切夫斯基和馬爾丁諾夫一流的人。我們只是勸工人們到處驅逐機會主義者，盡力援助、加劇、擴大示威遊行及其他各種羣衆革命發動。歐洲現時狀況也完全與此相似：如果號召『立刻』舉行衝擊，那就荒謬了。但是，一個以社會民主黨人自命的人，竟不勸工人們同機會主義者破裂，竟不盡力來鞏固、加深、擴大和加劇已在開始的革命運動和示威遊行，却就未免可恥了。任何時候也不會有從天上下落成革命來的事情，所以在革命醞釀開始時，誰也不知道它是否會達到並在什麼時候會達到『真正的』『十足的』革命。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羅得所貢獻給工人的，是一種陳舊腐朽不堪的反革命意見。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羅得叫羣衆期待將來。國際定會是個革命的國際，而只求現在能保持、掩護並粉飾列金、達維德、王德威爾得、漢德曼一流反革命分子底統治。與列金一流人保持『統一』是準備『將來』革命國際的最好辦法，這難道還不明顯麼？

德國機會主義者底首領達維德回答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

日發表的宣言時，硬說『力求把世界戰爭變爲國內戰爭，就會是發瘋發狂』（見社會民主黨與世界大戰一書——“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er Weltkrieg”，一九一五年版，第一七二頁）。這個宣言上所說的有如下一段話：

「戰爭既已成了事實，那就不管這一轉變在某個時候會遇到何等巨大的困難，但社會主義者總不會拒絕爲此目的而堅忍不拔地進行有系統的準備工作」①

（達維德也引證了這一段，見他那本書第一七一頁）。在達維德那本書出現前一個月，我們的黨發表了幾個決議，其中把『有系統的準備』解釋如下：（一）反對軍用預算；（二）打破國內和平；（三）成立秘密組織；（四）贊助戰壕士兵聯歡表示；（五）援助一切革命羣衆發動。

達維德幾乎也像阿克雪里羅得那樣勇敢：他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並沒有認爲在戰爭發生時援引巴黎公社是『發瘋發狂』。

普列漢諾夫是協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底標本代表人物，他對於革命策略的評論，也如達維德所作的一樣，把這個策略稱爲『愚蠢的夢想』。請聽露骨的機會主義者科爾布發表的言論吧。他寫道：『實行李卜克內西周圍那些人底策略，就會使德國民族內部的鬥爭達到沸點』。（見徘徊歧路的社會民主黨一書——Die Sozialdemokratie am Scheidewege，第五〇頁）

而達到沸點的鬥爭又是什麼呢，豈不是國內戰爭麼？

我們中央底策略，大體上是與齊美爾瓦爾得左派底策略相合，如果這個策略真如達維德、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考茨基等人所說那樣是『發瘋發狂』、『空想』、『冒險』、『巴枯寧主義』等等，就會永遠也不能引起『民族內部的鬥爭』，更不必說達到沸點的鬥爭。無政府主義的空話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引起過民族內部的鬥爭。而事實却表明，正在一九一五年，由於戰爭引起了危機的關係，各國羣衆中的革命醞釀增長起來了：在俄國有罷工和政治示威運動，在意大利和英國有罷工運動，在德國有飢民遊行和政治示威。難道這不是革

命羣衆發動已經開始的表現麼？

努力鞏固、發展、擴大、加劇羣衆革命活動，成立秘密組織，沒有這種秘密組織，甚至在『自由』國家內也無法向民衆說出真情，——社會民主黨在這次戰爭中的全部實際策略就是如此。其他一切，不管是用什麼機會主義或和平主義的理論來粉飾，都是些謊語或空話。

當人們向我們說這個『俄國策略』（達維德底說法）不適合於歐洲的時候，我們總是援引事實來回答。十一月三十日，在柏林城內，我們的柏林婦女同志代表團來到黨主席團上聲明道，『現在，我們已有巨大的組織機關，要散佈秘密小

● 我黨中央底女代表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伯恩國際婦女代表大會上，指出絕對必須成立秘密組織。這個提議被否決了。英國的女代表們譏笑這個提議，而讚美英國的『自由』。但是，過了幾月以後，我們却收到了一些有空白的英文報，例如“Labour Leader”，後來又收到了一些關於警察搜查，沒收小冊子，逮捕以及對那些在英國談論和平，且只是談論和平的同志們判處苛刑的消息！

冊子和宣言，要舉行『未經准許的會議』，已是比在反社會黨人法令施行時期容易得多了』。『辦法和途徑很多，只是顯然沒有熱心去幹』（見伯恩哨兵報一九一五年，第二七一期）。

難道是俄國『邪教徒』等等使這些不良的同志離開正路的麼？難道代表真正羣衆的不是這些同志，而是列金和考茨基麼？是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作報告時大罵過成立秘密組織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那個列金麼；是成了極端反革命者，竟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即在柏林舉行一萬人遊行示威的四天以前，還說街上示威是『冒險』行動的那個考茨基麼！！

空話已經聽夠了，像考茨基之流那樣糟踏『馬克思主義』的事情已經看够了！有了第二國際存在二十五年的歷史之後，有了巴塞爾宣言之後，工人們再不會相信空話了。機會主義已是瓜熟蒂落而最終轉到資產階級營壘中去，變爲社會沙文主義了：它在精神和政治上都已與社會民主黨決裂了。它在組織上也是會與社會民主黨決裂的。工人已在要求散發『秘密的』小冊子和舉行『未經准許

的』會議，即要求成立秘密組織來幫助羣衆革命運動。只有這樣『以戰爭反對戰爭』，才是社會民主黨的行動，而不是一句空話。這種行動，不管有怎樣的困難，不管有什麼暫時的失敗、錯誤、遠誤和間斷，而終究是會把人類引到勝利無產階級革命的。

一九一六年一月用德文刊載於預言者雜誌第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九卷，第一至一五頁

#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

(通俗的論述)

## 序言

我這本小冊子，是於一九一六年春季在蘇黎支寫成的。在那裏的工作條件下，我當然時常感到了相當缺乏英法文參考書，尤其是十分缺乏俄文參考書的痛苦。但我對於霍柏森所著論帝國主義的一部主要英文著作，是以我認為該書確實值得的那種注意來利用了。

我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是預計到要經過沙皇政府檢查的。因此，我不僅必

須極嚴格地局限於純粹理論上的——尤其是經濟上的——分析，並且在敘述我對於政治問題所必須作的幾點意見時，不得不用極其謹慎的口吻，用暗示的方法，用伊索寓言式的文字，用沙皇制度迫使一切革命者在執筆來寫『合法』作品時所不得不採用的這種可惡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

在目前自由時期，閱讀小冊子裏那些因顧慮到沙皇政府檢查而不得不說得含糊、緊縮、被壓得不能舒展的頁子，真是很覺難堪了。當時，關於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社會沙文主義（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沙文主義）完全叛變社會主義，完全投奔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工人運動底這種分裂是與帝國主義客觀條件有關等等問題，我都不得不用一種『恭順』口氣去說，所以現在我祇好請注意這種問題的讀者去看我那部快要再版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國外論文集。此處要特別指出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頁上的一段文字：在那裏爲了要用能受

檢查的口吻向讀者說明資本家以及轉到他們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考茨基與他們鬥爭是作得很不澈底的）在兼併問題上怎樣無恥地撒謊，怎樣無恥地掩飾本國資本家底兼併政策，我會不得不舉……日本做例！細心的讀者，當然不難用俄國代替日本，用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基發、布哈拉、愛斯特蘭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居住區域來代替高麗。

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幫助讀者去理解除非加以研究便絲毫不能瞭解現代戰爭和現代政治的那個基本經濟問題，即帝國主義底經濟實質問題。

作者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彼得格勒

## 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

我在俄文版序言中已經說過，本書是在一九一六年間預計到要受沙皇政府檢查所寫成的。現在，我沒有可能來將全部原文改造一番；而且這樣來改造，也許是不適宜的，因為本書底基本任務，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要根據不容置辯的資產階級統計方面的綜合材料和各國資產階級學者所承認的事實，來說明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二十世紀初期，在第一次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的國際相互關係的總結情景。

而且，把本書原文保存不加改造，這對於先進各國許多共產黨員甚至是頗有益處的，因為他們看了這本被沙皇政府檢查局認為合法的書籍，就會知道，例如在現今美國或法國，雖然不久以前，幾乎全體共產黨員都被逮捕，但他們還是可

以——並且必須——利用那一點點還留給共產黨員的公開活動機會，來揭破社會和平主義者所持觀點和『世界民主』幻想絕頂虛偽的性質。至於我想在本序言中說到的，便是對於這本受過檢查的書所作的一些最必要的補充了。

## 二

在本書中已經證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從交戰的雙方說來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即侵略的、劫掠的、強盜式的戰爭），是爲瓜分世界，分割與重分殖民地及財政資本『勢力範圍』等等而進行的戰爭。

須知，能證明戰爭底真實社會本質，或正確點說，真實階級本質的，自然不是戰爭底外交歷史，而是對於一切交戰國裏統治階級所處客觀地位的分析。爲要說明這種客觀地位，我們就不應引用單個例子與單個材料（在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的情形下，隨時都可以找得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單個事實來證實任何一種意見的），而一定要引用所有關於一切交戰國和全世界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

我在一八七六與一九一四年世界分割情形比較表（第六章）與一八九〇與一九一三年全世界鐵路分割情形比較表（第七章）中所引用的，正是這樣一種無可否認的綜合材料。鐵路情形是資本主義工業中最主要部門，即煤鐵工業底總結，是世界貿易發展與資產階級民主文明底總結和最顯著的指標。在本書最初幾章內已經指明了鐵路與大生產、壟斷組織、新迪加、卡特爾、托拉斯、銀行、財政寡頭制等有密切的聯繫。鐵路網的分配，這種分配的不平衡，鐵路發展上的不平衡性，便是全世界範圍內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底總結。而這種總結也就指明，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尚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建築鐵路，看來似乎是一種簡單的、自然而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業：因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大學教授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庸人，就是如此看待這件事情的。而在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密網，却千絲萬縷地把這種事業與一般生產資料私有制聯繫起來，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爲用來壓迫依賴國裏十萬萬民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共佔世界人口半數以上）和壓迫『文明』

國裏資本僱傭奴隸的工具。

以小有產者勞動爲基礎的私有制、自由競爭、民主，——所有這些原由資本家及其報紙用來欺騙工農羣衆的口號，都早已成爲過去的了。資本主義已變成極少數『先進』國用殖民政策壓迫，用財政資本扼制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雄震全球而全身武裝的惡獸（美英日），它們把全世界都捲入它們自己爲瓜分自己贓物而進行的戰爭。

### 三

君主制的德國所強迫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以及後來『民主』共和制的美法與『自由主義』的英國所強迫簽訂的那個更加殘忍卑鄙的凡爾賽和約，替人類盡了一種極有益處的義務：這兩個和約，把那些受帝國主義僱傭的刀筆苦力以及那些雖然自稱爲和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而讚美過『威爾遜主義』，硬說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可能達到和平與改良的反動市儈，都盡行揭穿了。

因英德兩方財政資本強盜爭奪贓物而發生的戰爭使幾千萬人死亡殘廢的事實，以及後來簽訂的這兩個『和平條約』，都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喚醒數千百萬被資產階級所壓迫、所蹂躪、所欺騙、所愚弄的民衆。於是，在大戰所造成的全世界破壞狀態基礎上，便發展着全世界的革命危機，這個危機不管它會經過怎樣長久嚴重的周折，但結果總是會使無產階級革命爆發並獲得勝利的。

第二國際巴塞爾宣言在一九一二年所估計的戰爭，正是一九一四年所爆發的戰爭，而絕對不是什麼一般戰爭（因為有各種各樣的戰爭，並且還有革命的戰爭），——這個宣言已經成爲揭露第二國際英雄們底全部可恥破產及其一切叛變行爲的紀念碑了。

因此，我現在把這篇宣言轉載於本版附錄中，並再三請讀者注意：在宣言內有許多地方明白確切而直接地說到當前這次大戰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聯繫，而第二國際英雄們總是極力躲避這些地方，正好似盜賊躲避他偷過東西的那個地方一樣。

#### 四

本書特別注意到批評「考茨基主義」這一國際上的思潮，它在世界各國的代表人物，是第二國際底「最著名理論家」奧領袖（在奧國有鮑威爾及其同流，在英國有麥克唐納爾等等，在法國有湯姆等等，等等），以及許多社會黨人，改良主義者，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和傳教師。

這個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國際解體腐化底結果，另一方面是全部生活環境都使其受資產階級偏見和民主偏見俘虜的那些小資產者所持思想底必然產物。

考茨基及其同流底這種觀點，正是表示他們完全離開了考茨基自己幾十年來擁護過，並且是他和社會黨內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米勒蘭、漢德曼、葛培爾等等）作鬥爭時特別擁護過的那些革命馬克思主義原理。因此，現時「考茨基主義者」在全世界上到處都與極端機會主義者（經過第二或黃色國際）及資產階級政府（經過有社會黨人參加的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結成了實踐上政治上的聯

盟，也就不是偶然的。

現時在全世界上發展着的一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都  
不免要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義』底理論錯誤。其所以如此，尤其是因爲和平主  
義與一般所謂『民主主義』，還非常厲害地流行於全世界，這些思潮雖毫不假  
冒馬克思主義的名目，可是它們完全和考茨基一流人一樣蒙蔽帝國主義矛盾底深  
刻性以及帝國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那個革命危機底必然性。所以，無產階級底政黨  
必須和這些思潮作鬥爭，而把那些受資產階級愚弄的小業主和千百萬多少處於小  
資產階級生活條件下的勞動者，從資產階級那裏奪取過來。

## 五

關於本書第八章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還要說幾句話。我在本書正文中  
已經指出：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是『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是考茨基底戰友和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希法亭，比

英國公開和平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霍柏森還退後了一步。現在，整個工人運動在國際範圍內發生的分裂，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這兩個思潮間的武裝鬥爭和國內戰爭事實，也同樣暴露出來了：在俄國有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幫助高爾察克與鄧尼金來反對布爾什維克；在德國有謝德曼派和諾斯克一流人協同資產階級來反對斯巴達克團；在芬蘭、波蘭以及匈牙利等國也是如此。這一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現象底經濟基礎何在呢？

就在資本主義最高歷史階段，即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寄生性與腐化。在本書內證明了，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分泌出了極少數（其人口少於全球人口總數十分之一，就是按照最『慷慨的』和誇大的計算，也少於五分之一）特別富強的國家，它們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照戰前的價格與戰前資產階級的統計來說，每年從資本輸出上所獲得的收入計有八十萬萬以至一百萬萬之多。現在當然是更大得多了。

從這樣巨量的額外利潤（因為這是超出資本家從『自己』國內工人身上榨取

的那種利潤額以外所獲得的利潤)中間，自然是可以拿出一部分來收買工人領袖和上層工人貴族。『先進』國裏的資本家，也就用這種額外利潤來實行收買他們，用數千百種方法，直接與間接的方法，公開與秘密的方法來實行收買他們。

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按其生活方式，工資份量以及整個世界觀說來，是完全市儈化了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十足的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傳達者。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他們有不少一部分的人，是必然要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站到『凡爾賽派』方面去反對『公社社員』(「八四」)的。

不懂得這一現象底經濟根源，不估計到這一現象底政治與社會意義，便絲毫也不能解決共產主義運動和當前社會革命底實踐任務。

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底前夜。從一九一七年起，這一點已在全世界

範圍內證實了。

尼·列寧

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

在最近十五年或二十年以來，尤其是西美戰爭（一八九八年）和英布戰爭（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之後，新舊兩大陸上的經濟刊物以及政治刊物裏，日益常見地運用『帝國主義』這一名詞來表明我們所處這個時代底特質。一九〇二年，在倫敦和紐約出版了英國經濟學家霍柏森所著的帝國主義一書。作者雖然站在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派與和平主義派觀點，即實質是和過去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現時所持立場一樣的觀點上，但他把帝國主義底基本經濟政治特點，作了一番很好很詳細的說明。一九一〇年，在維也納出版了奧國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

所著財政資本一書（有俄譯本，一九一二年莫斯科版）。雖然作者在貨幣論問題上犯了錯誤，並且他有一些想把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調和起來的傾向，但這本書對『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最新階段』（希法亭這本書底附題就是如此標法的）作了一個極有價值的理論分析。其實，近年來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論述，特別是在許多專論這一問題的報章雜誌論文中以及許多決議，例如一九一二年秋在赫姆尼茲和巴塞爾召集的兩次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裏，差不多都沒有超出這兩位作者所敘述的——或更正確些說——所總結的那些觀念底範圍……

我們往下就要用盡量通俗的文字，簡略說明帝國主義各個基本經濟特點相互間的聯繫和關係。關於非經濟方面的問題，不論它怎樣重要，我們都無法說及。參考書目以及其他註釋，因為並不是所有一切讀者都對之感覺興趣，所以我們將其載在本書之末。

## 一 生產集中與壟斷

資本主義最標本的特點之一，便是工業異常發展，生產集中於日益增大的企業的過程來得非常迅速。現代工業調查簿是說明這一過程的最完備最正確的資料。

例如德國，每千個工業企業中，僱傭工人五十個以上的大企業，在一八八二年有三個，在一八九五年有六個，在一九〇七年有九個。在上述各年間，這種企業所僱傭的工人數目，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二二，百分之三〇，百分之三七。但生產集中程度，比工人集中程度更要厲害得多，因為大企業中的勞動生產率要高得多。關於蒸汽機和電力發動機的材料，便可證明這一點。若拿德國所稱為廣義工業，即包括商業與交通機關在內的企業來說，我們便可得到如下的數目字。在三百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三個企業中，大企業有三萬零五百八十八個，即只佔總數百分之零點九。在一千四百四十萬個工人中，它們佔有五百七十萬個工人，即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三九點四；在八百八十萬蒸汽馬力中，它們佔有六百六十萬

馬力，即佔總數百分之七五點三；在一百五十萬瓩電力中，它們佔有一百二十萬瓩，即佔總數百分之七七點二。

爲數不滿百分之一的企業，佔有總數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與電力！而二百九十七萬個小企業（僱有五個工人以下的企業），即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九一的企業，却只佔有百分之七的汽力與電力！幾萬個巨大企業簡直擁有一切，數百萬個小企業幾乎一無所有。

德國在一九〇七年僱傭一千個工人以上的企業，有五百八十六個。它們所僱傭的工人幾佔總數十分之一（一百三十八萬），而所擁有的汽力與電力，幾佔總數三分之一（百分之三二）<sup>●</sup>。貨幣資本與銀行（我們在下文中還要講到這點），使這少數巨大企業底優勢更加強到真正壓倒一切的地步，就是說，數百萬小企業，中等企業，甚至一部分大企業的『主人』，事實上落到了完全受幾百個富豪

● 按德意志帝國一九一二年年鑑（*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所載材料得出的綜合數字，見該年鑑第一六五至一六九頁。

財政大王奴役的地位。

在另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美國，生產集中的速度更加強大。美國統計材料特別提出狹義工業，並按全年產品價值份量把企業分成幾類。在一九〇四年，出產價值一百萬美金以上的大企業有一千九百個，佔企業總數（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個）百分之零點九；它們有一百四十萬個工人，佔工人總數（五百五十萬）百分之二五點六；它們有五十六萬萬美金的生產，即佔生產總額（一百四十八萬萬美金）百分之三八。經過五年之後，即在一九〇九年間，相當的數目字已如下述：三千零六十個大企業，即佔企業總數（二十六萬八千四百九十一個）百分之一點一的企業，共僱有二百萬工人，即佔工人總數（六百六十萬人）百分之三〇點五，並有九十萬萬美金的生產，即佔生產總額（二百零七萬萬美金）百分之四三點八。

● 見美國一九一二年統計集錄（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第110二頁。

美國全體企業底全部生產，差不多有一半是握在僅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一的企業手裏！而這三千個巨型企業，包括有二百六十八個工業部門。由此可見，生產集中發展到相當程度時，便可以說是自然而然地走到壟斷。因為數十個巨型企業彼此易於成立協定，另一方面，正因為企業規模宏大，又使競爭受到阻難，而產生壟斷傾向。在最新的資本主義大經濟中，這一競爭變為壟斷的現象，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現象，至少也是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詳細研究一下。但是我們首先應當排除一種可能的誤會。

在美國統計上寫着：在二百五十個工業部門中有三千個巨型企業。看起來，似乎每個工業部門中只有十二個巨大企業。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並不是每個工業部門都有巨大企業；另一方面，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有一個極重要的特點，這就是所謂聯合制，即是把各種工業部門聯合成爲一個企業，其中有些部門相繼製造同一原料（例如，由鐵礦鑄成生鐵，由生鐵煉成鋼，也許還用鋼造出各種製成品），而另一些部門又彼此執行

輔助作用（例如，廢物或副產品的改製；包裹用品的生產等等）。

『聯合制碾平市場行市方面的差別，——希法亭說，——因而使聯合企業能有更穩定的利潤率。第二，聯合制排除交易。第三，它使聯合企業能實行技術上的改良，因而也就能比『單純』企業（即非聯合的企業）獲得多餘的利潤。第四，它使聯合企業地位比『單純』企業穩固得多，因而加強它在嚴重蕭條（業務停滯，危機）時期，即在製品跌價超過原料跌價時期的競爭力量』。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黑依曼寫了一部專論德國鋼鐵工業中『混合』（即聯合）企業的著作，他說：『單純企業，因原料價格高昂和製品價格低賤而滅亡下去』。結果就是：『一方面祇剩下幾個巨大煤業公司，每年產煤數百萬噸，共同緊密組織成爲一個煤業新迪加；其次，還有幾個巨型煉鋼廠連同它們的鋼業新迪加，也是與這些石煤公司緊密結合着。這些巨型企業每年出產四十萬噸鋼（每噸

● 見財政資本，俄譯本，第二八六至二八七頁。

等於六十普特），採掘巨量的礦石和煤炭，生產大宗鋼製品，僱有一萬個住在工廠所建宿舍裏的工人，有時且擁有自己私有的鐵路和商港。這種巨型企業，便是德國鋼鐵業底典型代表。而且生產集中過程還在繼續不斷地向前進展。個別企業愈變愈大；屬於同一工業部門或屬於各種工業部門的企業相結合為巨型企業的數目日益增加，而五六個巨大柏林銀行，便成為它們的靠山和指揮者。馬克思關於生產集中的學說，在德國礦業中確切證實了，不過，這是專指工業受到保護關稅與保護運率保障的那個國家而言。德國礦業已成熟到可被剝奪的地步了<sup>①</sup>。

這便是一個例外的誠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不得不得出的結論。這裏必須指出，他好像是因德國工業受到高度保護關稅保障而把德國當作例外情形看待。但這種保護關稅，祇能把生產集中以及企業家壟斷公司，如卡特爾，新迪加等等形

① 見馬克思所著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企業一書（Taus Gide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ssstahlgewerbe"），一九〇四年斯多德牙爾版，第一五六頁，第二七八頁。

成的過程加速而已。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自由貿易的英國，生產集中也引到壟斷，不過發生得較晚一些，並且所採取的形式也許是有些不同。請看列維教授根據英國經濟發展材料寫成的一部專論『壟斷公司，卡特爾和托拉斯』的著作中所說的話：

『英國正因為企業規模巨大和技術程度很高而發生一種壟斷的趨向。一方面，由於生產集中的結果，必須在企業中耗費巨量的資本；因此，新的企業需要數量日益增大的資本，所以它們也就很難出現。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這更重要），每個新企業，要想與生產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巨型企業並駕齊驅，就得出產為數極巨的過剩產品，只有在需求量非常增加時，才有可能使這些產品得到有利的銷售，否則這種產品過剩就會使價格跌到很低的程度，而使新工廠和各壟斷公司均感不利』。英國與那些用保護關稅促進卡特爾化的國家不同，這裏壟斷性的企業家同盟，如卡特爾與托拉斯等，大半祇是在互相競爭的主要企業數目減至『兩打左右』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這裏，生產集中在大工業裏引起壟斷的

事實，表現得十分明顯」。

五十年前，當馬克思著資本論的時候，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以為自由競爭是一種『自然法則』。官場的學者企圖用緘默抵制辦法埋沒馬克思底著作，因為馬克思用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理論的和歷史的分析證明了：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過程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便會引起壟斷。現在，壟斷已成爲事實。經濟學家們在那裏著作大堆大堆書籍，來敘述壟斷現象底個別表現，而繼續齊聲宣告說，『馬克思主義已被推翻了』。但是，英國俗話說得好，『事實是頑強的東西』，無論你願意或不願意，總不能把它撇開不管。事實證明：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間的差別，例如保護關稅或自由貿易的差別，祇能使各國壟斷公司在形式上或發生時期上有微細的差異，但生產集中引起壟斷，則是資本主義現今發展階段上的一般基本法則。

● 見列維所著壟斷公司、卡特爾和托拉斯一書（Hermann Levy: "Monopole, Kartelle und Trusts"），一九〇九年耶拿版，第二八六、二九〇以及二九八等頁。

對於歐洲說來，我們可以頗為確切地判明新資本主義完全替代舊資本主義的時間：這就是二十世紀之初。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論述『壟斷公司形成』史的總結著作中，我們看到如下一段話：

『我們可以從一八六〇年以前時代舉出個別資本主義壟斷公司爲例；在這些實例中，可以發現出現今極爲常見的那種形式底萌芽；但這當然不過是卡特爾發達史前的現象。現代壟斷組織底真正開端，最早也不過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事。壟斷組織發展史中第一個重大時期，是開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國際工業衰落的時候，一直延長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們按全歐範圍來考察問題，就知道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競爭發展底最高點。當時，英國完成了建築它那種舊式資本主義組織的工作。在德國，這種組織已與手工業和家庭工業進行着堅決的鬥爭，而開始造成它自己的生存形式……』

大的轉變是開始於一八七三年的破產，或更正確些說，開始於破產後的蕭條時期。這次蕭條充滿了二十二年的歐洲經濟史，只是在八十年代之初，稍有間

斷，以及在一八八九年左右發生過異常猛烈，但也只是很短時期的高漲」。『在一八八九至一八九〇年間的短促高漲時期，企業家紛紛組織卡特爾來利用當時的行情。輕率的政策，把價格提高到此沒有卡特爾時更快更大的程度，結果使這些卡特爾差不多全體都不光榮地葬埋於『破產墳墓』中。此後又經過了五年的業務不振和價格低落時期，但此時在工業方面已是流行着另一種情緒了。一般人已不把蕭條視爲一件當然的事情，而認爲它不過是新的順利行情發生前的一種停頓。於是卡特爾運動便進到了第二個時期。它已經不是暫時的現象，而成了全部經濟生活底一種基礎。它先後佔領各個工業部門，首先便是製造原料的部門。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卡特爾制度在焦煤新迪加——即後來煤業新迪加仿照它的模樣建立起來的那個焦煤新迪加——成立時，已達到了迄今沒有超過的完善程度。十九世紀末的巨大高漲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發生的危機，至少是在礦業與鋼鐵業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爾制度下相繼發生的。當時一般人還覺得這是一種新奇的現象，但現在大家都已認爲經濟生活底各個重大部分通常不受自由

「競爭支配，是一種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總之，壟斷公司發達史可以分爲如下幾個基本時期：（一）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競爭制發展中的最高的終極階段。當時壟斷公司還只顯露出不甚明顯的萌芽。（二）一八七三年危機之後，有了一個卡特爾廣泛發展的時期，但卡特爾當時還祇是一種例外，還沒有穩固起來，還是一種暫時的現象。（三）在十九世紀末期的高漲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危機時，卡特爾已成了全部經濟生活底一種基礎。資本主義變成爲帝國主義了。

各個卡特爾彼此商定銷售條件，支付期限等等，互相分配銷售場，規定生產

● 見福格爾施坦所著資本主義工業底發展和壟斷公司底形成一文 (Th. Vogelsstein: "Die finanzielle Organisation der kapitalistischen Industrie und die Monopolbildungen") 載於社會經濟底基礎叢刊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e"), 第六冊, 一九一四年, 社平版。參照同一作者所著英美兩國鐵業和紡織工業底組織形式一書 ("Organisationsformen der Eisenindustrie und Textilindustrie in England und Amerika"), 第一卷, 一九一〇年, 萊比錫版。

品數量，規定價格，把利潤分配於各個企業等等。

德國的卡特爾數目，在一八九六年約計二百五十個，在一九〇五年約計三百八十五個，其中約有一萬二千個企業參加<sup>①</sup>。但是大家都承認，這些數字是少於實際數目的。上面所引的一九〇七年德國工業統計材料說明，就是這一萬二千個巨大企業，大概也集合有全國半數以上的汽力和電力。美國托拉斯數目，一九〇〇年是一百八十五個，在一九〇七年是二百五十個。美國的統計，把一切企業分為三類：屬於個人的，屬於商號的，屬於公司的。最後這一類，在一九〇四年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二三點六，在一九〇九年佔百分之二五點九，即四分之一以上。

① 見黎金德博士所著德國巨大銀行及其因德國全部國民經濟發展而集中的情形一書（Dr. Riesser: "Die deutschen Grosbanken und ihre Konzentratio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esamt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第四版（一九二二年版），第一四九頁；李甫曼所著卡特爾與托拉斯以及國民經濟組織底繼續發展一書，（R. Liefmann: "Kartelle und Trusts und die Weiterbildung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第二版（一九一〇年版），第二五頁。

這些企業在一九〇四年所僱用的工人佔全數百分之七〇點六，在一九〇九年佔全數百分之七五點六，即佔全數四分之三。它們的生產量在一九〇四年值一百零九萬萬美金，在一九〇九年值一百六十三萬萬美金，即佔美國生產總量百分之七三點七和百分之七九。

一個工業部門底生產總量，常有十分之七八是集合於卡特爾和托拉斯手中的。『萊茵威斯特發里亞煤業新迪加』，在一八九三年成立時，已集中有全區產煤總額百分之八六點七，而在一九一〇年，則已達到百分之九五點四<sup>①</sup>。這樣造成的壟斷，保證獲得巨額的收入，並造成規模極大的技術生產單位。美國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於一九〇〇年成立的。『它的資本計有一萬五千萬美金。當時發行了一萬萬美金的普通股票和一萬零六百萬美金的優先股票。』

① 見克斯特溫爾博士所著強迫加入組織。卡特爾與國外企業鬥爭情形之研究一書（Dr. Fritz Kestner: "Der Organisationszwa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Kämpfe zwischen Kartellen und Aussenseitern"），一九二二年柏林版，第一一頁。

優先股票自一九〇〇起，至一九〇七年止，每年獲得的紅利如下：百分之四八，百分之四八，百分之四五，百分之四四，百分之三六，百分之四〇，百分之四〇，百分之四〇，共計三萬六千七百萬美金。自一八八二至一九〇七年止，實得八萬八千九百萬美金的純利，其中有六萬零六百萬元分作紅利，而把其餘數目化爲準備資本』<sup>①</sup>。『鋼業托拉斯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中所有的企業，在一九〇七年，僱傭了二十一萬零一百八十個工人和職員。德國礦業中最大的企業，即『該爾生基爾恆礦業公司』 (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 在一九〇八年有四萬六千零四十八個工人和職員』<sup>②</sup>。美國鋼業托拉斯在一九〇二年就出產了九百萬噸鋼<sup>③</sup>。它所出產的鋼在一九〇一年佔美國產鋼總額百分之

①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經濟的公司。現代資本主義與證券營業的形態論一書 (R. Liepmann: 'Beteiligungs-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Effektenwesen') 第一版 (一九〇九年耶拿版)，卷二二二頁。

② 見前書卷二二八頁。

六六點三，在一九〇八年佔百分之五六點一。它所採掘的礦砂，在一九〇一年佔百分之四三點九，在一九〇八年佔百分之四六點三。

美國政府委員會關於托拉斯情形的報告上說：「它們之所以優勝於它們的競爭者，是因為它們的企業規模巨大，設備優良。煙草托拉斯從創立時起，便竭力到處大批實行用機器來替代手工勞動。為達到此目的，它用巨量款項收買了一切與製造煙草有多少關係的發明品專利權。有許多發明品，起初是不適用的，於是那些在該托拉斯中服務的工程師只得加以研究，加以改良。在一九〇六年末，托拉斯又設立了兩個附屬公司，其唯一目的就是收買發明品專利權。托拉斯爲了同一目的，又建設了自己的鑄鐵廠、機器廠和修理廠。其中一個企業，在布魯克

● 見美國地產博士所著卡特爾與托拉斯一書 (Dr. S. Tscherschy: "Kartell und Trust"), 一九〇三年格丁版，第一三頁。

● 見福隆爾隨地所著組織形式一書 (Th. Vogelsin: "Organisationsformen") 第二七五頁。

林，平均有三百個工人，專事試驗製造紙煙、小雪茄、鼻煙、錫紙和煙盒等的發明品；同時又實行把各種發明品加以改善」<sup>①</sup>。『其他各托拉斯，也僱備有所謂 developing engineers (改進技術的工程師)，專門從事於發明新的製造方法，試驗改良技術的手續。鋼業托拉斯用很高的獎金付給工程師或工人，報酬他們所作的那些能够提高技術或減少成本費的發明』<sup>②</sup>。

在德國大工業中，例如近數十年來發展極爲迅速的化學工業，也是這樣進行技術改良事業的。一九〇八年，生產集中過程已在這個工業中產生了兩個主要『集團』。這兩個『集團』也帶有相當的壟斷性質。起初，這兩集團是由兩對巨

① 煙草製造公司監察委員會報告書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Corporations on the Tobacco industry)，一九〇九年華盛頓版，第二六六頁，——引自塔威爾博士所著美國托拉斯及其對於技術進步的影響一書 (Dr. Paul Tael: Die nordamerikanischen Trusts und ihre Wirkungen auf den Vorschritt der Technik)，一九一三年哥倫比亞版，第四八頁。

② 見前書，第四九頁。

大工廠組成的『二元聯盟』，各有資本二千萬至二千一百萬馬克；一方面是霍斯達城的舊『美斯特爾』工廠和美因河岸法蘭克福城的『加舍爾』工廠；另一方面是留威斯哈雲城的安尼林蘇打工廠和愛北斐特城的舊『貝爾』工廠。後來在一九〇五年間有一個集團與其他一個工廠訂立了條約，而在一九〇八年間另一個集團又與另一個工廠訂立了條約，結果便構成了兩個『三角聯盟』，各擁有資本四千萬至五千萬馬克。而且這兩個『聯盟』又開始『接近』起來，『約定』價格等等了。

競爭變為壟斷。結果就使生產社會化過程有長足的進步。技術發明與改良過程，也社會化起來了。

從前是各個廠主自由競爭，彼此分散，各不相謀，各自生產，以銷售於所不知道的市場，但現在的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生產集中程度很高，使人有可能大

●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三版，第五四七及往下各頁。據報載消息（一九一六年六月），不久前又成立了一個把德國化學工業統一起來的新托拉斯。

致計算本國，或如下面所說，幾個國家，以至全世界所有一切原料來源（例如鐵礦產地）。現在不僅有人已在進行這種計算，而且這些富源都由幾個巨型壟斷同盟獨佔起來了。這些同盟已在進行關於市場容量的大致計算，根據協定來互相『瓜分』這些市場。熱練的勞動力都被壟斷起來；最能幹的工程師都被僱去；交通的道路與工具，如美國的鐵路，歐美兩洲的輪船公司，都被奪去。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階段時，使生產達到最完備的社會化地步，它不管資本家底願望與意識如何，而把他們拖進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中去，即從完全自由競爭轉入完全社會化的過渡制度中去。

生產是社會化了，但是佔有制仍然是私人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仍舊是少數人私有的財產。表面上大家公認的自由競爭底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少數壟斷者對其餘居民施行窮壓迫，却比先前更要百倍苦重，百倍顯著，百倍難受了。

德國經濟學家克斯特涅爾著有專書論述『卡特爾與局外企業鬥爭』情形，所謂『局外企業』，是指未加入卡特爾的企業家而言。他把自己的這部著作標題為

「強迫加入組織」，其實，爲不要掩飾資本主義，就應標題爲強迫服從壟斷者同盟。簡單看看壟斷者同盟爲了「組織」而進行現代的、最新的、文明的鬥爭時所採取的那些手段，都是很有益處的。這些手段就是：（一）剝奪原料（……「強迫加入卡特爾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二）用「聯盟」方法剝奪勞動力（即資本家與工會間訂立合同，使工會祇接受卡特爾化企業中的工作）；（三）剝奪運輸工具；（四）剝奪銷路；（五）與買主訂約，使他們祇與卡特爾發生貿易關係；（六）有系統地降低價格（以求破壞「局外企業」，即未屈服於壟斷者的企業；耗費數千百萬金鎊，來保證在某一時期內，按低於成本費的價格出售商品；例如在汽油工業中，有自四十馬克跌至二十二馬克，即差不多跌落一半的事實！）（七）剝奪信貸；（八）宣佈抵制。

現在已經不是大企業和小企業競爭，技術落後企業和技術先進企業競爭了。現在已經是壟斷者窒殺那些不屈服於壟斷，不屈服於壟斷者威壓迫及其意志的企業了。且看這種過程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意識中的反映吧。

『甚至在純粹經濟性的活動範圍內，——克斯特涅爾寫道，——也發生着相當的轉變，從先前那種商業活動轉變到組織者的投機活動方面去。獲得最大勝利的，並不是最會根據自己技術和商業經驗來判定購買者需要，找到並「發現」潛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能夠預先估計，或是預先嗅到組織上的發展，預先嗅到某些企業與銀行間有相當聯系的可能性的投機天才（?!）』……

譯成人類普通的語言，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很高程度，結果是商品生產雖還照舊『統治』一切，仍算是全部經濟底基礎，但實際上已被毀壞了，而大半利潤都歸那些慣幹財政勾當的『天才』所獲得了。這種勾當和詭詐行爲底基礎便是生產社會化，但達到了此種社會化的人類所造成的巨大進步，却造福於……投機者。下面我們會看到，那些對資本帝國主義作市儈式反動批評的人，『根據這點』而夢想向後退到『自由』，『和平』，『誠實』的競爭上去。

『因組織卡特爾而使價格長期提高的現象，——克斯特涅爾說，——至今祇是在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方面，特別是在石煤、鐵和加里方面看見，反之，在製成品

方面，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由此所構成的利潤增加的現象，也是只以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部門爲限。除此而外，還要指出：製造原料（而不是半製品）的工業，不僅因組織卡特爾而獲得高度利潤的利益，使那些從事於製造半製品的工業部門受到損失；而且它對這些工業還處於相當統治的地位，這是在自由競爭下所沒有的事情』<sup>①</sup>。

我們加上着重點的那幾個字，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不願承認和很少承認的要點，是現在以考茨基爲首的機會主義擁護者極力企圖敷衍而逃避不談的要點。統治關係及由此而生的強力，便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中的標本現象，便是由於萬能的經濟壟斷組織形成所必然發生的，而且已經發生的結果。

我們再舉出一個表明卡特爾支配一切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原料來源奪到手裏的地方，卡特爾也就特別容易產生，壟斷組織也就特別容易形成。但

① 見克斯特涅爾所著前書，第二五四頁。

是，若以為在無法奪得原料來源的工業部門中間，不會有壟斷組織發生，那便錯了。水泥工業中所用的原料，是到處都有的。但是這個工業在德國也大大卡特爾化了。水泥製造廠都聯合成各區新迪加：如南德新迪加，萊茵威斯特發里亞新迪加等等。規定了壟斷性的價格：每一車箱水泥為二百三十以至二百八十馬克，而成本費却只等於一百八十馬克！企業所付的股息，自百分之二二至百分之二六，而且不要忘記，現代的投機『天才』，除分得股息之外，還能攫取大量的利潤。為要消滅這種有利工業中的競爭，壟斷者甚至於運用各種詐術：散佈謠言，說這種工業中的情形不佳；在報章上刊登匿名廣告說：『資本家們，不要投資於水泥工業呀！』；並且收買『局外企業』（即那些不參加新迪加的企業），給他們六萬，八萬以至十五萬馬克的『出讓費』<sup>②</sup>。壟斷者到處採用百種方法來為自己開闢道路，從償付一點『微薄的』出讓費起，一直到按美國方式『運用』炸藥對付競爭者為止。

所謂用卡特爾消滅危機，完全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竭力替資本主義粉飾的一

種騙語。其實恰巧相反：在某幾個工業部門中形成起來的壟斷，使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混亂現象更加緊張，更加劇烈起來；工業與農業發展上不適應的情形，本是一般資本主義底特點，現在更加厲害了。卡特爾化程度最高的所謂重工業，尤其是煤鐵工業，處於特權的地位，結果使其餘各工業部門，如寫了一部論述『德國各大銀行與工業的關係』問題的優秀著作的愛德思所承認了的那樣，發生『更加厲害地缺乏計劃性』的現象⑤。

『國民經濟越發展，——拚命辯護資本主義的李甫曼說，——便越趨向於創立更帶冒險性的或國外的企業，越趨向於創立那些需要有長久時間來發展的企業，或者創立那些祇有地方意義的企業』⑥。冒險程度增加的現象，歸根到底

⑤ 見施維格所著冰泥一文，載於銀行雜誌（“Zentrum” von L. Eschwege: “Die Bank”）。

一九〇九年第一期，第一一五及往下各頁。

⑥ 見愛德思所著德國各大銀行與工業的關係，特別是與冶金工業的關係一書（Uebers.: “Das Verhältnis der deutschen Grossbanken zur Industr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isenindustrie”），一九〇五年來比編版，第二七一頁。

是由於資本非常增加，有如決堤而出，泛濫於國外等等的結果。同時，技術上異常迅速的發展，又使國民經濟中的各個部門更加參差不齊，使紛亂成份以及危機成份更加增加起來。『大約在不遠的將來，——這季甫曼又不得不承認說，——人類又會在技術方面遇到一些影響於國民經濟組織的大變革』……如電氣、航空……『在這樣發生根本經濟變動的時候，通常而且照例都有很厲害的投機事業發展起來……』<sup>⑤</sup>。

危機——各種各樣的危機，特別是經濟的危機，但並不祇是經濟的危機——又大大加強着集中與壟斷的趨向。我們知道，一九〇〇年的危機，是近代壟斷同盟形成史中的轉折點。且看愛德思論到這次危機意義時所說的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議論吧：

⑤ 見季甫曼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Ulfmann: "Krisenabwicklung", 1900), 第四三四頁。

⑥ 同上，第四六六頁。

『在一九〇〇年危機發生時，除了各個主要工業部門的巨型企業外，還有許多在工業高漲時升長到浪頭上面來了的所謂「單純」企業』（即沒有聯合起來的企業），『它們的組織，按現代的概念說來，已經是陳腐不堪了。價格之低落，需求額之減少，使這些「單純」企業陷於巨型聯合企業所完全沒有感受到，或僅僅受到極短時期影響的那種極端困難的境遇。因此，一九〇〇年的危機就比一八七三年的危機，更使工業集中到了大得無可計量的程度。一八七三年的危機，雖也發生了一種使優秀企業保留下來的淘汰作用，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程度下，這種淘汰並沒有使逃出了危機的企業獲得壟斷的地位。首先而且最高限度享有這種長久壟斷地位的，便是現今製鐵工業與電氣工業中的那些巨型企業，因為它們具有很複雜的技術，線索很長的組織與雄厚的資本；其次，在較小的程度上享有這種壟斷地位的，便是製造機器的企業，冶金業中某些部門的企業，交通方面的企業等等』。

● 見經濟學叢書，第一〇八頁。

壟斷便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上最高的成就。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到銀行底作用，那我們對於現代壟斷底實力和意義的觀念，就會是極不充分，極不完備而估計不足的了。

## 二 銀行及其新作用

銀行原先的基本業務，便是担任支付方面的中介。於是，銀行便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資本，即變為產生利潤的資本，把所有一切貨幣收入集合起來，交給資本家階級去支配。

隨着銀行事業發展及其集中於少數機關，於是銀行便由簡單的中介人變成爲萬能的壟斷者，差不多全體資本家和小業主所有的全部貨幣資本，以及本國和數國內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原料來源，都爲它們所支配。由無數簡單中介人變爲少數壟斷者的這種過程，便是資本主義轉變爲資本帝國主義的基本過程之一，因

此，我們首先必須把銀行事業集中的情形考查一下。

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德國一切擁有資本百萬馬克以上的銀行，共有存款七十萬萬馬克；到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這種存款數目已增加到九十八萬萬馬克。在五年以內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且在新增的二十八萬萬馬克存款中，有二十七萬五千萬馬克落在五十七個擁有資本一千萬馬克以上的銀行手中。大小銀行所有存款分配情形如下：

各種銀行在存款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數

九個柏林 大銀行	其餘四十八個擁 有資本一千萬馬 克以上的銀行	一百一十五個擁有 資本一百萬至一千 萬馬克的銀行	資本少於一 百萬馬克的 小銀行
一九〇七—八年	四七	三二·五	四
一九一二—三年	四九	三六	三

① 見薩斯堡所著五年來的德國銀行一文 (Alfred Lamsburch: "Fünf Jahre d. Bankwesen", "Die Bank"), 載於銀行雜誌 (一九一三年第八期) 第七二八頁。

小銀行被大銀行所排擠，而大銀行中爲數不過九個的銀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之半數。但是此地我們還沒有說到許多重要的事情，例如無數小銀行事實上變成大銀行底分行等等。關於這些事情，且待我們以後再講。

一九一三年末，據叔爾茨·黑維尼茨估計，在存款總額約一百萬萬馬克中，柏林九個巨大銀行佔有五十一萬萬馬克。這位作者不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銀行資本時寫道：「一九〇九年末，柏林九個巨大銀行以及附屬於它們的銀行，支配有一百一十三萬萬馬克，即約佔德國銀行資本總數百分之八十三。『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及其各附屬銀行，幾乎支配有三十萬萬馬克，而與普魯士國有鐵路管理局，同爲東半球上資本積聚得最多，而且分權程度最高的企業」。

①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載於社會經濟底基礎與批判（*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一九一五年社  
平浪版，第二二頁第一三七頁。

我們特別着重指出『附屬』銀行這個名詞，因為這是現代資本主義集中方面最主要特點之一。大企業，尤其是大銀行，不僅直接吞併小企業，並且用『參與』小企業資本的方法，用購買或交換股票的方法，用債務方式等等『拉攏』小企業，征服它們，吸收它們加入『自己的』集團，加入自己的『康采恩』（這是資本主義聯合底術語）。李甫曼教授用一本五百頁的巨『著』來專門描寫現代的『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sup>②</sup>，可惜這本書裏面只有許多往往是有分析過的生硬材料，再加上一些十分低劣的『理論上的』推斷。關於這種『參與』制度究竟使集中過程達到怎樣地步的問題，在銀行『活動家』黎舍爾那一本論德國大銀行的著作中說得最好不過了。但是，我們在尚未引用他的材料之前，首先要從『參與』制度中舉出一個具體的例子。

②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現代資本主義與壟斷營業情形概論一書（R. Liehmann: "Beteiligungs-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neuartigen Kapitalismus und das Effektivwesen"），第一版（一九〇九年耶拿版），第二二二頁。

『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集團』，即使不是一切大銀行集團中最大的集團，也是最大的集團之一了。要考察那些把這一集團所有一切銀行聯系在一塊的主要線索，必須分清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參與』，或者說，較小銀行對『德意志銀行』的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依賴。結果我們便得出如下的情景●：

『德意志銀行』所參與的銀行

第一級依賴的	第二級依賴的	第三級依賴的
經常參與的 一七個銀行	其中有九個又參與三四個銀行	其中有四個又參與七個銀行
暫時參與的 五個銀行		
間或參與的 八個銀行	其中有五個又參與一四個銀行	其中有二個又參與二個銀行
總計 三〇個銀行	其中有二個又參與四八個銀行	其中有六個又參與九個銀行

● 見羅斯堡所著德國銀行事業中的參與制度一文 (Alfred Landsburg: "Das Beteiligungssystem im deutschen Bankwesen"), 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一期, 第五〇〇頁。

在八個「間或」隸屬於「德意志銀行」的「第一級依賴的」銀行中，有三個是外國銀行：一個是奧國的銀行（維也納「銀行同盟」），其他兩個是俄國的銀行（「西伯利亞商務銀行」和「俄國對外貿易銀行」）。直接或間接，全部或局部加入「德意志銀行」集團的，總計有八十七個銀行，而這個集團所支配的自己和他人的資本總數，計有二三十萬萬馬克。

一個銀行既主持着這樣一個集團，並與其餘比它稍小的五六個銀行訂立協約，來經營特別巨大和特別有利的財政業務，如國債等，那末這個銀行當然是已經由「中介人」一變而為極少數壟斷者底聯合組織了。

我們且從黎舍爾統計中摘引如下一些簡略材料，來說明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德國銀行事業集中過程進行的速度：

柏林六個巨大銀行所有的機關

年份 在德國的分行 兌換所和兌換處

其所經常參與的  
德國股份銀行

機關總數

一八九五年

一六

一四

一

四二

一九〇〇年

一一

四〇

八

八〇

一九一二年

一〇四

二七六

六三

四五〇

由此可見，銀行的密網擴展得非常迅速，它包羅全國，集合所有的資本和貨幣收入，把成千累萬個分散的企業變成一個全國的資本主義企業，以至於轉變成為一個全世界的資本主義企業。叔爾茨·黑維尼茨在上述一段話中代表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說到的那個「分權」，實際上是使無數從前比較「獨立」的經濟單位，或正確些說，局限於某一地方的經濟單位，都隸屬於一個中心。其實，這是集權，是把巨型壟斷公司底作用，意義和勢力加強起來。

在較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銀行網」還要緊密一些。英國——包括愛爾蘭在內——一九一〇年所有銀行底分行總數，計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個。其中四個大銀行，各有四百個以上的分行（自四百四十七個至六百八十九個），另外四個大銀行各有二百個以上的分行，其他十一個銀行各有一百個以上的分行。

法國三個最大銀行，即「里昂信託公司」，「全國匯兌局」和「總公司」所

有業務與分行網之擴展，有如下表：

分行和支行數目	在各省各地		在巴黎		總數	
	自己酌	他人的	自己酌	他人的	自己酌	他人的
一八七〇年	四七	一七	六四	二〇〇	四二七	
一八九〇年	一九二	六六	二五八	二六五	一、二四五	
一九〇九年	一、〇三三	一九六	一、二二九	八八七	四、三六三	

黎舍爾爲要說明現代大銀行應「聯繫」，引用了「匯兌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即德國和全世界最大銀行之一(它的資本在一九一四年已達三萬萬馬克)所收發信件的統計：

年份	信件數目	
	收到的信件	發出的信件
一八五二年	六、一三五	六、二九二
一八七〇年	八五、八〇〇	八七、五一三
一九〇〇年	五三三、一〇二	六二六、〇四三

見德意志銀行法一書 (Eugen Kaufmann "Das Handels- und Bankrecht")，一九一一年社平出版，第三五六頁，第三六二頁。

巴黎大銀行「里昂信託公司」中所有的清單數目，在一八七五年是二萬八千五百三十五件，而在一九一二年則已增至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九件了。

這些簡單數目字，也許要比長篇議論更能明顯地表明：資本的集中和銀行活動的擴大，使銀行底作用根本變更了。散處各方的資本家，集合成爲一個集體的資本家。銀行替幾個資本家經營活期存款，似乎只是執行着一種純粹技術性的，完全輔助性的業務。當這種業務範圍擴展得很大的時候，少數壟斷者就支配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所有全部工商業底業務，就能經過銀行的聯繫，經過活期存款及其他種種財政手續，起初確切探知各個資本家底營業情形，然後就實行監督他們，用擴大或減少，便利或阻難信貸的辦法來影響他們，以至於完全決定他們的命運，決定他們的收入，奪去他們的資本，或使他們有可能迅速而大規模地增加他們的資本等等。

① 見列斯克爾所著法國儲蓄事業一書 (Jean Lesquier: "L'épargne en France")，一九一四年巴黎版，第五二頁。

我們剛才說過了柏林『匯兌公司』擁有三萬萬馬克資本的事實。『匯兌公司』資本這樣迅速的增加，便是柏林兩個最大銀行，即『德意志銀行』和『匯兌公司』爭奪霸權的一幕。

在一八七〇年間，『德意志銀行』還是個新開設的銀行，只擁有一千五百萬馬克的資本；『匯兌公司』當時擁有三千萬馬克的資本。在一九〇八年間，前者有資本二萬萬，後者有資本一萬七千萬。到一九一四年時，前者所有的資本已增至二萬五千萬，後者因與另一個頭等大銀行『沙福豪生聯益銀行』聯合起來，便把資本增到了三萬萬。在這種爭奪霸權的鬥爭中，這兩個銀行間的『妥協』，當然也隨着鬥爭而更加增多，更加鞏固起來。而這種發展的進程，便使那些站在絕對不超出最穩健最溫和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範圍的觀點上來觀察經濟問題的銀行事業專家，也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結論：

『其他銀行也會循着這條路綫進行』，——德國銀行雜誌論及『匯兌公司』資本增至三萬萬馬克的事實時寫道，——『於是現時在經濟上統治德國的三百個

人，就會漸漸減至五十個，二十五個，以至更少的數目。現代的集中運動不會只以銀行事業爲限。各個銀行間的緊密聯繫，自然會使這些銀行所庇護的許多新進加工業家也接近起來……將有一天，我們醒過來時，忽然看見我們面前盡是些托拉斯而感覺驚異；到那時候，就會必須以國家的壟斷來代替私人的壟斷。雖然如此，但我們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別的事情要責備自己，因爲我們不過是聽憑客觀行程自由發展下去，而用股票稍稍把它加速了一下罷了』<sup>②</sup>。

這便是資產階級政論家毫無辦法底表現，而資產階級的科學界與這輩政論家不同的地方，祇是更不誠實，而企圖隱蔽問題實質，想用枝節問題去掩蔽根本問題罷了。看見集中的結果而感覺『驚異』；『責備』資本主義德國的政府或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們』）；害怕因採用股票而『加速』集中，如德國『研究

② 見羅斯堡所著資本三萬萬的銀行一文(A. Langsdorfer: "Die Bank mit den 300 Millionen")。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四二六頁。

卡特爾』的專家契爾施那樣害怕美國托拉斯，而『寧願』有德國卡特爾，彷彿卡特爾『不會像托拉斯那樣異常加速技術和經濟的進步』<sup>②</sup>，——這難道不是表明毫無辦法麼？

但事實還是事實。在德國沒有托拉斯，而『祇有』卡特爾，但統治德國的不過是三百個資本巨頭。而且這種巨頭數目還在不斷地減少。銀行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不管銀行立法如何不同，總是多倍加強加強着資本集中和壟斷公司形成的過程。

半世紀以前，馬克恩在資本論中寫過：『銀行在社會範圍中造成了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公共分配制底形式，但祇是形式而已』（見俄譯本，第三卷下冊，第一四四頁）。我們所引用的關於銀行資本增長的統計材料，關於巨大銀行底支行和分行數目及其清單數目等等增加的統計材料，都具體表明出整個資本家階級底這一種『公共簿記』，並且不僅是資本家階級而已，因為銀行收集（雖然只是暫

② 見契爾施所著論書，第一二八頁。

時收集)一切貨幣收入，包括小私有主，職員和少數上層工人底收入。從形式上看來，『生產資料公共分配制』就是由現代銀行中生長出來的現象，這種銀行在法國約有三個至六個，在德國約有六個至八個，支配着無數萬萬資本。但是，從內容上看來，這種生產資料分配制絲毫也不是『公共』的，而是適應於大資本——首先是最大的壟斷性的資本——利益的私有的分配，因為這種大資本是在民衆忍飢挨餓，農業發展程度遠遠落後於工業，而『重工業』從其餘工業部門中收取貢賦的條件下動作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化過程中，儲蓄社和郵政機關開始來與銀行競爭，它們是一種比較更『分權』的組織，就是說，它們的勢力普及於更大的區域，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多的居民。且看美國專門研究銀行和儲蓄社存款增加情形比較問題的委員會所收集的統計①：

① 引自美國全國金融委員會底材料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見銀行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一期，第一二〇〇頁。

存款（單位十萬馬克）

年	英國		法國		德國		
	銀行存款	儲蓄社存款	銀行存款	儲蓄社存款	銀行存款	信託公司存款	儲蓄社存款
一八八〇年	八·四	一·六	？	〇·九	〇·五	〇·四	二·六
一八八八年	一二·四	二·〇	一·五	二·一	一·一	〇·四	四·五
一九〇八年	二三·二	四·二	三·七	四·二	七·一	二·二	一三·九

儲蓄社爲支付四厘至四厘又四分之一存款利息，就必須替自己的資本找得『有利的』投殖，如從事於兌換期票，典押及其他業務。銀行和儲蓄社間的界限『漸漸失去』。例如波胡姆和愛爾福特兩城的商會，要求『禁止』儲蓄社從事於『純粹的』銀行業務，如兌換期票之類；並要求限制郵政機關所進行的『銀行式的』業務。銀行大王好像是畏懼國家的壟斷將從意料不及的方面來侵襲他們的。

●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八一一頁，第一〇二二頁；一九一四年，第七四三頁。

但這種畏懼，當然不過是好像一個事務室內兩個管事相互競爭而已，因為儲蓄社中的數十萬萬的資本，實際上終究還是由那些銀行資本巨頭們支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的壟斷不過是一種替某某工業中將近破產的巨萬富翁，提高並担保其收入的手段罷了。

自由競爭制佔統治的舊資本主義被壟斷制佔統治的新資本主義所替代的事實，還表現於交易所作用底衰落。『交易所之爲流通方面的必要中介，——銀行雜誌寫道，——是從前銀行還不能把它所發行的大部分有價證券分配於它的顧客中間的時候的事，可是那個時候早已過去了』<sup>①</sup>。

『一切銀行都是交易所』，——這是一句現代的名言。銀行越大，銀行事業越集中，這句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sup>②</sup>。『從前在七十年代時，充滿少年

<sup>①</sup>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三一六頁。

<sup>②</sup> 見奧國經濟博士所著貨幣與銀行一書（Dr. Oscar Sulzka: "Geld- und Bankwesen"）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一六九頁。

銳氣的交易所』（這是對一八七三年交易所危機和創業辯駁糾紛等事實所作的一種『微妙的』暗示），『開闢了德國工業化的新紀元，而在現今的時候，銀行和工業已能『獨自應付』了。我國大銀行統治交易所……便是德意志工業國組織完備底明顯表現。這樣一來，自然動作的經濟法則底活動範圍縮小下去，而經過銀行自覺調節的範圍異常擴大起來，於是少數領導者所負的國民經濟方面的責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了』。這就是德國大學教授叔爾茨·黑維尼茨所寫過的話。他是替德國帝國主義作辯護，而為全世界帝國主義者所尊敬的人物，他企圖抹煞一件『小事』，即經過銀行來進行的這種『自覺的調節』就是由極少數『組織完備的』壟斷者來剝削大眾。資產階級大學教授底任務並不是要揭開全部內幕，並不是要揭穿銀行壟斷家所玩弄的一切勾當，而是要粉飾這些勾當。

● 引自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Schulze-Grevenitz：'Die deutsche Kreditbank'）見社會經濟底基礎（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e），一九一五年杜平版，第一二頁和第一三七頁。

比叔爾茨·黑維尼茨更有權威的一位經濟學家和銀行『活動家』黎舍爾也是這樣說法，他用一些毫無內容的語句來搪塞無法否認的事實：『交易所從前含有一種爲全部經濟和有價證券流通所絕對必要的性能：它當時不僅是它所匯集的那些經濟運動最準確的度量工具，而且幾乎是那些經濟運動中一個自然動作的調節者。現在呢，它的這種性能已是日漸消失了』●。

換言之，舊時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競爭制的資本主義，以交易所爲絕對必要調節者的資本主義，已成爲過去了。一個新的資本主義代替了它，這個新的資本主義，包含有某種過渡階段，某種自由競爭制和壟斷制混合物底明顯特徵。這個最新的資本主義究竟是『過渡』到何處去呢，——這就是一個自然要發生，而資產階級的學者却不敢提出的問題。

『在三十年前，自由競爭的企業家，執行了十分之九不屬於「工人」體力勞

●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四版，第六三〇頁。

動範圍以內的經濟工作。現在呢，這種經濟的智力工作十分之九，都由僱員們來擔任了。銀行事業便處於這一發展過程底領導地位』<sup>①</sup>。叔爾茨·黑維尼茨底這種供認，又使人一定要來發問：最新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究竟是進到何處去的過渡呢。

由於集中過程增進而成爲全部資本主義經濟領袖的少數銀行，它們彼此進行壟斷性協定的傾向，組織銀行托拉斯的傾向，自然要日益顯現和加強起來的。美國現在已不是由九個，而是由兩個最大的銀行（即兩個巨萬富豪洛克費爾和摩根）統治着一百一十萬萬馬克的資本了<sup>②</sup>。我們上面所指出的那個德國「沙福蒙生聯益銀行」爲「匯兌公司」所吞併的事實，在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蘭克福報方

①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二年第一期，第四三五頁。

② 引自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叢刊（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e），一九一五年社平根版，第一二頁和第一三頁。

面引起了如下的評論：

「銀行集中過程的增進，使一般可以向之取得信用借款的機關日益減少，因而使大工業更加依賴於少數銀行集團。工業和財政界彼此聯系日密，於是需要銀行資本的那些工業公司底行動自由，更加受到限制。所以大工業對於銀行托拉斯化（聯合或變爲托拉斯）這一事實，發生一種混亂的感覺；真的，我們已屢次看見各大銀行底采恩開始成立某種協定，因而使競爭受到限制」<sup>①</sup>。

這又是銀行事業發展中最高成就的壟斷。

至於說到銀行和工業間的密切聯繫，那末在這一方面，銀行底新作用是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倘若銀行替某個企業兌換期票，替它經營活期存款等等，那末這種業務，單獨看起來，一點也沒有減少這個企業家底獨立性，而且銀行也沒越出平常中介作用底範圍。如果這些業務擴大鞏固起來，如果銀行把巨量資本「收

① 引自恩格斯·黑維尼茨所著前一文，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卷中，第一五五頁。

集」於自己掌握，如果銀行經營相當企業底活期存款而能够（事實上確實如此）更詳細，更完備地知道它這位顧客底經濟情形，那末結果就是工業資本家日益完全依賴於銀行了。

同時，銀行與工商大企業實行的所謂個人聯合也日益增進，雙方用佔有股票的手段，用銀行經理充當工商企業監察人（或董事），或反之，用工商企業經理充當銀行監察人的辦法，而愈益密切地溶合起來。德國經濟學家愛德思搜集了關於這種資本集中和企業集中過程的極爲詳細的材料。柏林六個最大銀行，有它們的經理在三百四十四個工業公司裏當代表，又有它們的董事在四百零七個公司裏當代表，一共在七百五十一個公司裏有它們的代表。由它們佔有兩個監察會會員，或監察會會長位置的公司，共有二百八十九個。在這些工商業公司中，有各種各樣的工業部門，有保險會社，有交通機關，有飯館酒樓，有戲院，美術品製造業等等。另一方面，在這六個銀行底監察會中（在一九一〇年間）有五十一個最大的工業家，其中有「克虜伯」總廠底經理，巨大輪船公司「哈巴克」（「漢

堡美洲定期輪船公司」底經理等等。六個銀行中，每個銀行從一八九五至一九一〇年間參與了替數百個（由二百八十一個至四百一十九個不等）工業公司發行股票和債券的事業。

銀行和工業實行的『個人聯合』，又以前後兩者與政府實行的『個人聯合』補充之。『他們自願把監察會會員底位置，——愛德思寫道，——讓給有聲望的人物，以及去職的政府官吏，因為這些人物使公司與當局接洽時，可以得到不少的方便（!!）……』『大銀行監察會，照例有國會議員或柏林市議會議員參加』。可見，巨大資本家壟斷公司形成和發展過程，是循着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路徑迅速進行的。結果便一貫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幾百個財政大王間相當的分工：

『一方面，個別巨大工業家活動範圍擴大起來』（加入銀行董事會等等），

●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與舍爾所著前書。

「各外省銀行經理專門負責主持某一個工業區域，同時大銀行底領導者中間的專門化也相當加強起來。這種專門化，一般說來，祇有在全部銀行企業底規模很大，尤其是它與工業的聯繫極廣的時候，才有可能實行。這種分工是按着兩個方向進行的：一方面，把本銀行與工業聯絡方面的事務完全委托給某一個經理去主持，作爲他的專門職務；另一方面，每個經理都親自担任監督幾個或幾組在職業上利益上彼此相近的企業」……（資本主義已發展到有組織的辦法監督單個企業的程度了……）『某一個經理專門負責管理德國工業，或單只管理德國西部的工業』（德國西部是德國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其他的經理則專門負責與外國政府及外國工業發生關係，收集關於各工業家等等個人的消息，主管交易所事業等等。此外，每個經理又往往專門主管某一地方或某一部門的工業：有的主要是在電氣公司監察會裏工作，有的是在化學工廠，啤酒廠或製糖廠裏工作，有的是在幾個孤立的企業中工作，同時又參加保險公司監察會……一言以蔽之，在巨大銀行中因銀行活動規模擴大與種類增多的關係，顯然是形成着各個經理彼此愈益細

密的分工，其目的（和結果）是要稍微提高他們活動底程度，使之超出於單純的銀行事務，使他們有更大的判斷能力，更通曉工業中一般的問題及其各個部門中特殊的問題，養成他們在工業方面銀行勢力範圍內活動的能力。除這種辦法外，銀行更竭力邀集熟悉工業的人物，企業家、去職官吏、尤其是在鐵路與礦務機關中供過職的人，來加入監察會……」<sup>⑤</sup>。

在法國銀行事業中，也有與此同類的機關，祇是形式稍有不同而已。例如，法國三個最大銀行之一的『里昂信託公司』，專門設立有一個『財政消息收集部』（service des études financières）。其中經常有五十多個工程師、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律師等等工作着。這個機關每年耗費六七十萬法郎。它自己又分成八科：有一科負責收集專門關於工業企業的消息，另一科負責研究一般統計，第三科負責考察鐵路公司和輪船公司，第四科負責考察證券，第五科負責研究財

⑤ 見傑德恩所著叢書，第一五七頁。

政報告等等。

結果一方面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日益溶合起來，或如布哈林所說得中肯的那樣，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混合生長起來；另一方面是銀行日益轉變為真正『萬有性的』機關。我們認為必須引用一位最有研究的作家愛德思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確說法：

『我們考察全部工業聯繫的結果，便看見那些專為工業工作的財政機關底萬有性。巨大銀行恰巧與其他銀行形式相反，恰巧與文獻中有時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如說銀行應當專門從事於某一部分業務或工業中某一部門工作，以免喪失自己的立腳點等語的要求相反，而力求把它與工業企業間的聯繫，弄得異常複雜，使其所包含的生產區域與部門盡量廣泛紛繁，力求消滅各個地方或各個工業部門彼此因各個企業發展情形不同而發生的資本分配不均的現象』。『一個趨勢是使

○ 引自勞爾所著法國銀行的文章，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二期，第八五一及往下各頁。

銀行與工業的聯繫成爲普遍的現象；另一種趨勢是使這種聯繫更加堅固更加緊密起來；這兩種趨勢都在六大銀行中實現了，雖然不很完全，但是已經大規模地並在同一程度上實現了』。

在工商業界方面，往往有人對銀行的『恐怖主義』發出一種不滿的怨言。當大銀行用下述例子中所表明的那種方式去『指揮』其他企業時，這種怨言當然是要發生的。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所謂柏林D字銀行（四個最大銀行底名稱都是以D字母開頭的）之一，給『西北中德意志水泥新迪加』經理部寫了如下的封信：『根據貴公司在本月十八日所登載於某報的通知看來，貴公司定於本月三十日召集的全體大會，將通過能使貴企業實行爲敝行所不能接受的種種變更的決議。敝行鑒於這種危險，不得不停止發給貴公司一向所享用的信貸，不勝抱歉之至……但如貴公司在這次大會上不通過敝行所不能接受的決議，並且對於將來能給敝行以相當的担保，敝行即願開始談判供給貴公司新信貸的問題』。

其實，這也是小資本因受大資本壓迫而發出的那種怨言，不過在此地落到了

『小』字輩中的，是整整一個新迪加罷了！舊時的大小資本間的鬥爭，又在新  
的，高得無比的發展階段上重演起來。當然，擁有數十萬萬巨資的銀行企業，  
也能用空前無比的手段去推動技術的進步。例如銀行設立專門從事技術研究的團  
體，而研究所得的結果，當然是祇供『友善的』工業企業去享受。屬於這一類團  
體的，有『電氣鐵道問題研究會』，『中央科學技術研究局』等等。

大銀行底領袖們自己不能不知道這裏所形成的是一種新的國民經濟條件，但  
他們在這些條件前面祇有表示束手無策而已：

『誰在最近幾年來考察過大銀行經理和監察會會員人選變更的情形，——愛  
德思寫道，——誰就會知道，全部權力漸漸轉到了視大銀行積極干預一般工業發  
展事業爲必要急務的人們手中去，於是這些人和老舊銀行經理，便因事務關係，  
有時且因個人關係而發生意見分歧。這裏問題實質就在於銀行既是一種信用機

● 見史迪里遜博士所著貨幣與銀行一書 (Dr. Oscar Stilleh: "Geld- und Bankwesen")，一九  
〇七年柏林版，第一四八頁。

開，那末它是否會因這樣干預工業生產過程而受到損失呢？它是否會因從事於這種和信貸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活動，從事於這種能把它引入比以前更會使它服從於工業行情盲目統治的那個範圍中去的活動，而犧牲掉自己的穩固的原則和可靠的利潤呢。許多老舊銀行經理，都是這樣說。但大部分新進經理，却認為積極干預工業問題，也好像隨着現代大工業出現而出現了大銀行和最新工業式的銀行企業一樣，是必不可免的。雙方意見祇有一點相同，就是大家都認為在大銀行底新活動中，既沒有什麼穩固的原則，也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sup>①</sup>。

舊資本主義已經過了時了。新資本主義是進到某方面去的一種過渡。尋找『穩固的原則和具體的目的』去『調解』壟斷和自由競爭，當然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實踐家底承認，完全不像那些用官場口吻辯護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如叔爾茨·黑維尼茨，李甫曼一流人極力讚美『有組織』資本主義一樣。

① 見愛德恩所著前書，第一八四頁。

大銀行底「新活動」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完全確立起來的呢，——關於這個重要問題，我們可以從愛德思那裏找到頗為確切的答覆：

「現時工業企業間的聯繫，有其新的內容，新的形式，新的機關，即同時按集權原則與分權原則所組織起來的大銀行。這種聯繫之形成為特殊的國民經濟的現象，當不早於一八九〇年。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把這個起點移到一八九七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各種企業都實行了大規模的「合併」，並為適應銀行底工業政策而初次造成了新式的分權組織。也許還可以把這個起點移到更遲的時候，因為只有一九〇〇年的危機才大大加速了工業方面和銀行事業方面的集中過程，鞏固了這個過程，初次把銀行和工業的聯繫變成了大銀行底真正壟斷，使這種聯繫比從前更加堅強緊密」<sup>①</sup>。

總之，二十世紀是從舊資本主義進到新資本主義的轉捩點，即是從一般資本

①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八一頁。

統治進到財政資本統治的轉捩點。

### 三 財政資本與財政寡頭

『工業資本，——希法亭說，——日益不屬於使用這種資本的工業家了。工業家祇有經過銀行，才得支配資本，銀行對於工業家說來，便是這種資本底所有人。另一方面，銀行也只好日益把自己所有的資本保存到工業中去。因此之故，銀行便日甚一日地變成工業資本家了。實際上變成了工業資本的這種銀行資本，即貨幣形式的資本，我就稱之爲財政資本』。『財政資本便是由銀行所支配而由工業家來運用的資本』。

這個定義是不完全的，因爲它沒有指出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是沒有指出生

● 見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一九三二年莫斯科版，第三三九頁。

產集中和資本集中發展到了很高程度，以致勢必引起，而且真正引起了壟斷的事實。但是，一般說來，在希法亭底全部敘述中，尤其是在我們從而引出這個定義的那一章前面的兩章中，是着重指出了資本家壟斷組織底作用的。

生產集中；由集中而產生壟斷組織；銀行與工業溶合或混合生長，——這便是財政資本產生的歷史和財政資本這一概念底內容。

現在我們就來說明在一般的商品生產和私有財產制的環境中，資本家壟斷組織底『經營』必然變為財政寡頭統治的情形。我們要指出，德國（而且不祇是德國）資產階級科學界的代表，如黎舍爾、叔爾茨、黑維尼茨、李甫曼及其他等人，完全是帝國主義和財政資本底辯護人。關於寡頭制所由形成的『機構』；寡頭所採用的手段，寡頭所獲得的『正當和不正当的』收入之規模，寡頭和國會間的聯繫等等，他們都不但不加以揭露，反而竭力去加以掩蔽，加以粉飾。他們用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辭句來搪塞『可惡的問題』，而號召銀行經理們提起『責任心』；讚揚普魯士官吏們底『盡職精神』，用嚴重的神情考察那些毫不嚴重的『監督』

法律和『條規』草案中的細枝末節，玩弄理論的把戲，例如李甫曼教授就寫出了如下的『科學』定義；『……商業是一種業務的活動，專事於收集財富，保存財富，以供應用……』<sup>①</sup>（着重點是李甫曼教授自己加的）……這樣說來，商業是在尚不知道交換爲何物的原始時代就已經有過了，而且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也會存在的！

但是，表明財政寡頭駭人聽聞統治的駭人聽聞的事實，是十分明顯的，所以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無論在美國、法國或德國，都出現了一些雖然是本着資產階級觀點，但畢竟還是把財政寡頭制作了一種近於真情的敘述，並對財政寡頭制作了一——當然是市儈的——批評。

首先要提起前面已經略略說過了的那個『參與制度』。德國經濟學家黑依曼，可以說是最先注意到了這件事實要點的人。他把這點敘述如下：

① 見李甫曼所著前書，第四七六頁。

「總經理管理着總公司（直譯爲「母親公司」）；總公司又統治着那些依賴於它的公司（「女兒公司」）；後者又統治着「孫女公司」等等，餘此類推。於是，只要握有稍大一點的資本，便可統治許多極大的生產部門。例如通常只要擁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本，便能監督整個股份公司。所以一個總經理只要擁有一百萬的資本，便能支配各「孫女公司」所有的八百萬的資本了。要是這種「錯綜結合」辦法繼續下去，那末擁有一百萬資本，便能支配一千六百萬，三千二百萬等等……的資本了」<sup>①</sup>。

其實，經驗證明：只要佔有百分之四十的股票，便能指揮股份公司底業務<sup>②</sup>，因爲常有一部分散處各方的小股東，實際上是完全沒有機會來參加股東大會等等的。所謂股票佔有權底「民主化」，雖然資產階級的詭辯家和機會主義的「也

<sup>①</sup> 見畢依曼所著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企業一書（Hans Gide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sseseisengewerbe"），一九〇四年斯多德牙爾版，第二六九頁。

<sup>②</sup> 見李甫曼所著前書，第一版，第二五八頁。

是社會民主黨人」希望——或揚言說他們希望——它會造成『資本民主化』，加強小生產底作用和意義等等，其實不過是加強財政券頭權力的一種手段。因此，在那些較先進或較老的和較爲『諳練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法律也就允許發行價值較少的股票。德國法律不許發行少於一千馬克的股票，於是德國的財政大王望見英國法律允許發行少至一個金鎊（等於二十馬克，約合十個盧布）的股票，便羨慕不已。一九〇〇年六月七日，德國最大工業家兼『財政大王』之一的西門子，在德國國會中說道：『價值一鎊的股票，是不列顛帝國主義底基礎』。這個商人對於什麼是帝國主義這一問題，要比號稱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創始人的卑污作家，有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因爲這位卑污作家以爲帝國主義祇是某一個民族底劣根性而已……

● 引自威爾遜·羅薩尼所著前一文，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卷，第五卷，第二期，第一一頁。

但是「參與制度」，不僅促使壟斷者底權力極端增加，而且還使他們可以放肆玩弄隨便一種黑暗醜惡的勾當，剝削大眾，因為「母親公司」底領導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是不替「女兒公司」負責的，「女兒公司」算是「獨立的」，但他們經過「女兒公司」是什麼都可以「做到」的。我們且從德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五月號上引出如下的例子：

「加塞爾城的「彈簧鋼鐵股份公司」在數年前算是德國最賺錢的企業之一。因為管理不良的結果，股息從百分之十五落到了百分之零。事實真相原來如下：經理部沒有得到股東底同意，出借了六百萬馬克給該公司所屬「女兒公司」之一「哈西亞」，後者名義上的資本祇有數十萬馬克。這筆借款，幾乎是比「母親公司」底投資大過三倍，而在該公司決算表上却絲毫也沒有提及；在法律上，這種隱瞞的行為完全是正當的，並且可以延長到二年之久，因為這種行為並沒有違犯任何一條商業法律。監察會會長，以負責人資格在這種假決算表上簽了一個字，但他仍舊做着加塞爾商會的會長。股東們知道這筆借給「哈西亞」公司的款子，是

遠在這筆借款已被證明是個「錯誤」……」（錯誤二字，作者理應放在括弧以內）……』以及因爲洞悉此中秘密的人們開始把「彈簧鋼鐵公司」股票賣出去而使其價格幾乎跌落了百分之百以後……

……這一個在股份公司中極常見的玩弄決算表上收支平衡把戲的標本例子，便能說明爲什麼股份公司章程要比私人企業家更輕意得多地去幹冒險勾當。最新式的決算表製定法，不但使他們能把冒險勾當瞞過普通的股東，並且使主要的關係人能在所玩的嘗試失利的時候，立刻把股票賣出去，藉以卸去責任，而私人的企業家，却要以自己的皮骨來替自己所做的事情負全部責任……

許多股份公司底決算表，頗與中古時代有名的褪蹟紙本相似，要發見藏於紙裏的原稿真實內容，必須先把表面上所寫的字跡擦去』（褪蹟紙本是把原先寫在羊皮紙上的基本手稿塗上一層油粉，而在油粉上寫出另外一些文句的稿紙）。

『最簡單，因而也最常用的的一種模糊決算表的方法，便是用創立「女兒公司」或合併這種「女兒公司」的手段，把一個企業分成幾部分。從各種目的——合法

的或非法的——上看來，這種制度都顯然是特別有利的，所以現時不採用這種制度的大公司，簡直是一種例外<sup>①</sup>。

作者在最大的壟斷公司中舉出著名的「電氣總公司」(即A.E.G.，關於這個公司，我們以後還要講到)，作為最大規模地採用這種制度的例子。一九二二年，這個公司參與了一百七十五個以至二百個公司，當然是統治了這些公司，並且總共把持了約近十五萬萬馬克的資本<sup>②</sup>。

懷有好意的——即懷有一番辯護掩飾資本主義的好意的——教授們和官吏們叫一般人注意的那些監督規則，公佈決算，製定一定的決算格式，設立監察機關等等的辦法，都是不會有什麼意思的。因為私有權是神聖的，誰也不能禁止誰去

① 見愛施維格所著女兒公司一文(L. Eschwege: 'Tochtergesellschaften')，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五四四至五四六頁。

② 見海尼格所著電氣托拉斯之路一文(Kurt Heinig: 'Der Weg des Elektrozustus')，載於新時代雜誌('Neue Zeit')。一九二二年(第三十卷)，第二期第四八四頁。

賣股票，交換股票，典押股票等等。

『參與制度』在俄國各大銀行中究竟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我們根據阿哈德所公佈的材料就可斷定。阿哈德在『道勝銀行』充任僱員至十五年之久，他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出版了一本書，書名不十分確切，叫做大銀行與全世界市場。作者把俄國大銀行分爲兩大類：（甲）在『參與制』下經營的銀行；（乙）『自立的』銀行，但他所謂『自立』，是單憑己意，指其不依賴於外國銀行而言。作者把第一類又分爲三個分類：（一）德國人參與的；（二）英國人參與的；（三）法國人參與的，——這是指各該國最大外國銀行處『參與』和統治而言。作者把銀

● 見阿哈德所著大銀行與全世界市場。大銀行在全世界市場上的政治和經濟作用及其對於俄國國民經濟和德俄兩國關係的影響一書（E. Agard: "Grossbanken und Weltmarkt.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Grossbanken im Weltmark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s Einflusses auf Russlands Volkswirtschaft und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一九一四年結集版。

行資本分爲投入『生產事業』的資本（即投入工商業的資本），和投入『投機事業』的資本（即投入交易所和財政業務的資本），他本着他所固有的那種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認爲在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可以把第一種投資方式和第二種投資方式分開，而把第二種投資方式消滅掉。

作者所引用的統計材料，有如下表：

各銀行所有的資本數量（按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間的賬目報告書計算）

（單位百萬盧布）

俄國銀行種類	所投的資本		總計
	投入生產事業的	投入投機事業的	
甲類(一)四個銀行：西伯利亞商業銀行，俄羅斯銀行，國際銀行，匯兌銀行……	四一三·七	八五九·一	一、二七二·八
甲類(二)兩個銀行：工商銀行，俄英銀行……	二二九·三	一六九·一	四〇八·四
甲類(三)五個銀行：道勝銀行，聖彼得堡私人銀行，阿速夫海頓河銀行，莫斯科聯合銀行，俄法商業銀行……	七一·八	六六一·二	一、三七三·〇
(十一個銀行) 共計……	一、三六四·八	一、六八九·四	三、〇五四·二

乙類

八個銀行：莫斯科商人銀行，高爾加·喀馬銀行，容克股份銀行，聖彼得堡商業銀行（從前的弗斐堡銀行），莫斯科銀行，（從前的梁布申斯基銀行），莫斯科匯兌銀行，莫斯科商業銀行，莫斯科私人銀行……

五〇四·二      三九一·一      八九五·三  
（十九個銀行）共計……      一、八六九·〇      二、〇八〇·五      三、九四九·五

按照這個統計表來看，約達四十萬萬盧布的大銀行『活動』資本總額中，有四分之三以上，即三十萬萬多盧布，屬於實際上是外國銀行底『女兒公司』的銀行；在這些外國銀行中佔首要地位的，便是巴黎的銀行（著名的三大銀行：『巴黎聯合銀行』、『巴黎荷蘭銀行』、『總公司』）和柏林的銀行（特別是『德意志銀行』和『匯兌公司』）。俄國兩個最大的銀行，即『俄羅斯銀行』（『俄羅斯國外貿易銀行』）和『國際銀行』（『聖彼得堡國際商業銀行』），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期，將其所有的資本由四千四百萬盧布增加到了九千八

百萬盧布，而將其所有的準備金由一千五百萬增加到了三千九百萬盧布，『其中四分之三是用德國資本經營的』；前一個銀行屬於柏林『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康采恩』，後一個銀行屬於柏林『匯兌公司』所領導的『康采恩』。慈善的阿哈德所深為憤慨的，是柏林銀行握有大部分的股票，致使俄國股東毫無力量。自然，輸出資本的國家總是獲得最多的利益：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銀行』，在柏林發行了『西伯利亞商業銀行』底股票，而把這些股票放在自己的櫃子裏藏了一年之後，便以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的價格出售，即幾乎是以多一倍的價格出售而『賺得了』約六百萬盧布的利潤，即希法亭所稱呼的『創業利潤』。

據該書作者計算，彼得堡各最大銀行底全部『實力』等於八十二萬三千五百萬盧布，即幾達八十三億之多，同時作者又把各個國外銀行底『參與』，或更正確點說，各外國銀行底統治分配如下：法國銀行佔有百分之五十五，英國銀行佔有百分之十，德國銀行佔有百分之三十五。據作者計算，在這八十二萬三千五百萬活動資本總數中，有三十六萬八千七百萬，即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屬於各新迪

加，即『煤炭銷售公司』、『五金銷售公司』、『石油』、『煤油』、『冶金業』、『新迪加』、『水泥』、『新迪加』。可見，由於資本家壟斷公司形成的關係，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溶合的過程，在俄國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集中於少數人掌握而享有實際壟斷權的財政資本，因從事於創辦企業，發行有價證券，經營國家公債票等活動，而獲得有加無已的巨量利潤，以鞏固財政寡頭底統治，替壟斷者去向全社會徵收貢賦。以下便是希法亭從美國托拉斯實行『經營』的無數例子中引來的一個例子：一八八七年加福美爾把十五個小公司合併成爲一個糖業托拉斯，其資本總額等於六百五十萬美金。這個托拉斯底資本，如美國人所說的那樣『滲了水』，而估定爲五千萬美金。這樣『提高資本額』是預期到未來的壟斷利潤的，正如美國的鋼業托拉斯，因預期未來的壟斷利潤而購買了很多很多的鐵礦山一樣。果然，這個糖業托拉斯規定了壟斷性的價格，而獲得了很大的收入，結果竟能爲『滲水』七倍計算的資本支付百分之十的股息，即能爲在創辦托拉斯時實際上所交納的資本支付幾達百分之七十的股息！到一九

○九年時，這個托拉斯底資本已等於九千萬美金。在二十二年以內，資本數量增加了十倍以上。

在法國，『財政寡頭』底統治（『反對法國財政寡頭』一語，是李濟斯在一九〇八年印行第五版的那部名著之標題），只是所取的形式稍有不同而已。四個最大的銀行，在發行有價證券方面所享有的，並不是相對的壟斷權，而是『絕對的壟斷權』。事實上這是『幾個大銀行所組成的托拉斯』。壟斷權也就使它們能用發行證券的辦法獲得壟斷利潤。在締結借款條約時，借債方的國家所得到的，通常不會超過總數百分之九十；其餘百分之十，便由銀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銀行從四萬萬佛郎的中俄公債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八，從八萬萬佛郎的俄國公債（一九〇四年）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十，從六千二百五十萬佛郎的摩洛哥公債（一九〇四年）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十八又四分之三。資本主義底發展是以小規模的高利貸資本開始，而以極大規模的高利貸資本結束的。李濟斯說道：『法蘭西人是全歐洲的高利貸主』。一切經濟生活條件，因資本主義這種變

化而發生了深刻的變更。在人口、工業、商業和海運等等停頓時，「國家」却藉高利貸來發財致富。「拿出八百萬佛郎資本的五十個人，能够指揮四個銀行所有二十萬萬佛郎」。我們所說過的那個「參與」制，也產生出同樣的結果。最大銀行之一的「總公司」(Societe Generale)爲「女兒公司」。「埃及製糖廠」發行了六萬四千張債券。發行底行市是百分之一百五十，即是銀行從每一個盧布上賺得了五十個哥比。後來這個「女兒公司」底股息結果表明是虛假的時候，「大眾」便損失了九千萬至一萬萬法郎，而「總公司」底經理之一，便是「製糖廠」底「董事」。無怪乎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結論說：「法蘭西共和國是財政寡頭專制國」。

「財政寡頭統治一切，既宰制報紙，又宰制政府」。

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主要業務之一，其特別高度的利潤，在財政寡

① 見李濟斯所著反對法國財政寡頭一書(Lysis, "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ere en France")，第五版(一九〇八年巴黎版)，第一一頁，第一二頁，第二六頁，第三九頁，第四〇頁，第四八頁。

頭制底發展與鞏固中有極重大的作用。德國的銀行雜誌寫道：『在本國內部，沒有那一種事業，能獲得近似於在發行外國公債時作中介所賺得的那樣高度的利潤』。

『沒有那一種銀行業務，能像發行證券的事業那樣獲得高度的利潤。』據德意志經濟學家所作的統計，因發行工業企業證券而獲得的每年平均利潤數目如下：

一八九五年	三八·六%	一八九八年	六七·七%
一八九六年	三六·一%	一八九九年	六六·九%
一八九七年	六六·七%	一九〇〇年	五五·二%

『在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十年間，因發行德國工業證券而「賺得」的金錢，計達十萬萬以上』。

①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七期，第六三〇頁。

② 見史迪里赫所著前書，第一四三頁；並見蒙士所著十九世紀的德國國民經濟一書（*V.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 Jahrhundert*），第二版（一九〇九年），第五二六頁，附錄（八）。

在工業高漲時期，財政資本獲得無限大的利潤，而在衰落時期，小企業和不穩固的企業就陷於滅亡，大銀行便『參與』賤價收買這些企業的事業，或『參與』獲利的『整理』和『改組』這些企業的事業。在『整理』這些虧本企業時，『股票資本跌價，即收入是按照較小的資本量來分配，以後便把這種資本量當作基礎來計算收入了。或者倘若收入降低到零時，便吸收新的資本，把這種新資本與收入微細的舊資本結合起來，便能產生充分的收入了』。『而且，——希法亭又補充道，——現在這一切整理和改組手續，對於銀行有雙重的意義；第一，這是一種獲利的業務，第二，這是迫使窘乏的公司依賴於銀行的一種良好機會』。

請看如下的例子。多特蒙德城的礦業『聯合』股份公司，是在一八七二年創辦的。所發行的股票資本幾乎等於四千萬馬克，而當第一年獲得百分之十二的股

息時，股票市價便漲到百分之一百七十。財政資本就搭到了油，而賺得了二千八百萬的『小利』。在創辦這個公司的時候起了重要作用的，又是那個很順利地把自己的資本增加到了三萬萬馬克的最大德國銀行，即『匯兌公司』。後來『聯合』股份公司底股息降低到零了。股東們只好贊成『勾銷』資本，即喪失一部分資本，以免喪失全部資本。於是經過多次『整理』的結果，在三十年以內便從『聯合』股份公司賬簿上消失了七千三百萬以上的馬克。『現在，這個公司原先的股東們手裏所有的股票，只剩下票面價值百分之五了』<sup>②</sup>，而銀行在每次『整理』中，却繼續『賺錢』。

把發達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拿來做投機生意，也是財政資本所經營的一種特別有利益的業務。在這方面，銀行壟斷權是與地租壟斷權及交通壟斷權結合起來了，因為土地價格的增加，把土地分成小塊出售獲利的機會等等，首先是依

② 見史迪里爾所著前書，第一三八頁，以及李爾曼所著前書第五一頁。

這些土地與城市中心的交通是否便利為轉移，而這些交通纔是操在經過參與制和分配經理位置而與這些銀行相聯繫的大公司掌握中的。結果便形成了銀行雜誌職員，專門研究土地貿易及土地典押等事業的德國作家愛施維格所謂『泥潭』的局面：經營城郊土地買賣事業的投機狂，各建築公司的破產（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諾爾公司』的破產，這個公司因『最富足和最強大的』『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之助，抓得了達一萬萬馬克的巨款，而這個銀行，當然是經過『參與』制，即暗地裏，在背後動作，並且『不過』損失了一千二百萬馬克，便卸去了一切責任的），從那些浮吹的建築公司方面一無所得的小業主和工人們的破產，以及與『廉潔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機關勾結，用欺騙手段包辦頒發基地證書和市議會關於允准建造的文據等等。

● 見愛施維格所著泥潭一文（U. Eschwege: "Der Sumpf"），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九五二頁；同上，一九二二年第一期，第二二三及往下各頁。

『美國人的風俗』，本來是歐洲的教授們和慈善的資產者所假意厭棄的，而在財政資本時代，却簡直成了各國一切大城市中流行的風俗了。

一九一四年初，在柏林傳說要組織一個『運輸托拉斯』，即由三個柏林運輸企業（城市電氣鐵路公司，電車公司和公共馬車公司）組成一個『同益』公司。銀行雜誌載道：『當公共馬車公司底大部分股票轉到其他兩個運輸公司手裏的消息傳出時，我們就知道有這一種計劃存在。本來可以完全相信抱這種目的的人所說的話，他們是希望用統一調節運輸事業的方法來達到相當的節省。其中有一部分利益終究是能歸大眾享受的。但這個問題複雜化了，因為站在這個新創的運輸托拉斯背後的，是能隨意利用所壟斷的交通工具去適應其地段貿易利益的銀行。爲要相信這種完全斷語合理，祇須記起一件事實，就是在創辦城市電氣鐵路公司時，鼓勵創辦該公司的那個大銀行底各種利益就已經滲合進來了。換句話說，這個運輸企業利益是和地段貿易利益互相錯綜的。原來，這條城市電氣鐵道東面的支線必須經過屬於銀行的那些地段，而當該路建設工程已有保證時，銀行便把這

些土地賣出去，結果是使自己和幾個參與人獲得了巨量的利潤」<sup>①</sup>：

壟斷既然已經形成而操縱着幾十萬萬的資本，便絕對必然要深入於社會生活所有各方面，而不管政治制度或是任何其他『細節』怎樣。在德國經濟文獻上，通常都是阿諛式地讚美自己普魯士官吏的廉潔，而指摘法國人的巴拿馬式舞弊習氣或美國人的政治賄賂風氣。但是，實際上，甚至專論德國銀行事業的資產階級作品，也不得不時常遠遠越出單純銀行業務的範圍，例如，因官吏們轉到銀行中去服務的事實增多，而不得不論及『鑽營銀行位置的狂熱』、『在培倫街』（即『德意志銀行』所在地）、『暗中鑽營肥缺的德國官吏』，還有不受賄賂的麼」<sup>②</sup>？銀行雜誌出版人薩斯堡在一九〇九年著作了一篇標題為拜占廷式侵略政策底經濟

① 引自德意志銀行一文（“Valchestrust”），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九頁。

② 引自鑽營銀行位置的狂熱一文（“Der Zug zur Bank”）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一期，第七九頁。

意義的論文，曾說及威廉第二到巴力斯坦的旅行，以及「這次旅行的直接結果，即巴格達鐵道的建築」，而認為「這一件不幸的「德意志進取精神的大事件」，對於德國受到「包圍」一事」（所謂「包圍」是指愛得華第七底政策，他曾企圖孤立德國，而用帝國主義的反德同盟來包圍它）『應負的責任，要比我們所作的一切政治錯誤所負的責任還大』。我們已經提過的常在這個雜誌上撰稿的作家愛施維格，在一九一二年寫了標題為「財閥和官吏」的論文，其中揭露了一位德國官吏菲爾克爾底行爲。菲爾克爾本來是卡特爾問題研究委員會中的委員，嘗以努力作事見稱，而不久以後就在最大卡特爾（鋼鐵新迪加）中獲得了一個肥缺。這一類全非偶然的事件，便使這位資產階級的作家不得不承認說，「德國憲法在許多經濟生活方面所担保的經濟自由，都已成爲毫無意思的紙上空文」，在現有的財閥統治下，「甚至最普遍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們避免淪爲不自由人民的

厄運』。

至於講到俄國，那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夠了。數年前，所有報紙都記載過一個消息，說信貸局經理達維道夫離開政府職務，而在一個大銀行中獲得了一個位置，按照合同，他在數年中所得的薪俸，就要超過一百萬盧布以上。這個信貸局是個行政機關，其任務是『要統一全國一切信貸機關底活動』，並供給了首都各銀行八萬萬以至十萬萬盧布的津貼。

資本主義底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佔有極與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分離，貨幣資本與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分離，單靠從貨幣資本上獲得收入爲生的食利者與企業家及其他一切直接參加資本運用事業的人們分離。帝國主義或財政資本統治，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此時這種分離已達到了極大的程度。財政資本超越於其

● 仍見銀行雜誌，一九二二年第二期，第八二五頁，一九二三年第二期，第九六二頁。

● 見阿哈德所著前言，第二〇二頁。

他一切資本形式的事實，是表明食利者和財政寡頭佔有統治地位，是表明少數佔有財政『實力』的國家超越於其餘一切國家。至於這一過程已經達到了怎樣大的程度，可以從發行證券——發行各種有價證券——的統計中看出來。

賴馬克在國際統計研究所公報<sup>●</sup>上公佈了關於全世界發行證券最周詳，最完備並且可以比較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後來在經濟書籍中屢次分別引用過的。以下便是四個十年間的總結：

每十年內發行證券的數目（單位十萬萬佛郎）

一八七二—一八八〇	七六·一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	六四·五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一〇〇·四
一九〇一—一九一〇	一九七·八

●國際統計研究所公報 (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第十九卷，第二冊，一九二二年海牙版。——統計表第二欄，即關於各個小國家的材料，大體上是按一九〇二年的標準擬定而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特別是由於在普法戰爭以及戰後德國創業舞弊時代加緊發行公債的關係，全世界發行證券的總數提高了。一般和大體說來，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個十年間，增加速度比較還不很快，直到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才大量增加起來，十年之內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見，二十世紀初期，是一個轉變時代，不僅是在壟斷組織（卡特爾，新迪加，托拉斯）增長上發生了轉變（關於這點我們已經說過了），而且是在財政資本增長上也發生了轉變的時代。

據賴馬克估計，一九一〇年全世界有價證券總數，約有八千一百五十萬萬佛郎。他爲了刪去重複的大概數目，便把這個總數減到五千七百五十萬萬至六千萬萬佛郎。以下便是這個數目在各國間的分配情形（此地所引用的總數是六千萬萬）：

一九一〇年有價證券數目表（單位十萬萬佛郎）

英國	一四二	荷蘭	一二·五
美國	一三二	比利時	七·五
法國	一一〇	西班牙	七·五
德國	九五	瑞士	六·二五

俄國	三二	丹麥	三·七五
奧國	二四	瑞典、挪威	
意大利	一四	羅馬尼亞及	
日本	一一	其他國家	二·五

總共 六〇〇〇

根據這些數字，立刻便可看出，四個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是非常特出的，它們各佔有自一千萬萬至一千五百萬萬佛郎不等的有價證券。其中有兩個是最老而且是——這點我們往下就要說到——擁有殖民地最多的資本主義國家，即英國和法國；其他兩國是在發展速度方面和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生產中散佈程度方面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和德國。這四個國家一共擁有四千七百九十萬萬佛郎，即約佔全世界財政資本百分之八十。差不多全世界其他各國，都是這樣或那樣成爲這四個國家，這四個國際銀行家，這四個全世界財政資本「棟樑」底債務人和納貢者了。

現在，我們就要來特別考察資本輸出在造成財政資本國際依賴與聯繫網這一

專業中所起的作用。

#### 四 資本輸出

自由競爭佔完全統治的舊資本主義底特徵是商品輸出。壟斷制佔統治的現代資本主義底特徵是資本輸出。

資本主義是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商品生產，此時勞動力也成爲商品了。國內交換，尤其是國際交換之發展，就是資本主義底明顯特徵。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工業部門和各個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躍進性，是必不可免的。英國成爲資本主義國家，比其他各國都早，到十九世紀中葉時，它施行自由貿易，希圖成爲『環球作坊』，成爲供給所有各國製品的承辦人，而所有其他國家就應當供給它各種原料，作爲交換。但英國底這種壟斷地位，至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時期已被破壞了，因爲當時其他許多國家都用『保護』關稅實行自衛，而

發展成爲獨立資本主義國家了。二十世紀開始時，已形成了另外一種壟斷制：第一，在所有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都形成了資本家底壟斷聯合；第二，那些資本蓄積達到極大程度的少數最富國家已處於壟斷地位。結果在先進國家裏就出現了巨量的『過剩資本』。

倘若資本主義能把現在到處都遠遠落後於工業的農業發展起來，倘若資本主義能把雖有驚人技術進步發生，而到處都仍然還是半飢半飽，乞丐不如的民衆生活水準提高起來，那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資本過剩了。用小資產階級觀點批評資本主義的人，也就是往往提出這種『理由』的。但是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就不會是資本主義了，因爲發展上的不平衡性和大衆生活的貧困，是這種生產方式底根本必要條件和前提。當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時，過剩資本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衆生活水準，因爲這樣便會降低資本家底利潤，而是要把資本輸出到落後國家去，藉以提高利潤的。在這些落後國家中，因爲缺少資本的關係，利潤通常都是很高；地價較低，工資低廉，原料便宜。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可能，是因爲許

多落後國家已經捲入世界資本主義流通範圍，鐵道的主要路線已經建設起來或在開始建設；發展工業的起碼條件已有保障等等。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必要，是因為資本主義在少數國家中已經『成熟過度了』，『獲利的』投資場所已是不够了（在農業不發達與羣衆貧困的條件下）。

以下便是三個主要國家在國外所投資本的大概數目：

- 霍布森所著帝國主義一書（Hobson: "Imperialism"），一九〇二年倫敦版，第五八頁；黎舍爾所著前書，第三九五頁和第四〇四頁；安德特（P. Arndt）所寫一文，見全世界經濟文匯（"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一九一六年版，第七卷，第三五頁；賴馬克所著一文，見公報（Neymarck-Bulletin）；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第四九二頁；歐易·喬治（Lloyd-George）一九一五年五月四日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說，見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的每日電報（"Daily Telegraph"）；哈爾斯所著全世界經濟問題一書（B. Harms: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一九一二年耶拿版，第二三五及往下各頁；施里德（爾博士）所著全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一書（Sigmund Schider: "Entwicklungsstadien der Weltwirtschaft"），一九一二年柏林版，第一卷，第一五〇頁；皮施所著大不列顛資本之

投在國外的資本（單位十萬萬佛郎）

年份	英國	法國	德國
一八六二年	三·六	—	—
一八七二年	一五	一〇（一八六九年）	—
一八八二年	二二	一五（一八八〇年）	?
一八九三年	四二	二〇（一八九〇年）	?
一九〇二年	六二	二七—三七	一二·五
一九一四年	七五—一〇〇	六〇	四四·〇

由此可見，資本輸出是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時候，才大規模發展起來的。在

鐵道等一文（George Patsh: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s etc."），見皇家統計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第七十四卷，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號，第一六七及往下各頁；古馬里奇所著德國底經濟發展與德國銀行在國外的擴張一書（Georges Diebolt: "L'Expansion des banques allemandes a l'étranger, ses rapports avec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一九〇九年巴黎版，第八四頁。

大戰前夜，三個主要國家在國外所投的資本，已達一千七百五十萬萬以至二千萬萬佛郎。按最低限度的利率五厘計算，從這一數目上所得的收入，每年當達八十萬萬以至一百萬萬佛郎。這就是帝國主義壓迫剝削全世界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也就是少數最富國家中資本主義寄生性底堅實基礎！

這種投在外國的資本究竟怎樣分配於各個國家以及究竟投在什麼地方，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祇能給個大概的回答，但這個大概的回答，也能說明現代帝國主義底某些普遍的相互關係和聯繫：

國外資本分配於世界各洲的大概情形（一九一〇年左右）（單位十萬萬馬克）

	英國	法國	德國	總數
歐洲	四	二三	一八	四五
美洲	三七	四	一〇	五一
亞洲，非洲，澳洲	二九	八	七	四四
共計	七〇	三五	三五	一四〇

在英國佔居首要地位的，是它的殖民地地的領土，它在美洲也有很多的殖民地

(例如坎拿大)，亞洲以及其他地方更不必說了。英國巨量資本的輸出，是與巨量的殖民地領土有極密切關係的，關於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意義，我們以後還要講到。法國情形却不是如此。它輸到國外的資本，主要是投在歐洲，首先是投在俄國（至少有一百萬萬佛郎），並且多半是借貸資本，國家公債，而不是投在生產企業中的資本。法國帝國主義與佔有廣大殖民地的英國帝國主義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貸的帝國主義。德國帝國主義又是另外一種帝國主義：它的殖民地不多，它投在國外的資本，要比其他各國更為平均地分配於歐美兩洲之間。

資本的輸出，在所輸到的那些國家中，是要影響到那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且異常加速這種發展的。因此，資本的輸出，在某種程度上固然是引起輸出國發展上相當的停滯，但這種停滯又只會使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擴大加深其向前的發展。

輸出資本的國家，幾乎是常常有機會獲得相當的『利益』，這種利益底性質就能暴露財政資本和壟斷組織統治時代底特性。例如柏林的銀行雜誌在一九一三

年十月寫道：

『在國際的資本市場上，近來表演着一種很值得亞力斯多芬舉筆描寫的滑稽劇。很多的外方國家，自西班牙到巴爾幹，自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向巨大的貨幣市場公開或祕密地要求借款，有時是十分急迫地要求借款。現在，貨幣市場上的情形並不怎樣美妙，而政治的前途也不可樂觀。但是，沒有一個貨幣市場敢於拒絕發給借款，因為生怕鄰國捷足先登，同意借款，而相繼獲得相當報酬。在締結這種國際契約時，債權人幾乎是常常多沾利益的：商務條約上的優惠條件，開設煤站，建設海港，利益豐厚的租借，定購大炮』●

財政資本造成了壟斷組織統治的時代。而壟斷組織到處都施行壟斷的原則；利用『聯繫』來訂立有利的契約，以代替公開市場上的競爭。最普遍的現象，就是規定拿一部分借款來購買債權國底出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作為借款

的條件。法國在最近二十年來（一八九〇至一九一〇年）時常採用這種手段。資本輸出成了鼓勵商品輸出的手段。在這種情形下，各個特別巨大企業彼此訂立的契約，往往——如施里德爾所『柔和』描寫的那樣，——『近於收買行徑』。德國的克虜伯，法國的司奈德，英國的阿姆司脫龍，便是這種商號底標本，它們與巨大銀行和政府皆有祕密的聯繫，在締結借款條約時，是不易『避開』它們的。

法國借款給俄國的時候，便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六日締結的商務條約上把它『逼迫了』一下，而獲得相當的讓步，直至一九一七年爲止；同樣，法國根據它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與日本締結的商務條約，也從日本方面獲得了相當的讓步。奧國和塞爾維亞兩國關稅戰爭，從一九〇六年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一一年，而只有過七個月的休戰，其一部分原因就是奧國和法國在供給塞爾維亞軍需品。

●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四六，三五六及三七一等頁。

方面發生的競爭。德沙尼爾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在衆議院中說道，法國各商號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間供給了塞爾維亞價值四千五百萬佛郎的軍用品。

奧匈帝國駐沙保羅（巴西）領事在工作報告中說道：『巴西鐵道建築工程，大部分是用法比英德等國資本進行的；這些國家在簽訂與鐵道建築工程相關連的財政手續契約時獲得了供給鐵道建築料的特權』。

由此可見，財政資本真可說是把它的密網佈滿於世界各國了。在這方面，建立於殖民地的銀行和分行，實有很大的作用。德國帝國主義者看見『老牌』殖民帝國在這方面特別『順利』的情形，真是羨慕不已：在一九〇四年，英國有五十個殖民地銀行和二千二百七十九個分行（一九一〇年，有七十二個銀行和五千四百四十九個分行），法國有二十個殖民地銀行和一百三十六個分行，荷蘭有十六個殖民地銀行和六十八個分行，而德國却『祇有』十三個殖民地銀行和七十個分行。美國資本家又妬羨英德兩國資本家，而於一九一五年訴說道：『在南美洲，五個德國銀行有四十個分行，五個英國銀行有七十個分行……在最近二十五

年來，英德兩國在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投了四十萬萬美金左右的資本，結果它們支配了這三國裏面全部商業百分之四十六<sup>①</sup>。

在假借的意義來講，輸出資本的國家已把世界分完了。但財政資本又達到了實行直接分割世界。

## 五 各資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

資本家底壟斷同盟，即卡特爾，新迪加，托拉斯，首先就分割國內市場，將

① 黎查爾所著前書，第四版，第三七五頁，並見吉烏里奇所著前書，第二八三頁。

② 見美國政治和社會科學研究處紀事刊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第五十九卷，一九一五年五月出版，第二〇一頁。在同卷第三三二頁上又指明說，有名的統計學家皮施在財政雜誌統計家 (*Statist*) 最近一期上發表的論文中，認為英德法比荷五國所輸出的資本總數，計有四百萬萬美金，即等於二千萬萬佛郎。

本國生產幾乎完全奪入自己掌握之中。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國內市場是必然和國外市場相連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全世界的市場。所以隨着資本輸出之增加，隨着一切國外聯系和殖民地聯系之擴大，隨着最大壟斷同盟底「勢力範圍」之擴張，便「自然」要發生它們相互間的國際協定，形成國際卡特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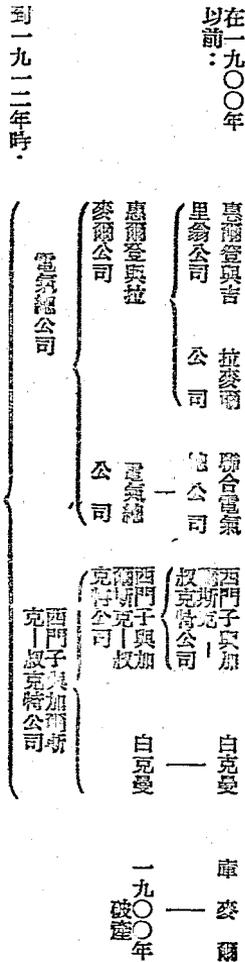
這便是全世界資本集中和生產集中底新階段，較先前集中程度高得無比。我們且來看看這種超等壟斷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吧。

電氣工業是最足以代表最新技術進步和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的工業部門。這個工業部門，在兩個最先進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和德國，是最為發達的。在德國，一九〇〇年的危機，特別厲害地加緊了這工業部門的集中。當時那些已與工業充分密切混合生長了的銀行，在這個危機時期更極度加速加深了較小企業崩壞的過程，較小企業被大企業吞併的過程。「凡最需要銀行幫助的那些企業，——愛德思寫道，——銀行恰巧拒絕予以幫助，於是那些和銀行無密切關係的公司，起初雖有過瘋狂的興盛，後來却遭過了無可救藥的破

『產』。

結果，在一九〇〇年以後，集中過程便大步前進了。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電氣工業中有七八個『集團』，其中每個集團都包含有數個公司（總共有二十八個公司），每個集團背後站着有兩個以至十一個銀行。到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所有這些集團都合併成爲兩個或一個集團了。且看這個過程是怎樣發展的：

電氣工業中的集團



● 見德恩所著前書，頁二三三頁。

這樣發展起來的著名的『電氣總公司』，一共統治着一百七十以至兩百個公司（經過『參與』制），其所支配的資本總共約十五萬萬馬克。單就它的國外直接代表機關數目來說，就有三十四個，其中十二個是股份公司，分佈於十多個國家中。還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德國電氣工業在國外所投的資本，已經等於二萬三千三百萬馬克，其中有六千二百萬是投在俄國的。不用說，這個『電氣總公司』是一個極大的『聯合』企業，單就它所有的製造公司數目來說，便有十六個，這些公司製造着各種不同的產品，從被覆線和隔電器起，直至汽車以及航空器具止。

但是，歐洲的集中過程，也就是美國集中過程底一個組成部分。其經過情形如下：

總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湯姆生、羅斯東公司爲

愛迪生公司爲歐洲創設了『法國愛迪生

美國

歐洲創設了一個公司

公司』，後者又把專有權轉讓給德國公司

德國

聯合電氣公司

電氣總公司 (A.E.G.)

電氣總公司 (A.E.G.)

這樣便形成了兩個電氣『強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完全不倚賴於它們的電氣公司了』，——海尼格在他那篇標題為電氣托拉斯之路的論文中這樣寫道。關於這兩個『托拉斯』底週轉和企業規模，下列數目字便能使我們得到一個很不完全的大概觀念：

	商品週轉 (單位百萬馬克)	僱員人數	純利 (單位百萬馬克)
美國的『總電氣公司』 (G.E.C.)	一九〇七年 二五二	二八、〇〇〇	三五·四
	一九一〇年 二九八	三二、〇〇〇	四五·六
德國的『電氣總公司』 (A.E.G.)	一九〇七年 一一六	三〇、七〇〇	一四·五
	一九一一年 三六二	六〇、八〇〇	二一·七

一九〇七年，美國的托拉斯和德國的托拉斯締結了分割世界的條約。競爭便

從此停止了。美國的『電氣公司』『獲得了』美國和加拿大；德國的『電氣總公司』『分得了』德國、奧國、俄國、荷蘭、丹麥、瑞士、土耳其和巴爾幹。關於『女兒公司』，又締結了特殊的——當然是秘密的——條約，這些『女兒公司』逐漸侵入新的工業部門以及『新的』而表面上尙未分割的國家中去。此外，條約上還規定互相交換新發明和實驗成績。

要和這個實際上是統一的，全世界的，支配有數十萬萬資本，在天涯地角都有其『支店』，代表機關，代辦處及聯系等等的托拉斯來競爭，不待說是很難很難的。但是，這兩個強大托拉斯分割世界的事實，當然並不能排除在勢力對比因不平衡發展，戰爭，破產等等的關係而發生變更時實行重新分割世界的可能。

煤油工業便是企圖實行這種重新分割，為重新分割世界而鬥爭的一個極可注意的例子。

● 見魯賓遜所著通書，吉烏里所著通書，第三三九頁，海尼格所著通書一文。

「世界的煤油市場，——愛德思在一九〇五年寫道，——現在還是由兩個巨大財政集團所割據着，這兩個集團便是美國的各克費爾「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和俄國的巴庫煤油田主人路特希理德與諾貝爾。這兩個集團彼此有密切的聯系，但是幾年以來，它們的壟斷地位已受到五大敵人方面的威脅：

- （一）美國煤油源的窮竭，
- （二）巴庫的曼德舍夫公司方面的競爭，
- （三）奧國的煤油源，
- （四）羅馬尼亞的煤油源，
- （五）海外的煤油源，特別是荷屬殖民地（極富足的「撒姆爾」公司和「協爾」公司，也是與英國資本有聯系的）。後面

三批企業是與最大的「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那些德國大銀行有聯系的。這些銀行有條不紊地獨自發展煤油業，例如在羅馬尼亞，以求獲得它們「自己」據

。在羅馬尼亞煤油業中，一九〇七年計有外資一萬八千五百萬佛郎，其中德資

佔七千四百萬」。

經濟作品中逕直稱爲『分割世界』的鬥爭開始了。一方面，洛克費爾底『美孚油公司』想要奪得一切，便在荷蘭境內設立了『女兒公司』，收買荷蘭屬印度的煤油源，想以此打擊它的那個主要敵人，即英荷合資創辦的『協爾』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銀行』及其他柏林銀行又力求把羅馬尼亞『保持』在『自己』手裏，而把它與俄國統一起來反對洛克費爾。但是，洛克費爾佔有更大的資本，且擁有運輸煤油和輸送煤油給消費者的卓越組織。這個鬥爭結果必然要使『德意志銀行』遭到失敗，而且真正在一九〇七年遭到了完全失敗，此時『德意志銀行』只有兩條出路：或是甘願受到數百萬損失而取消它的『煤油利益』，或是屈服。結果『德意志銀行』選定了後一條出路，而與『美孚油公司』訂結了很不利於自己的條約。照此條約，『德意志銀行』必須『不作任何損害美國利益的經營』，但

同時又規定，在德國一旦通過政府壟斷煤油的法律時，這個條約便應失其効力。

『煤油趣劇』從此開始了。德國一個財政大王格文涅爾爵士，即『德意志銀行』經理，委託他的私人書記史道斯開始進行主張煤油壟斷的宣傳。這個最大柏林銀行底全部龐大機關及其所有一切廣泛的『聯系』都一齊動作起來，報章上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喊聲，說要反對美國托拉斯方面的『羈絆』。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五日德國國會幾乎是一致通過決議，請政府製定煤油壟斷法案。政府馬上響應了這個『大眾歡迎的』主張，於是『德意志銀行』想欺騙其美國對手，用國家壟斷的手段來補繕自己業務的這一套把戲，就好像是已經獲得勝利了。德國煤油大王已在預嘗着不亞於俄國糖廠主人的那種巨量利潤的滋味……但是第一，德國各大銀行彼此發生了分贓的爭執，『匯兌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銀行』貪求私利的企圖；第二，政府害怕與洛克費爾鬥爭，因為德國能否不必經過洛克費爾而獲得煤油，是很成問題的（因為羅馬尼亞的生產率不大）；第三，一九一三年德國要花費十萬萬金錢去從事於戰爭的準備。壟斷的法案擱置下去了。鬥爭結果是

洛克費爾「美孚油公司」暫時獲得了勝利。

倘若銀行雜誌論到這點時寫道，德國祇有施行電氣壟斷，變水力為廉價的電氣，才能與「美孚油公司」鬥爭。但是，——銀行雜誌補充說道，——「電氣壟斷制，只有生產者需要它的時候，才會成立的；就是說，只有在下一次電氣業大危機已經逼近，而各私家電氣「康采恩」現時在各處所設立，並且已從市政局和政府等方面獲得了某些部分壟斷權的那些高昂的巨型電站，處於不能獲利的時候，才會成立的。到那時候，就會必須採用水力；但是也不能由政府出資來把水力變成廉價的電氣，而還是必得交給「受政府監督的私人壟斷組織」去經營，因為私資工業已經訂立了許多契約而商定了可以取得巨量的價金……以前加里業的壟斷是如此，現在煤油的壟斷是如此，將來電氣的壟斷也會是如此。我們的那些迷戀於美妙原則的國家社會主義者，畢竟應當瞭解：德國實行的壟斷制，從來也沒有抱定想使消費者獲得利益或給政府一部分企業利潤的目的，當然也就沒有達到過這樣的結果，而始終都是由國家負責來挽救將近破產的私人工業的一種手

段」。

德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不得不作出這種寶貴的供認。在這裏，我們很清楚地看到，私人的壟斷和國家的壟斷在財政資本時代怎樣連成一氣，它們兩者實際上不過是各最大壟斷者爲分割世界所進行的帝國主義鬥爭中的個別環節。

商航事業方面集中過程莫大的增長，也引起了分割世界的結果。德國形成了兩個最大的公司，即『漢堡美洲定期輪船公司』和『北德路易郵船公司』，各有資本二萬萬馬克（股票和債券）和價值一萬八千五百萬至一萬八千九百萬馬克的輪船。另一方面，美國在一九〇三年一月一日成立了所謂摩爾根托拉斯，叫做『海上貿易國際公司』，它把英美兩國九個輪船公司統一起來，擁有資本一萬二千萬美金（四萬八千萬馬克）。德國資本大王們和這個英美托拉斯間，在一九〇

● 見銀行雜誌，一九二二年第一期，第一〇三六頁；一九二二年第二期，第六二九頁，一九一三年第一期，第三八八頁。

三年時就因分配利潤而締結了分割世界的條約。德國的公司放棄了在英美兩國間轉運事業上的競爭。條約上很明確規定那些海港「屬於」誰，並且成立了一個共同的監察委員會等等。條約有效期限是二十年，但規定有一個附帶條件：在一旦發生戰爭時，該約即應失其效力①。

國際鐵軌卡特爾形成的歷史，也是異常耐人尋味的。英比德三國的鐵軌製造廠在一八八四年間，即工業情形極端衰落的時候就第一次作過組織這樣一個卡特爾的嘗試。加入協約的各國工廠，同意彼此不競爭各訂約國內部的市場，而把國外市場按如下標準分割了：英國獲得百分之六六，德國獲得百分之二七，比利時獲得百分之七。印度完全給予英國。爲了反對一個沒有加入協約的英國公司，便合力舉行進攻，而照商品賣價總量中抽取相當部分來補償這一進攻的耗費。但到一八八六年時，就有兩個英國公司退出了同盟，而這個同盟便從此瓦解了。很值

①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一二五頁。

得注意的，就是在後來發生的幾次工業興盛的時期中，始終沒能達到過協定。

一九〇四年初，在德國成立了鋼業新迪加。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又按如下標準而把『國際鐵軌卡特爾』恢復起來了：英國獲得百分之五三點五，德國獲得百分之二八點八三，比利時獲得百分之二七點六七。後來法國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三年中所得的份額是在超過百分之百以上的總數中佔有百分之四點八，百分之五點八和百分之六點四，即是在達到百分之一〇四點八，百分之一〇五點八和百分之一〇六點四的數目中獲得上述的部分。一九〇五年，又有美國的『鋼業托拉斯』（『鋼業公司』）加入進來，隨後奧國和西班牙也加入了。『現在，——福格爾施坦在一九一〇年間寫道，——地球已經分完了，於是大消費者，尤其是國營鐵道，也就因為世界已被分割完結，而且沒有顧及它們利益的關係，可以像仙人一樣到天堂裏去隱居了』。

● 見福格爾施坦所著組織形式一書（Vogelstein "Organisationsformen"），第一〇〇頁。

又有一九〇九年成立的國際鑄業新迪加，它在德比法西英五國工廠所組成的三個集團間正確地分配了生產的分量。還有國際火藥托拉斯，它據李甫曼說，『是所有一切德國炸藥製造廠間最新式的密切的同盟，後來，這些製造廠與法美兩個同樣組成的炸藥製造廠，共同分割了全世界』。

照李甫曼計算，德國所參加的國際卡特爾，在一八九七年約有四十個，而在一九一〇年便有一百個左右了。

有些資產階級的作家（完全叛變了自己所持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例如一九〇九年立場的考茨基，現在也附和他們的意見了）認為，國際卡特爾是資本國際化底最明顯表現之一，它令人能希望在資本主義下達到民族間的和平。這種意見，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的，而在實踐上是一種詭辯，是一種為最惡劣機會主義的

● 見李甫曼所著卡特爾與托拉斯一書（Luftmann "Kartelle und Trusts"），第二版，第一六一頁。

卑污手段。國際卡特爾表明現在資本家底壟斷組織已發達到怎樣的程度，各資本家同盟究竟爲了什麼而進行着鬥爭。後面這一點最關重要：祇有它才能向我們說明現時事變底歷史經濟內容，因爲鬥爭形式可能變更，而且確實在經常依照種種較爲次要和暫時性的原因而變更着，但是鬥爭底本質，它的階級內容，祇要階級一天存在着，總是不能變更的。例如德國資產階級（考茨基在理論上的推論方面實已轉入德國資產階級那裏去了，關於這點，我們以後還要說到）爲了自己的利益，自然要掩蔽現代經濟鬥爭（分割世界）底內容，而強調這個鬥爭底某種形式。考茨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裏所說的當然不只是德國資產階級，而是全世界資產階級。資本家實行分割世界，並不是由於他們有特別的惡意，而是因爲現有的集中程度迫着他們走上這條道路去獲取利潤；而且他們分割世界，是「按資本」，「按實力」來作的，因爲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有別種分割法。實力是隨經濟上政治上的發展而變更的；爲要瞭解現時的事變，必須知道那些問題是由實力變更來解決，至於這些變更究竟是「純粹」經濟上的變更，還是

經濟範圍以外的（例如軍事的）變更，却是次要的問題，絲毫也不能改變對於資本主義最新階段的基本觀點。用資本家同盟相互鬥爭與妥協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不和平的，後天又是不和平的形式）問題去偷換鬥爭與妥協底內容問題，就等於墮落到詭辯家的地步。

最新資本主義時代表明給我們看，各個資本家同盟彼此根據經濟上分割世界的這一基礎形成了相當的關係，而與此同時並存，與此密切相關的，便是各個政治同盟；即各個國家，彼此也根據領土上分割世界的這一基礎，根據爭奪殖民地這一基礎，根據『爭奪經濟領土』的這一基礎形成了相當的關係。

## 六 列強分割世界

地理學家蘇丹在他論歐洲殖民地領土之擴張一書中，對十九世紀末期殖民地擴張的情形，作了如下一個簡短的總結

屬於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地面積百分比(包括美國在內)

	一八七六年	一九〇〇年	增減數
在非洲的	一〇·八%	九〇·四%	+ 七九·六%
在玻里內西亞的	五六·八%	九八·九%	+ 四二·一%
在亞洲的	五一·五%	五六·六%	+ 五·一%
在澳洲的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
在美國的	二七·五%	二七·二%	— 〇·三%

『所以，——蘇洋總結起來說，——分割非洲和玻里內西亞，便是這個時代底特點』。因為在亞洲和美洲已經沒有未被佔據，即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土了，所以我們必須把蘇洋底結論擴大起來而說道：最終分割世界，便是這個時期底特點。所謂最終，並不是說再沒有可能實行重新分割了，——恰巧相反，重新分割是可能的，並且是必不可免的，而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底殖民政策，已經使

● 見蘇洋所著歐洲殖民地領土之擴展一書 (A. Supan: "Die ter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 一九〇六年版, 第二五四頁。

佔據地球上所有未被佔據的土地的過程完畢了。世界是第一次已被分完了，所以將來祇有實行重新分割，即是從一個『主人』轉歸另一個『主人』而不是從無主的轉歸『主人』了。

所以，我們是處在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時代，這個殖民政策和『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最新階段』，即財政資本，有異常密切的聯系。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詳細考察事實的材料，以便盡量確切地查明這個時代和先前各個時代的區別，以及現在的實際情形。這裏，首先就發生了兩個事實問題：是不是恰巧在財政資本時代，殖民政策加強起來，爭奪殖民地的鬥爭尖銳化起來呢？在這方面，現時世界被分割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美國作家莫里斯在他的論殖民政策史的著作中<sup>①</sup>，企圖把英法德三國在十九

① 見莫里斯所著殖民政策史一書 (Henry C. Morris: "The history of colonialization"), 1900年紐約版，第二卷，第八八頁；第一卷，第四一九頁；第二卷，第三〇四頁。

世紀各個時期所有殖民地領土面積統計材料歸納起來。現在把他所得出的總結簡錄如下：

殖民地領土面積

年 份	英國		法國		德國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萬)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萬)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萬)
一八一五至 一八三〇年	?	一二六·四	〇·〇二	〇·五	—	—
一八六〇年	二·五	一四五·一	〇·二	三·四	—	—
一八八〇年	七·七	二六七·九	〇·七	七·五	—	—
一八九九年	九·三	三〇九·〇	三·七	五六·四	一·〇	一四·七

英國特別加緊奪取殖民地，是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時期，並且在十九世紀末葉二十年間也加緊得頗為厲害。法德兩國特別加緊奪取殖民地，正是在這二十年間。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壟斷前期的資本主義，即以自由競爭制統治的資本主義發展極廣的時期，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現在我們知道，正是

在·這·個·時·期·以·後·，便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巨大『高潮』，並異常加強了分割世界領土的鬥爭。所以，資本主義進到壟斷階段，進到財政資本階段，顯然是和分割世界鬥爭尖銳化的事實聯系着的。

霍柏森在他論帝國主義的著作中，把一八八四年至一九〇〇年這一時代劃爲歐洲列強加緊擴展領土的時代。據他的計算，在這個時期中，英國奪得了三百七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五千七百萬人口；法國奪得了三百六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三千六百五十萬人口；德國奪得了一百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一千六百七十萬人口；比利時奪得了九十萬平方哩的面積連同三千萬人口；葡萄牙奪得了八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九百萬人口。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十九世紀末，特別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拚命爭奪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對外政策史中有目共觀的事實。

在英國自由競爭最興盛的時代，即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六〇年代間，英國佔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反對殖民政策的，他們認爲，解放殖民地，使殖民地完全脫離英國，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貝爾在他發表於一八九八年

的論現代英國帝國主義的文章<sup>①</sup>中指出，在一八五二年的時候，如笛斯勒利這樣一個一般說來是很傾向於帝國主義的英國政府要人，尙且說過：『殖民地是懸在我們頸上的磨石』。而到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成爲當代英國主人公的，却已是公開宣傳帝國主義和毫無顧忌地實行着帝國主義政策的羅德斯和張伯倫了！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些佔領導地位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家，在當時已經明白認識了現代帝國主義底所謂純粹經濟根源和社會政治根源間的聯系。張伯倫當時宣傳帝國主義是『真正的，聰明而合理的政策』，並特別指出了英國當時在世界市場上所遇到的德美比方面的競爭。資本家當時說，補救的方法就是壟斷，於是他們就創辦卡特爾，新迪加和托拉斯。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也重複着說，補救的方法就是壟斷，於是他們就急於去奪取世界上尙未分割的土地。羅德斯，據他的密友新聞記者斯特德敘述，在一八九五年論到自己的帝國主義思想時告訴他說：

① 見新時代雜誌（"Die Neue Zeit"），第十六卷，一八九八年第一期，第三〇二頁。

『我昨天在倫敦東隅（工人區）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的會議。我在那裏所聽到的粗野的發言，充滿了要求『麵包，麵包！』的呼聲。回家時，我把所看見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結果我便比以前更相信帝國主義底重要了……我的宗旨，是要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說，爲使聯合王國四千萬人民免除殘酷內戰的危險，我們殖民主義的政治家應當佔領新的領土，以求安插過剩的人口，取得新的區域來銷售我國工廠與礦山所出產的貨物。我常常說，帝國就是飯碗問題。要是你不願意內戰，你就應當做帝國主義者』。

這就是巨萬富翁，財政大王，英布戰爭罪魁羅德斯在一八九五年所說的話。他擁護帝國主義的言論，雖然是粗笨了一點，雖然是公然無恥，但按實質說，他和馬斯洛夫、狄得庫木、波特列索夫、達維德諸位先生和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創始人等等底『理論』，是沒有什麼不同的。羅德斯是一位稍微誠實一點的社會沙

文主義者……

爲要對分割世界領土和最近幾十年來在這方面所發生的變動，給一個較確切的敘述，我們且來利用蘇泮在上述那部著作中對世界列強殖民地領土問題所作的統計。蘇泮所考察的是一八七六年和一九〇〇年的情形。我們現在就拿一八七六年（他選定這一年，是很恰當的，因爲這年正是西歐資本主義壟斷期前發展階段大體上已經完結的時期）和一九一四年的情形來加以考察，並以胡伯納底地理統計表上更新的數目字來替代蘇泮底數目字。蘇泮只考察了殖民地，而我們認爲要描寫出一幅完備的世界分割情景，最好是把關於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簡略數目字也都增補進去。我們把波斯、中國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個國家差不多已完全變成了殖民地，第二第三兩個國家正在變成殖民地。

結果我們便得到如下的總結：

列強佔有的殖民地領土（面積單位百萬平方公里，人口單位百萬）

	殖民地		宗主國		總計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英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俄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法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德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美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日本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其他強國（比利時，荷蘭等）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半殖民地（波斯，中國，土耳其）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其餘各國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六大強國共計	四〇・四二七三・八	六五〇・五二三四	一六・五四三七・二	八一・五九六〇・六	一四・五三六一・二	二八〇・二八九・九
其他強國（比利時，荷蘭等）	四〇・四二七三・八	六五〇・五二三四	一六・五四三七・二	八一・五九六〇・六	一四・五三六一・二	二八〇・二八九・九
半殖民地（波斯，中國，土耳其）	四〇・四二七三・八	六五〇・五二三四	一六・五四三七・二	八一・五九六〇・六	一四・五三六一・二	二八〇・二八九・九
其餘各國	四〇・四二七三・八	六五〇・五二三四	一六・五四三七・二	八一・五九六〇・六	一四・五三六一・二	二八〇・二八九・九
全地球	一三三・九一・六	五七〇・七二・二	一三三・九一・六	五七〇・七二・二	一三三・九一・六	五七〇・七二・二

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世界是分割『完

畢」了。自一八七六年後，殖民地領土已大規模地擴展了：六個最大強國所有的殖民地領土增加了一倍半以上，即由四千萬平方公里增加到了六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增加數等於二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即比各宗主國總共的面積（一千六百萬）多至一倍半以上。其中三個強國在一八七六年時還沒有一點殖民地，而第四個強國，即法國，當時也差不多一點都沒有。到一九一四年時，這四個強國已獲得了面積一千四百一十萬平方公里，即約比歐洲面積多至一倍半的殖民地領土，所包含的人口幾達一萬萬人之多。殖民地的擴展是異常不平衡的。例如，我們若拿面積大小和人口數量都相差不遠的法德日三國來比較，便可看見法國所佔有的殖民地領土（按面積說），幾乎等於德日兩國殖民地領土總和的兩倍。不過，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代初期，法國財政資本底數量大概也要比德日兩國合共數目多幾倍。除開純粹的經濟條件而外，地理及其他等等條件也是以這些經濟條件為基礎而影響於殖民地領土的大小。近幾十年來，在大工業，交易和財政資本發展的壓力下，世界各國均等化，各國經濟與生活條件平等化雖然進展得很

快，但各國彼此間的差別還是不小的。在上述六國中，我們看見，一方面是進步得異常迅速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德國，日本）；另一方面，却是老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和英國），它們近年來的進步要比前面幾國慢得多；第三方面，還有一個在經濟上最落後的國家（俄國），這裏最新的資本帝國主義，可以說是由資本主義前期種種關係所結成的特別稠密的網子籠罩着。

除了大強國底殖民地領土以外，我們在統計表上還列進了各個小國家底小塊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可以說是在可能和一定會實行『重新分割殖民地』時所爭取的最近目標。這些小國家之所以能保持其殖民地，主要是因爲各大強國彼此間存在有一種妨礙分贓妥協的利害矛盾和磨擦等等。至於『半殖民地』國家，那它們便是自然界和社會一切部門中所常見的過渡形式的例子。財政資本在一切經濟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佔有異常巨大的勢力，可以說是決定一切的勢力，能支配那些享有完全政治獨立地位的國家，並且在實際上已經支配了這些國家；關於這種事實的例子，我們馬上就要說到。但是，對於財政資本最『方便』最有利的，當然

是以被支配的國家和民族喪失獨立地位爲條件的那種支配。在這一點上，半殖民地國家，便是標本式的「中間」形式。爭奪這些半獨立國的鬥爭，在世界其餘部分已瓜分完結的財政資本時代，當然是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了。

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是在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以前也有過的，甚至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就已經有過的。以奴隸制度爲基礎的羅馬進行了殖民政策，實行了帝國主義。但是「一般」談論帝國主義，而忘記或忽視各種社會經濟形態彼此根本區別的議論，就必然會變成爲最空洞的廢話或虛誇，例如把「大羅馬和大不列顛」相提並論<sup>①</sup>。其實，資本主義過去各階段上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也是與財政資本底殖民政策大不相同的。

最新資本主義底主要特點便是最大企業家壟斷同盟底統治。當所有原料的來

① 見利卡斯所著大羅馬與大不列顛一書(C. P. Lucas: "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

一九二二年初莫斯科版，或見克羅麥爾所著古代與現代帝國主義一書(Earl of Cromer: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一九一〇年倫敦版。

源都掌握於一手的時候，這種壟斷同盟便堅固無比了。我們已經知道，各資本家國際同盟也就因此而拚命集中力量去剝奪敵方一切競爭的可能，購買各種原料來源，例如鐵礦山或煤油源等等。只有佔領殖民地，才可完全保障壟斷組織在與競爭者鬥爭中戰勝各種意外的危險，甚至能戰勝敵方企圖用國家壟斷的法律來實行自衛的那種危險。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缺乏愈覺厲害，競爭和獵取全世界原料來源的鬥爭愈緊張，於是爲佔據殖民地的鬥爭也就愈帶拚命的性質。

『我們，——施里德爾說，——可以提出一個也許使某些人覺得荒誕無稽的斷語：即城市和工業人口的增加，在最近的將來與其說會遇到食品缺乏方面的障礙，倒不如說會遇到工業原料缺乏方面的障礙』。例如愈趨愈貴的木材方面的缺乏，皮革方面的缺乏，紡織工業原料方面的缺乏，都日益緊張起來。『工業家同盟企圖在全世界範圍中造成農業和工業相互的平衡；一九〇四年幾個主要工業國家棉織業工廠主同盟所成立的國際同盟便是一個例子；後來在一九一〇年間，歐洲各國麻績業工廠主同盟也成立了這樣一個同盟』。

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尤其是他們中間的現今的考茨基派，當然企圖把這種事實底意義減輕，硬說原料『可以』不用『昂貴而危險的』殖民政策，而在自由的市場上獲得，說原料供給是『可能』用『簡單』改良一般農業條件而使之大大增加起來。但是，這種說法變成了辯護帝國主義的議論，變成了粉飾帝國主義的辭藻，因為它的出發點就是忘記了現代資本主義底主要特點，即壟斷。自由市場日益成爲過去的事情了；壟斷性的新迪加和托拉斯日益減削自由市場；而『簡單』改良農業條件，就是改善民衆生活狀況，就是提高工資，減少利潤。試問，除了甜蜜改良派底幻想以外，那裏會有能於關懷民衆生活，而不去設法奪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財政資本，不但重視已經發現的原料來源，而且重視那些潛在的來源，因為在現今時代中，技術進步的迅速，是不可思議的，今天無利可圖的土地，明天要

是發明了新的方法（爲了這一個目的，大銀行能夠派遣大批工程師和農業學家等等去進行專門的調查），或是投入了大量的資本，就會變成有利可圖的了。礦源的調查，新的製造方法以及利用各種原料的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財政資本必然企圖擴大經濟領域，甚至企圖廣大一般領域。托拉斯計算將來『可能的』（不是現在的）利潤和計算將來的壟斷結果，而按兩三倍估價的標準把自己的財產資本化；同樣，財政資本估計到可能的原料富源，生怕在爭奪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後幾塊土地，或爲重新分割已經分完了一些土地的瘋狂鬥爭中落後於他人，所以總想奪得儘量多的土地，而不管要用什麼手段，不管這塊土地好壞如何，不管它位置在什麼地方。

英國資本家極力設法在他們自己的殖民地埃及一帶，發展棉花的生產（一九〇四年埃及二百三十萬公畝耕地中，已經有六十萬公畝，即四分之一強的面積，是種植棉花的），俄國資本家想在他們自己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一帶發展棉花生產，因爲他們這樣來作，便能更容易地戰勝國外的競爭者，更容易獲得壟斷原料

產地的地位，更能用『聯合制的』生產，用包攬棉花生產製造方面一切手續的辦法去創立一個更經濟更有利的紡織業托拉斯。

資本輸出底利益也同樣要促進掠取殖民地的舉動，因為在殖民地市場上，更容易（有時甚至祇能在這個殖民地市場上）用壟斷的手段去消滅競爭者，獲得承辦權，鞏固相當的『聯繫』等等。

在財政資本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非經濟的上層建築，財政資本底政策和思想體系，都使奪取殖民地的趨向加強起來。希法亭很正確地說過：『財政資本不是傾向於自由，而是傾向於統治』。有一位法國資產階級的作家好像是發揮和補充羅德斯上述的意見<sup>⑥</sup>而寫道：現代的殖民政策，除有各種經濟原因而外，還有許多社會原因：『由於生活日益艱難，不僅使工人羣衆感受痛苦，而且使中等階級感受痛苦，於是在一切老文明國家中，便積累起一種危及社會安寧的急燥，憤

⑥ 見本卷第八九四頁。——譯者。

怒和怨恨心理；脫離了一定階級常軌的力量必須找到應用的場所，要讓它在國外去發洩，以免在國內發生劇變」<sup>①</sup>。

談到資本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政策時，必須指出財政資本和適應於財政資本的國際政策，即歸結於列強爲經濟上政治上分割世界而鬥爭的那個政策，造成許多過度的國家倚賴形式。這個時代中的標本國家形式，不僅有兩種基本國家，即佔有殖民地的國家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各樣的依賴國，它們在政治上和表面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在財政和外交方面處處依賴於他國的。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各種過渡形式之一的半殖民地。另一形式底標本便是阿根廷。

『南美洲，特別是阿根廷，——叔爾茨·黑維尼茨在他論不列顛帝國主義的著作中寫道，——在財政上完全依賴於倫敦，簡直可以說是英國底商業殖民地

① 見瓦爾所著法國底殖民地領土 (Wahl: "La France aux colonies") 摘自劉西華所著大洋洲的分劃一書 (Henri Russier: "Le partage de L'Océanie.")，一九〇五年巴黎版，第一六五頁。

了』。施里德爾根據倍諾斯愛勒的奧匈帝國領事一九〇九年報告，認定英國投在阿根廷的資本，計有八十七萬五千萬佛郎。我們不難設想，英國財政資本及其忠實『友人』（外交）因有這種情形，已與阿根廷資產階級及其全部經濟政治生活方面的領導人物間發生了怎樣堅固的聯系。

葡萄牙底例子，又是政治上獨立而財政上外交上不獨立的另一種多少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但事實上，自從進行爭奪西班牙承繼權的戰爭（一七〇〇至一七一四年）時起，二百多年以來，始終是處在英國保護之下。英國爲了鞏固它在反對敵人（西班牙和法蘭西）鬥爭中的地位，就實行保護了葡

●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與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自由貿易一書（Schulze-Gaevernitz „Britischer Imperialismus und englischer Freihandel zu Beginn des 20-ten Jahrhunderts”，一九〇六年來比錫版，第三一八頁；並見瓦特浩曾博士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Sartorius v. Waltershausen „Das volkswirtschaftliche System der Kapitalanlage im Auslande”，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四六頁。

葡萄牙和葡屬殖民地領土。英國以此換得了商業上的利益，換得了向葡萄牙和葡屬殖民地中輸入商品，尤其輸入資本的優惠條件，換得了利用葡萄牙商港和海島，海底電線等等的可能<sup>①</sup>。各個大國和小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是一向就有的，但它在資本帝國主義時代，已成爲普遍的制度，已成爲『世界分割』體系中的一部分，變爲全世界財政資本活動中的一些環節了。

爲結束世界分割問題起見，我們還要指出以下一點。不但西美戰爭後的美國書籍和英布戰爭後的英國書籍，完全公開而明確地在十九世紀末尾和二十世紀初期提出了這個問題，不但最『羨妬』『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德國書籍，有系統地估計了這件事實；而且在法國資產階級書籍中也很肯定而廣泛地——當然是從資產階級觀點上可能做到的那種限度內——提出了這個問題。讓我們來引證歷史家特里沃底言論，他在他所著十九世紀末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一書中論列強與分

割世界一章內寫道：『近年來地球上所有的自由土地，除中國以外，都被歐洲列強和美國佔據了。由此已發生了許多衝突以及預示着最近將來就會發生更可怕爆裂的勢力範圍的變動。大家都得趕急來幹，因為凡是沒有及時爭得一份的國家，就會永遠也得不到它所應得的一份，也就會不能參加那一定會成爲下一世紀（即二十世紀）主要事實之一的大規模剝削世界的事業。正因為如此，所以近來歐洲各國與美國也就充滿了擴張殖民地領土，即實行「帝國主義」的狂熱，而這個「帝國主義」便是十九世紀末葉最顯著的特點』。然後，作者又補充說：『在這樣分割世界的情形下，在這種瘋狂獵取地球上的寶藏和巨大市場的角鬥中，在這個十九世紀時代創立起來的各個帝國間的勢力對比，是與創立了各該帝國的民族在歐洲所佔的地位全不相稱的。在歐洲佔優勢的國家，足以決定歐洲命運的國家，並不是在全世界上也同樣佔優勢的。可是，殖民地領土的廣大，佔據尚未查明財富的希望，顯然是會反轉來影響到歐洲列強勢力的對比，所以殖民地問題，——也可以說是「帝國主義」，——這個已經改變了歐洲境內政治局面的問題，一定

還會日甚一日地改變這個局面的』。

## 七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特殊階段

現在我們就要作出相當的總結，把以上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議論歸納起來。帝國主義是作為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底發展與直接繼續而成長起來的。但是，資本主義祇是發達到了一定的，很高的階段時，才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此時資本主義底某些基本特性已經變成與它們相反的東西，而由資本主義進到更高社會經濟形態上去的那個過渡時代底特點，已經到處形成並暴露出來了。在這一過程中，經濟方面的基本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資本主義的壟斷所代

● 見特里沃所著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一書(J.-E. Driault: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一九〇七年巴黎版，第二八九頁。

替。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和一般商品生產底基本特性；壟斷是適與自由競爭相反的東西，但自由競爭分明已開始變成壟斷，而造成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用最大生產來代替大生產，使生產和資本集中達到了很高程度，以至產生了並產生着卡特爾，新迪加和托拉斯等壟斷組織，以及十來個支配着無數萬萬資金的銀行資本與這些壟斷組織溶合起來的現象。同時，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並不消滅競爭，而是臨駕在競爭上面，與之並存，因而產生出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磨擦與衝突。壟斷是從資本主義進到更高制度上去的過渡。

如果要下一個極簡短的帝國主義定義，那就要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財政資本是佔壟斷地位的少數最大銀行底銀行資本與工業家壟斷同盟底資本溶合起來的資本，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又是從自由擴展於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強國所佔據的區域中去的殖民政策，進到獨佔已經分割完結了的世界領土的那個殖民政策上去的過渡。

太簡短的定義雖很方便，因為它能把主要點歸納起來，但是如果你要從它中

間特別引伸出所要說明的那個現象底各個極重要的特點，那它就顯得很不充分了。因此，我們並不忘記，所有一般定義都只有一種有條件的和相對的意義，始終不能把現象的全部發展上的一切複雜聯系概括起來，而認為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比較完滿的定義，其中包括如下五個主要特徵：第一，生產和資本集中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而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第二，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溶合為一，而在這個『財政資本』基礎上造成了財政寡頭；第三，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已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第四，分割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形成起來了；第五，各最大資本主義強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帝國主義就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財政資本底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已具有特別重大意義，國際托拉斯分割世界已經開始，而各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全球領土已經完結了的那個階段上的資本主義。

我們往下就會知道，倘若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不僅注意到它的純粹經濟上的主要現象（即上述定義所局限的那些現象），而且注意到資本主義底現時階段在一

般資本主義發展中所佔的歷史地位，或注意到帝國主義與工人運動中兩個主要傾向的關係時，我們便可以而且應當對帝國主義下一個另外的定義。現在我們必須指出，按上面那個含義所說的帝國主義，毫無疑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爲了使讀者對於帝國主義能得到一個儘量確切的觀念，我們故意儘量引用了對於最新資本主義經濟中特別確切查明的事實不得不予以承認的那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所作的估計。爲了同一個目的，我們又引用了一些詳細的統計材料，使讀者們能明瞭銀行資本已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等等，數量怎樣變成了質量，成熟的資本主義怎樣變成了帝國主義。不待說，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中的一切界線，當然都是有條件的，是變動的，所以，如果爭論帝國主義究竟是在那一年或那一個十年『最終』確立，便是愚不可及了。

但是講到帝國主義定義問題時，首先就要與所謂第二國際時代，即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五年時期的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茨基進行爭論。

在一九一五年，甚至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考茨基就堅決反對了我們所下

的那個帝國主義定義中的基本思想，他說決不應把帝國主義瞭解爲某種經濟底『時期』或階段，而應把它瞭解爲一種政策，即財政資本所『選定』的一種政策；不應把帝國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看作一個東西』；如果把帝國主義瞭解爲『現代資本主義底一切現象』（卡特爾，保護關稅制，財政資本家底統治，殖民政策），那末關於帝國主義是爲資本主義所必需的問題，便是一種『毫無意思的贅言』，因爲這樣一來，『帝國主義便會自然是資本主義切身必需的東西』等等。爲了把考茨基的意見表白得特別清楚，我們就來引用他所下的帝國主義定義，而這個定義是根本直接反對我們所發揮的那些思想的（因爲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來宣傳這些思想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一部分人所提出的反駁，正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一個派別所提出的反駁）。

考茨基所下的定義是說：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其內容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趨向於有加無已地兼併或征服農業的（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區域，而不

管那裏住的是什麼民族」。

這個定義是根本要不得的。它片面地，即任意地單只拿出一個民族問題（雖然這個問題本身以及按它對帝國主義的關係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任意而且很不正確地單只把這個問題和兼併其他民族的那些國家內的工業資本聯接起來，並且又同樣任意而不正確地把兼併農業區域這一點着重提了出來。

帝國主義就是趨向於兼併，——這便是考茨基底定義在政治方面的含義。這方面的含義是對的，可是極不完滿，因為帝國主義在政治方面是一般趨向於壓迫和反動的。但我們在這裏要考察考茨基本人所納入他的定義中的經濟方面。在這一方面，考茨基底定義中的不正確處，就十分顯然暴露出來了。帝國主義底特點，恰巧不是工業資本，而是財政資本。所以，在法國恰巧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

● 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九〇九頁。參照一

九一五年第二期，第一〇七及往下各頁。

起，因工業資本衰弱，財政資本特別迅速發展而使兼併政策（殖民政策）極度加劇起來，也就不是偶然的。帝國主義底特點，恰巧不祇是要兼併農業區域，而且還要兼併工業極發達的區域（德國垂涎於比利時，法國垂涎於羅來因區）因為第一，地球已經分割完畢了，在實行重新分割的時候，不得不伸手於任何一塊土地；第二，對於帝國主義重要的，是幾個巨大強國爭先恐後地力求獲得霸權，即力求爭得領土，其主要目的不是直接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削弱敵方，摧毀敵方羈絆（比利時是德國所特別需要用來反對英國的一個據點；巴格達是英國所特別需要用來反對德國的一個據點等等）。

考茨基特別——並且屢次——援引英國人底言論，說英國人確定帝國主義這個名詞底純粹政治上的意義是與他考茨基底意思相符的。我們且舉英國人霍柏森爲例吧。霍柏森在他一九〇二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寫道：

「新帝國主義和舊帝國主義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它已不是表明一個強盛帝國企圖單獨稱霸，而是表明好幾個帝國受廣大政治勢力和獲得商務利益同樣

慾望所驅使，互相爭雄的理論與實踐；第二，就是財政利益或投資利益統治着商業利益」。

由此可見，考茨基一般引證英國人底言論，實際上是絕對沒有理由的（除非他去援引那些庸俗的英國帝國主義者或公開辯護帝國主義的人）。由此可見，考茨基冒充繼續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實際上却要比社會自由主義者霍柏森還退後一步，因為霍柏森還比他正確一點地估計到了現代帝國主義底兩個「歷史具體的」特點（而考茨基所下的定義恰巧是絕對忽視歷史具體性的！）：第一，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競爭；第二，財政資本家統治商人。倘若主要點是工業國兼併農業國，那末商人就要佔主要地位了。

考茨基所下的定義，不僅是錯誤的，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是成了全

② 見霍柏森所著帝國主義一書（Tolson "Imperialism"），一九〇二年論叢版，第三二四頁。

面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那一整個思想體系底基礎；關於這點，我們往後還要講到。考茨基所掀起的那種字面上的爭論，是極不莊重的：究竟是把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稱爲帝國主義呢，還是把它稱爲財政資本的階段呢。隨你去怎樣稱呼，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要點是在於考茨基把帝國主義底政策和它的經濟割開了，他把『兼併』解釋爲財政資本所『選定』的政策，而拿另一個似乎可能的，也是以財政資本爲立腳點的資產階級政策和它對立起來。照這樣說來，經濟上的壟斷制是能與政治上非壟斷的，非強力的，非掠奪的行動方式相容的。照這樣說來，世界領土恰巧在財政資本時代分割完畢而成爲資本主義各大強國互相競賽特殊形式之基礎的這一局面，是能與非帝國主義的政策相容的。結果就不是暴露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上各個極深刻的根本矛盾，而是加以掩飾與蒙蔽；結果就是用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去代替馬克思主義。

考茨基同德國一個辯護帝國主義及兼併政策的作家孔諾夫進行過爭論，後者粗笨而厚顏無恥地說道：帝國主義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底發展是不可避免

免的，進步的，所以帝國主義也就是進步的；因此，必須向帝國主義去匍匐跪拜，歌功頌德！他這種話，令人聯想起民粹派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間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所描繪的那個諷刺畫：倘若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不可避免和進步的現象；那末他們就應該開設酒店而努力培植資本主義了。考茨基『反對』孔諾夫說：這話不對，帝國主義並不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而祇是現代資本主義所採取的各種政策中的一種政策，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反對這種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兼併等等。

這種反駁似乎是很雅觀的，而實際上是等於更精細地更隱藏地（因此更危險地）宣傳與帝國主義妥協，因為『反對』托拉斯和銀行底政策，而不觸犯托拉斯和銀行底經濟基礎，就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就是一種善良而幼稚的幻想。迴避現存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不去揭露極深刻的矛盾——這就是考茨基底理論，而這個理論是和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的。這樣的『理論』，當然只能用去辯護那個主張和孔諾夫保持統一的意見。

『從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來，——考茨基說，——資本主義不是不可能再經歷一個新的階段，即是把卡特爾政策推廣到對外政策方面去，而成爲超帝國主義的階段』<sup>①</sup>，即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彼此聯合起來，而不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彼此鬥爭的階段，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杜絕戰爭的階段，『由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來共同剝削世界』的階段<sup>②</sup>。

關於這個『超帝國主義的理論』，我們以後還要說到，以便詳細證明這個理論是與馬克思主義決裂到了怎樣徹底而無可挽回的地步。現在呢，我們就要照本書底一般計劃來考察一下關於本問題的確切經濟統計。從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來，這個所謂『超帝國主義』究竟是可能實現的呢，抑或只是一種超等廢話而已呢？

① 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九二二頁。參照同一雜誌一九一五年第二期，第一〇七及往下各頁。

② 見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第一期（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第一四四頁。

倘若把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作『純粹』抽象的東西，那末由此可能得出的唯一結論是：發展趨勢是走向壟斷，因而也就要達到全世界統一的壟斷組織，即全世界統一的托拉斯。這是不容爭辯的，但這同時也是毫無意思的；這正好像說：『發展趨勢』是走向於在化學實驗室裏面生產食料。在這點上說來，超帝國主義『論』，也如『超農業論』一樣，是一竅不通的。

倘若所說財政資本時代的『純粹經濟』條件，是指二十世紀初的歷史具體時代的東西，那末對於『超帝國主義』這一死板抽象概念（這個概念只是爲了一個最反動的目的，即使人不去注意現存矛盾處深刻性）的最好回答，便是拿現代全世界經濟底具體經濟事實與之對立起來。同時，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這些毫無意思的議論，又鼓舞了那種十分錯誤而替帝國主義辯護人助威的思想，似乎財政資本底統治把全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平衡性和矛盾削弱下去，而實則財政資本底統治正是把這種不平衡性和矛盾加強起來。

卡爾維在他所著的全世界經濟入門①這一本小書裏企圖把一切最重要的純粹

經濟的材料綜合起來，以求具體說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全世界經濟底內部關係。他把全世界分爲五個『主要經濟區域』：(一)歐洲中部區(除英俄而外的全部歐洲)；(二)不列顛區；(三)俄國區；(四)亞洲東部區；(五)美國區。同時他把殖民地列入佔有這些殖民地的國家底『區域』內，而把少數沒有分配於各區的國家，例如亞洲境內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境內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亞等等，『擱置一旁』。

他所引錄的關於這些區域的經濟材料，略如下表：

世界上的主要經濟區域	面積	人口	交通工具		貿易	工業		棉織業
	(單位百萬平方公里)	(單位百萬)	鐵道(單位千公里)	商船(單位百噸)	進出口共計(單位十萬馬克)	開採量(單位百萬噸)	煤鐵(單位百萬噸)	紗支(單位百支)
歐洲中部區	二二七·六	三八八	二〇四	八	四二	二五一	一五	二六
不列顛區	二二八·九	三九八	一四〇	一	二五	二四九	九	五一
俄國區	二二八·六	三五五	一四〇	一	三一	二四九	九	五一
	一一三	一一一	六三	一	三一	一六	三	七

亞洲東部區	一二三	三八九	八	六一	二	八〇〇・二	二
美國區	三〇	一四八	三七九	六	一四二四五	一四	一九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發展得很高的（交通工具，貿易和工業都十分發展的）三個區域，即歐洲中部區，不列顛區和美國區。其中有三個是統治着世界的國家：德國，英國和美國。它們相互間的帝國主義性的競賽和搏鬥是極端尖銳的，因為德國祇有一塊很小的地區和少許的殖民地，而『歐洲中部區』之形成尙須待諸來日，並且這個『歐洲中部區』是在殊死戰中誕生着的。目前全歐洲底特徵便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反之，在不列顛區和美國區內，政治上的集中程度是很高的，但它們相互間又有極大的差別：前者所有的殖民地簡直是不可勝數；後者所

① 見卡爾維所著全世界經濟入門（R. Calver: 'Einführung in die Weltwirtschaft'），1906年柏林版。

② 括弧裏所指的是殖民地底面積和人口。

有的殖民地却異常微小。而在殖民地方面資本主義又剛在開始發展起來。奪取南美洲的鬥爭，一天尖銳一天。

有兩個區域是資本主義不很發達的區域，即俄國與亞洲東部。前者人口密度極稀，後者極密；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後者全不集中。帝國主義列強分割中國還剛才開始，日美等國爲奪取中國的鬥爭，日益尖銳起來。

試把考茨基所謂「和平的」超帝國主義那種愚蠢可笑的胡說，與這些實際的情形，與這種經濟政治條件極不一致的情形，與各國發展速度等等極不相稱的情形，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狂烈的鬥爭的情形等等比較一下。難道他這種說法不是一種喪胆的市儈逃避險惡實情的反動企圖麼？考茨基認爲是「超帝國主義」底胚胎的國際卡特爾（恰好與實驗室裏的藥片生產「可能」稱爲超農業底胚胎一樣），豈不是給我們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例子麼？豈不是給我們表明由和平分割轉爲不和平的分割，再由不和平分割轉爲和平分割的例子麼？難道從前協同德國——例如在國際鉄軌新迪加或國際商船托拉斯內——來和平分割了全

世界的美國財政資本及其他各國財政資本，現時不是又在按那些用並非和平的手段變更了的新的勢力對比來重新分割世界麼？

財政資本和托拉斯，並不減弱全世界經濟中各個部分發展速度上的差異，而是加強這種差異。既然勢力對比變更了，那末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訴諸強力，還能有什麼解決矛盾的辦法呢？在鐵道統計中，我們便可看到說明整個世界經濟中資本主義和財政資本發展速度參差情形的非常確切的材料<sup>①</sup>。在最近幾十年來帝國主義發展史中，鐵道長度底變更情形如下：

鐵道長度（單位一千公里）

一八九〇年	一九一三年	增加數
歐洲……………二二四	三四六	+ 一二二

① 見德意志帝國統計年鑑 (Stat.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15) 一九一五年，第四六至四七頁；一八九二年的鐵道統計 (Archiv für Eisenbahnen, 1892) 關於一八九〇年各國殖民地間鐵道分佈方面的某些詳細情形，只能給了一個大約的估計。

美國……………	二六八		
一切殖民地……………	八二		
亞美兩洲的獨立國和	一二五		
半獨立國……………	四三		
共計：	六一七		
		四一	
		二二〇	
		三四七	
		一三七	
		+	一四三
		+	一二八
		+	九四
			十三三
			一〇四

可見，鐵道發展得最為迅速的，是亞美兩洲的殖民地 and 獨立（以及半獨立）國家。大家知道，四五個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底財政資本，是在這裏統治一切，支配一切的。亞美兩洲殖民地及其他國家裏建築二十萬公里的新鐵道，便是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有着收入上的特別担保，使鋼鐵廠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的四百餘萬萬馬克的資本。

資本主義在殖民地與海外諸國內發展得最快，其中出現了新的帝國主義強國（日本）。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鬥爭緊張起來了。財政資本從特別有利的殖民地企業和海外企業中徵收的貢款，日益增加。在分割這種『贖物』的時候，極大一部分是落到那些生產力發展速度並不常居首位的國家掌握中。各最大的強國

中鐵道長度，把它們的殖民地包括在內計算，有如下表：

(單位一千公里)

美國	一八九〇	一九一三	增加數
不列顛帝國	二六八	四一三	十一四五
法國	一〇七	二〇八	十一〇一
德國	三三二	七八	十四六
俄國	四三	六八	二十五
日本	四一	六三	二二
五大強國共計	四九一	八三〇	三三九

總之，佔總數百分之八十左右的鐵路，是集中於五個最大強國手中的。但是這些鐵路的所有權集中程度，即財政資本集中程度，還要遠過於此，因為例如有很大數量的美俄及其他各國鐵路的股票和債券，是屬於英法兩國巨萬富翁的。

英國因有廣大的殖民地領土，故能把『自己的』鐵路網增加了十萬公里之多，即四倍於德國。但誰都知道，在這一時期內，德國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石煤和鋼鐵出產量的增長，要比英國（更不必說法國和俄國）快得不可計量。一八

九二年，德國出產了四百九十萬噸生鐵，英國出產了六百八十萬噸；但到一九一二年時，已是一千七百六十萬噸與九百萬噸之比，即趕過英國很遠了！試問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爲要消除生產力發展和資本蓄積的程度與財政資本所分得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的份量互不相稱的情形，除了戰爭以外，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呢？

## 八 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

現在我們還要來考察帝國主義底另一個非常重要而爲大部分談論帝國主義問題的人往往沒有充分估計到的特徵。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底缺點之一，便是他比

● 邊詩芬與克拉克蒙德所著不列顛帝國與德意志帝國間的經濟關係一文（Edgar Cunnont: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Empires”），載於皇家統計學會雜誌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一九一四年七月號，第七七七及往下各頁。

非馬克思主義者霍柏森還倒退了一步。我們此地所指的，就是帝國主義所具有的寄生性。

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最深的經濟基礎，便是壟斷。這是資本主義性的壟斷，即是從資本主義裏面產生出來，而處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競爭的一般環境中，同時又與這個一般環境經常發生無法解決的矛盾。但是，這種壟斷，也與其他任何一種壟斷一樣，必然產生出停滯和腐化的趨勢。既然已在規定着，雖然只是暫時規定着壟斷性的價格，於是那些推動技術進步，亦即推動其他一切進步，推動進展的種種動因，也就相當消失下去；於是也就造成了一種以人工方法阻止技術進步的經濟上的可能。例如美國有個歐文斯發明了一個能引起製瓶業革命的製瓶機。德國製瓶工廠主卡特爾收買了歐文斯發明品專利權，而把這個發明品擱置起來，不拿去應用。當然，在資本主義下，壟斷決不能完全而很長久地除去世界市場上的競爭（這也就是超帝國主義論一竅不通的原因之一）。當然，用改良技術的辦法來減低成本和提高利潤的可能，是促進各種變更的。但壟斷制

所特有的停滯的與衰落的趨勢，還是繼續發生作用，並且它在個別工業部門中，在個別國家裏，往往還在相當時期內佔得上風。

壟斷式的佔據特別廣大特別富饒或位置很便利的殖民地，也引起同樣的結果。

其次，帝國主義是巨量貨幣資本積聚於少數國家之中；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種資本數達一千萬萬佛郎以至一千五百萬萬佛郎的有價證券。因此，食利者階級，即是專以「剪息票」爲生者，完全不參加什麼企業而專以懶惰爲職業者的階級，或正確點說，食利者階層，就空前增長起來。帝國主義最重要經濟基礎之一的資本輸出，更使食利階層完全脫離生產的現象加強起來，使剝削數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人民勞動爲生的國家處處都呈現出寄生性的特徵。

「在一八九三年間，——霍柏森寫道，——不列顛投於國外的資本，約佔不列顛聯合王國財富總數百分之十五」<sup>●</sup>。我們要指出，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這個資本又大約增加了一倍半。「侵略性的帝國主義，——霍柏森往下又說，——

加於納稅人的負擔是很繁重的，對於工商業者所有的意義又是很少的……而對於尋求投資場所的資本家」（這個名詞在英文上是用『Investor』，意即『投資者』，食利者一語來表示的），『却是巨量利潤底來源……據統計家季芬計算，在一八九九年間，大不列顛從它的全部對外貿易和殖民地貿易，即輸入和輸出中所得到的純利，等於一千八百萬金鎊（即一萬七千萬盧布左右），是按八萬萬金鎊週轉總額百分之二點五計算所得出的數目』。雖然這個數目很大，但它並不能說明侵略性的大不列顛帝國主義。而能把它說明的，却是從『所投殖的』資本中獲得的收入，即食利者階層底收入，其數目為九千萬以至一萬萬金鎊。

在世界最帶『商業性的』國家中，食利者底收入竟超過對外貿易方面的收入額四倍！這便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寄生性底本質。

因此，『食利國』（Rentierstat），或放債國這一名詞，便成了論帝國主義

● 見霍柏森所著前書，第五九頁和第六〇頁。

問題的經濟作品中通用的名詞。世界分成了極少數放債國和極大多數債務國了。

『在投放於國外的資本中，——叔爾茨·黑維尼茨寫道，——佔居首位的是投在政治上倚賴的國家或同盟的國家中的資本：英國借債給埃及、日本、中國和南美各國。在必要時，英國底海軍便担任法庭差役的職務。英國底政治力量保護英國免除債務人方面的反叛』。瓦特浩曾爵士在他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中，舉出荷蘭作為『食利國』的標本，並且說現在英國和法國也成為這樣的國家了。施里德爾認為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瑞士這五個工業國家，是『很標本的債權國』。他沒有把荷蘭列入進來，祇因為它『很少帶工業性』。美國祇

①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一書(Schulze Gaevernitz, Br. Imp.)，第三一〇頁及往下各頁。

② 見瓦特浩曾爵士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Sart. von Walterhausen: "D. Volkswirtschaft. Syst. etc.")，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四冊。

③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九三頁。

在美洲方面才算是債權國。

『英國，——叔爾茨·黑維尼茨寫道：——漸漸由工業國變成放債國了。雖然工業生產和工業品出口有絕對的增加，但是從利息和股息方面，從發行證券，擔任中介和投機事業方面所獲得的收入，其在全國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却日益增長起來。照我的意見，這個事實也就是帝國主義高漲底經濟基礎。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要比出賣者與購買者的關係更堅固些』<sup>①</sup>。至於德國，那末柏林的銀行雜誌出版人藍斯堡在他一九一一年發表的德國是食利國一文中寫道：『德國人喜歡譏笑現在法國常有的那種變為食利者的傾向。但是，他們忘記指出，若就資產階級來說，德國情形是日益接近於法國情形的』<sup>②</sup>。

食利國是寄生廢化資本主義底國家，這種情形不能不反映到這種國家裏一切

①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圖書，第三二〇及往下各頁。

②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一年第一期，第一頁。

社會政治條件上面來，尤其是不能不反映到工人運動中的兩個基本派別上面來。爲盡量明顯地說明這一點，我們且來引證霍柏森底言論。霍柏森是一位最『可靠的』證人，一則因爲誰也不能疑心他偏袒『馬克思主義正統派思想』；二則因爲他是個英國人，很知道這個最富有殖民地，富有財政資本和帝國主義經驗的國家中的實際情形。

霍柏森在英布戰爭血跡未乾時敘述帝國主義與『財政家』利益的聯系，敘述『財政家』從各種承辦手續方面所得的利潤數量增加的情形說：『資本家便是指揮這一標本寄生主義政策的人，但是同一動機也影響到了工人中間那些特殊階層。在很多城市中，各個最重要的工業部門是依靠政府定貨的；冶金業中心與造船業中心底帝國主義，大都以這種情形爲基礎』。據這位作者底意見，有兩種情況削弱了各老大帝國底力量：第一是『經濟寄生性』，第二是用依賴國人民編制軍隊。『第一種情況是經濟寄生主義的風氣，驅使統治國利用其各個外藩區域，各個殖民地，各個依賴國來增加本國統治階級底財富，來收買本國下層階級，使之安

分守己』。我們要補充一句：爲要在經濟上有可能使用這種收買手段，不論其形式如何，便要有壟斷式的高度利潤。

關於第二種情況，霍柏森寫道：『帝國主義盲目症底最奇怪表徵之一，便是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在這方面所表現的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其中尤以英國爲最甚。我們所藉以佔領了印度帝國的那些戰役，大部分都是由我們用土人編成的軍隊去進行的。印度以及近來埃及方面所有的大量常備軍，都是由英國人擔任指揮；我們征服非洲的所有各次戰爭，除征服南非洲的戰爭外，幾乎都是由工人替我們進行的』。

瓜分中國的前途，在霍柏森筆下得到了如下一種經濟上的估計：『那時，西歐大部分的地面，都會帶有西歐一部分地面現在那樣的面貌和性質，如英國南部，里維拉，以及現在意大利與瑞士那部分爲遊客所常到和富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就是說，少數從遠東獲取股息與年金的富豪貴族，連同人數稍多的職員和商人，爲數更衆的家僕，以及在轉運事業和精製品工業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業部門就

會消失，而大宗食品和大宗半製造品，便會當作貢品從亞非兩洲輸送進來。『更廣大的西歐各國同盟或歐洲列強聯邦所能開關的前途，就是它不僅不會把全世界文明事業推往前進，反而會造成莫大的西方寄生主義危險：劃分出幾個工業先進的民族，其上層階級，由亞非兩洲獲得巨量的貢品，並利用這種貢品來豢養許多馴服的僱員和僕役，他們已不是從事於生產大宗農產品和工業品，而是替個人服役，或在新式財政貴族監督下執行一種次要的製造工作。讓那些漠視「這種理論」（應該說：前途）而認為不值得考察的人去思考一下現在已陷於這種狀態的英國南部各區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吧。讓他們細想一下，當中國一旦屈服於這種財政家，「投資人」及其政治僱員和工商業僱員底經濟監督，而使其能從這一個世界上極大的富源地帶汲取利潤，而把它用之於歐洲的時候，這種制度會擴展到怎樣巨大的程度吧。當然，實際的情形極為複雜，世上各種勢力的變動很難逆料，所以也就不能預下斷語，說這種或其他某種前途一定會見諸實現。但是，現在支配着西歐帝國主義的那些勢力，確實是向着這一方面進行的。假如這些勢力

不會遇到什麼抵抗，或不會被引到另一個方向上去，那末這些勢力就會正是朝着完成這一過程的方向努力的」<sup>①</sup>。

作者說得完全對。假如帝國主義底勢力不會遇到抵抗，那末它們就會正是走向這種結局的。他對於『歐洲聯邦』在現代帝國主義情勢下的意義，是估計得正確的。只須補充說，暫時在大多數國家工人運動內部獲得了勝利的機會主義者，也是有系統地，一往直前地朝着這一方『努力的』。帝國主義就是分割世界，並且不只剝削中國一個國家，就是使少數最富國家享有壟斷式的高度利潤，因此就造成一種經濟上的可能，去收買無產階級的上層分子，藉以養育，形成並鞏固機會主義。只是不要忘掉一般反抗帝國主義和特別是反抗機會主義的力量，而這種反抗力量，自然是社會自由主義者霍柏森所看不見的。

德國機會主義者吉爾德布蘭，先前會因擁護帝國主義而被開除了黨籍，現在

① 見霍柏森所著一書，第一〇三，二〇五，一四四，三三五以及三八六頁。

却正可以充當德國所謂『社會民主』黨底領袖，他很巧妙地補充了霍柏森底言論，宣傳必須組織『西歐聯邦』（俄國除外），以便『共同』行動……去反對非洲黑人，反對『大回教運動』，以便維持『強有力的陸軍和海軍』，反對『日華兩國聯盟』●等等。

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一書中關於『不列顛帝國主義』的敘述，也給我們指出了同樣的寄生性特徵。從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年間，英國的國民收入大約增至兩倍，而在這一時期中從『國外』所獲得的收入，却增加到了九倍。如果說『教育黑人去勞動』（當然是非用強迫手段不行的……）是帝國主義底『功勞』，那末帝國主義底『危險』，就是『歐洲將把體力的勞動，起初把農業勞動和礦業勞動，然後把較重的工業勞動，卸到黑色人類身上，而自己安息於食利者生活，因

● 見吉爾德布蘭所著工業統治地位和工業社會主義之動盪一書（Gerhard Hildebrand: "Die Erschütterung der Industrieherrschaft und des Industrioszialismus"），一九一〇年版，第二二九及往下各頁。

而就會準備起紅種人和黑種人在經濟上以至於政治上的解放」。

英國離開農業生產的土地面積日益擴大起來，而專門用作富人遊戲娛樂的場所。一般人講到蘇格蘭這一貴族化程度最高而專供狩獵及其他各種遊藝用的地方時候，便說它是『專靠遺產和卡內基先生』（美國巨富富翁）『來生活的』。英國每年消耗費於賽馬和獵狐遊藝的費用，就等於一千四百萬金磅（約合一萬三千萬盧布）。英國食利者底數目約計一百萬人。從事生產工作的人口百分數日益減少：

英國人口	主要工業部門中的工人數量（單位百萬）	工人對人口總數的百分比
一八五一年	一七·九	四·一
一九〇一年	三三·五	四·九

研究『二十世紀初期不列顛帝國主義』的那些資產階級學者論及英國工人階級的時候，不得不經常說到工人『上層分子』和『真正無產階級下層分子』之間的區別。從上層分子中間產生出大批參加合作社，職工會，遊藝團體和許許多多

教門的分子。選舉制是適應於這個階層的。英國的選舉制『還有充分的限制，能把真正無產階級下層分子除外』！！爲了粉粹英國工人階級底情形，人們通常只講到這些佔無產階級少數的上層分子：例如『失業問題主要只是涉及倫敦居民，以及很少爲政治家們重視的那些無產階級下層分子的問題』……其實應該說：很少爲資產階級政客和『社會主義』機會主義者們重視的那些無產階級下層分子。

從帝國主義國家中移往國外的人口逐漸減少，而從落後國和工資較低的國家中移入帝國主義國家的人口（招來的工人和移來的人口）逐漸增加的現象，也是與上述種種現象有關的帝國主義特點之一。據霍伯森說，英國移往國外的人口，自一八八四年起減少的情形如下：一八八四年計有二十四萬二千人，而一九〇〇年祇有十六萬九千人。從德國移往國外去的人口，在一八八一至一八九〇年的十

● 見叔爾茨·黑維尼著不列顛帝國主義一書，第二四六，三〇一，三一七，三三三，三三四及三六一頁。

年間，達到了最高的程度，計有一百四十五萬三千人，但在後來二十年以內，却已跌到五十四萬四千人以至三十四萬一千人。而從奧、意、俄等國移入德國的工人數量，却增加起來了。照一九〇七年的戶口調查，在德國計有一百三十四萬二千二百九十四個外國人，其中有四十四萬零八百個工業工人和二十五萬七千三百二十九個農業工人<sup>①</sup>。法國礦業中的工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sup>②</sup>。美國從東歐南歐移入的僑民，從事於工資最低的工

作，而升充監工和從事於工資優厚的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美國工人<sup>③</sup>。帝國主義又還有在工人中間也造成特權階層並使其脫離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趨向。

① 見德意志帝國統計彙刊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第二二一卷。

② 見歐格爾所著法國資本底發達一書 (Henger: "Die Kapitalanlage der Franzosen")，一九一三年斯多德牙翻版。

③ 見古爾維奇所著移民與勞動一書 (Hauwisch: "Immigration and Labor")，一九一三年紐約版。

必須指出：在英國方面，帝國主義分裂工人，加強工人中間機會主義思想，引起工人運動暫時腐朽的趨向，遠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很久以前就已表現出來，因為帝國主義底兩個重大特點，即佔有巨量殖民地領土和在世界市場上佔居壟斷地位，從十九世紀中葉起，便存在於英國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數十年之中，有系統地考察了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與英國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特點之間的這種聯系。例如，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致馬克思的信裏寫道：『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是在日益資產階級化，所以全世界上最帶資產階級性的這個民族大概是想要終究造成一種與資產階級並列的資產階級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式的無產階級。在一個剝削全世界的國家裏，這種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是理所當然的』。大約經過二十五年之後，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寫的那封信內，又說到了『最壞的英國工聯會，它們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領導』。後來，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裏又寫道：『你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究竟是作怎樣的想？他們對於這點的想法，也

是如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這裏並沒有什麼工人政黨，只有一些保守派的和自由派的急進黨人，而工人也就安然和他們共享着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及其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sup>①</sup>（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對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書第二版所寫的序言中，也是這樣說明了的）。

這裏已經把因果關係明白指示出來了。原因是：第一，這個國家剝削着全世界；第二，它在全世界市場上佔有壟斷地位；第三，它擁有殖民地壟斷權。結果是：第一，有一部分英國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化的分子；第二，有一部分英國無產階級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領導。二十世紀初的帝國主義，已經最終完成了極少數國家分割全世界的事情，其中每個國家

① 見馬恩通信集（Briefwechsel von Marx und Engels），第二卷，第二九〇頁，第四卷，第四五三頁。見考茨基所著社會主義與殖民政策一書（K. Kautsky: "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七九頁；他這本書是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很早很早的時候寫的。

現時在『全世界』上所剝削的（指吸取額外利潤而言）那一部分，要比英國在一八五八年所剝削的少一點；每一個國家都利用托拉斯，卡特爾，財政資本以及債權債務關係等等而擁有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每個國家都在相當程度上佔有殖民地壟斷權（我們已經說過，在七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全部世界殖民地領土中，有六千五百萬，即百分之八十六是集中於六個強國掌握；有六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八十一，是集中於三個強國掌握）。

現今情形底特點，就是形成了不能不使機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根本利益絕對相反情形加強起來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條件：帝國主義已從萌芽狀態長成爲統治的體系；資本家的壟斷組織在國民經濟和政策中佔據了首要地位；世界地域上的分割已經完結；另一方面，現在已經不是英國獨佔壟斷權，而是少數帝國主義強國爲參加壟斷而進行鬥爭，這也就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特點。現時機會主義已不能如它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英國那樣，在某一個國家內獲得幾十年之久的完全勝利，但它在許多國家裏都已經最終成熟，已經成熟過度，已經腐化，以至於變爲社會沙文

主義而與資產階級的政策完全溶成一體了。

## 九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我們現在是把對於帝國主義的批評當作廣義的批評來說，即是指社會上各個階級根據各自的一般思想體系對待帝國主義政策的態度而言。

一方面，巨量的財政資本集中於少數人掌握，造成異常廣泛而稠密的聯系和關係，不僅使中小資本家和中小業主受其支配，而且使最小資本家和最小業主也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一國財政資本集團與其他各國財政資本集團，為分割世界和統治其他國家而進行尖銳的鬥爭，——結果便使一切有產階級都紛紛轉到

● 波特列塞夫、齊瑟克爾、馬斯洛夫諸先生所代表的俄國社會沙文主義，無論是它的公開形式也好，無論是它的暗藏形式也好（齊瑟克爾、斯科別列夫、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諸先生所代表的形式），也都是從俄國式機會主義，即取消主義中長成的。

帝國主義方面去。『普遍』迷戀於帝國主義底前途，瘋狂擁護帝國主義，多方粉飾帝國主義，——這便是當代的標誌。帝國主義的思想體系，並且已侵入到工人階級中間去了。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之間並沒有隔着一條萬里長城。如果說現今德國所謂『社會民主』黨底首領，是理應稱呼爲『社會帝國主義者』，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帝國主義者，那末霍柏森早在一九〇二年，就已經指出了有屬於機會主義『費邊社』的英國『費邊帝國主義者』存在的事實。

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論家，通常是用較爲暗藏的方式來辯護帝國主義，抹煞帝國主義佔有完全統治地位並有深厚根源的事實，竭力把細枝末節提在前列，而拼命用一些毫不莊重的『改良』計劃，如由警察機關來監督托拉斯或銀行等等計劃，去引誘人們離開重要的問題。至於那些敢於承認說改良帝國主義基本特質的思想是一種荒謬思想的公然無恥的帝國主義者，却是很少發表意見的。

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說。德國帝國主義者在所出版的全世界經濟文庫中，企圖考察殖民地中民族解放運動的情形，當然特別是那些非德屬殖民地中的民族解

放運動。他們指出印度的騷動和抗議，納塔耳（非洲南部）的運動，荷屬印度的運動等等。其中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來評論一部記載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舉行而有亞非歐三洲各國被外族統治的民族所派代表參加的附屬民族代表會議情形的英文書籍。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對於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詞作了如下的估計：「他們說，必須與帝國主義鬥爭；統治國應當承認附屬民族的獨立權；國際法庭應當監督各強國與弱小民族所訂條約的履行。代表會議並沒有越過這些幼稚願望範圍以外。他們毫不瞭解，帝國主義是與資本主義現今的形式緊相聯結的，因此（!!）與帝國主義作直接鬥爭是沒有希望的，至多也只能局限於反對某些特別可惡的過火現象」①。既然用改良主義的方法修改帝國主義基礎的企圖是一種欺騙，是一種「幼稚的願望」，既然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代表沒有「越過」它前進，所以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代表就要「越過」它後退，而

① 見世界經濟文庫（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第二卷，第一九三頁。

走向於用冒充的『科學』來巧加掩飾的那種崇拜帝國主義的立場了。這也是一種『邏輯』呵！

用改良主義方法改變帝國主義基礎究竟是否可能做到呢，究竟是要向前進去使帝國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矛盾繼續加緊加深起來呢，還是要往後退而使其減弱下去呢，——這便是批評帝國主義時所應注意的根本問題。既然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特點是各方面的反動，是因財政寡頭底壓迫和自由競爭底消除而使民族壓迫加強起來，於是在二十世紀初期，幾乎所有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都有對帝國主義持反對態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反對派思想發生。考茨基以及廣大國際考茨基主義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的表現，就在於考茨基不僅沒有設法，沒有實行去與這個經濟上根本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反對派思想對立起來，反而在實踐上與它打成一片了。

一八九八年帝國主義性的美西戰爭，在美國引起了『反帝國主義者』，即資產階級民主派最後一批戰士底反對運動。他們稱這次戰爭爲『萬惡』的戰爭，認

爲兼併異國領土是違背憲法的行爲，宣佈說美國對菲律賓土人領袖阿奎納多的舉動是『沙文主義者底一種欺騙手段』（最初，美國向阿奎納多允諾給予菲律賓自由，後來却派美國軍隊登陸而把菲律賓佔領了），並引用了林肯底言論：『白人統治自己，便是自治；白人統治自己而又統治他人，便不是自治而是專制了』<sup>①</sup>。但是，既然這全部批評都是害怕承認帝國主義與托拉斯——亦即與資本主義基礎——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害怕響應大資本主義及其發展過程所產生出來的力量，那末這種批評也就不免是一種『幼稚的願望』。

霍柏森在批評帝國主義時所取的基本立場，也是如此。霍柏森比考茨基更先表示否認了『帝國主義底必然性』，而主張必須『提高人民底消費力』（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哩！）。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批評帝國主義，批評銀行專橫勢力，

① 見巴士葉所著美國帝國主義一書（J. Palouillet: "L'imperialisme américain"），一九〇四年古版，第二七二頁。

批評財政寡頭統治等等的，也有我們屢次援引過下的阿哈德、藍斯堡、愛施維格，以及法國作家白拉爾，即一九〇〇年出版的那部標題爲英國與帝國主義的淺薄著作底作者。所有這些人並不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而是以自由競爭和民主制去與帝國主義對立，批評了勢必引起衝突和戰爭的巴格達鐵道建築計劃，發表了維持和平的『幼稚願望』等等，而那位研究國際證券發行情形的統計學家願馬克，在一九一二年計算價值數千萬萬法郎『國際』財富時，甚至大聲驚嘆道：『難道可以假定說和平竟會受到破壞麼？：在這樣巨大的數目字下，竟會有人冒險挑起戰爭麼？』<sup>①</sup>。

從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方面表示出這樣的幼稚氣，當然是沒有什麼奇怪，而且他們本來就利於扮作這種幼稚模樣，而『煞有介事地』談論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可

① 見國際統計學研究所公報（*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第十九卷，第二册，第二二五頁。

能達到和平。但是，既然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間，也站上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說什麼在和平問題上，『大家』（帝國主義者，偽社會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都是意見一致的』，試問這個考茨基還有什麼馬克思主義氣味呢？結果便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國主義矛盾底深根，而只是用改良主義的『幼稚願望』來逃避這些矛盾，堵塞這些矛盾。

以下便是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經濟批評的標本。他舉出一八七二至一九一二年英國對埃及輸出輸入的統計材料，結果得出這方面的進出口數量竟比英國進出口總額增加得慢些。於是考茨基便作出結論說：『我們並沒有任何根據來假定說，英埃貿易若不用武力佔領埃及的手段，而單靠經濟「因素」底作用，就會要發展得慢些哩』。『資本實行的擴展的趨向』；『最好是能不用帝國主義強力辦法，而用和平民主制辦法去實現』。

考茨基底這番議論獲得了他的俄國跟班（以及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掩護人）斯皮克塔托爾先生方面拚命的擁護。這番議論正是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下批評底

基礎，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詳細考察一下。我們且從引證希法亭底言論開始，因為希法亭底結論，據考茨基屢次——其中有一次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宣佈，是『一切社會主義理論家一致同意的』。

『無產階級底任務，——希法亭寫道，——並不是要用已成過去的那個自由競爭時代和仇視國家的政策去與更進步的資本主義政策對立。無產階級對財政資本所施行的經濟政策的答覆，對於帝國主義的答覆，決不會是自由貿易，而只會是社會主義。現在，無產階級政策底目的決不能是實現什麼恢復自由競爭的理想——因為這種理想現在已變成爲反動的理想了，——而只能是用消除資本主義的手段來完全消滅競爭』①。

考茨基與馬克思主義決裂了，他在財政資本時代擁護『反動的理想』，什麼

① 見考茨基所著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以及國際同盟一書(Kautsky: "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enbund")，一九一五年紐林版，第七二頁和第七〇頁。

② 見財政資本，第五六七頁。

『和平民主制』以及『單靠經濟因素底作用』，因為這個理想在客觀上是向後轉，是從壟斷的資本主義回轉到非壟斷的資本主義上去，是一種改良主義的騙局。

如果沒有採用武力佔領的辦法，如果沒有帝國主義，如果沒有財政資本，那末英國與埃及（或與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貿易就『會增長』得快些了。這是什麼意思？這豈不是說，如果自由競爭沒有受到一般壟斷組織方面的限制，沒有受財政資本底『聯系』或壓迫（即也是壟斷）所限制，沒有受各個國家壟斷式佔據殖民地的情形所限制，那末資本主義就會發展得快些麼？

考茨基底議論不能有什麼其他的意思，而這個『意思』又是毫無意思的。我們就退一步說吧：是的，如果沒有任何壟斷組織，自由競爭就會把貿易與資本主義發展得快些了。但是，貿易與資本主義發展得愈快，則產生着壟斷的那個生產集中與資本集中也就會來得愈厲害。而且壟斷已經產生出來了，正是從自由競爭中產生出來了！雖然壟斷組織現時已阻礙着發展，但這也不能成爲擁護自由競爭

的理由，因為自由競爭既然產生了壟斷，也就成爲不可能的了。

無論你把考茨基底議論怎樣翻來覆去，但是在它中間添了反動思想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而外，便找不到什麼其他的東西。

如果把這種推斷改正一下，而說得如魯斯皮克塔托爾所說的那樣：現在英屬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貿易，要比英屬殖民地與其他各國之間的貿易發展得慢些，——但這也是挽救不了考茨基的。因為打擊英國的也是壟斷，也是帝國主義，不過是其他國家（美國，德國）方面的帝國主義罷了。大家知道，卡特爾引起了一種新奇的保護稅制，其所保護的（這是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上就已經指出了的（二八六）恰巧是那些便於出口的貨物。其次，大家知道，卡特爾和財政資本所有的特性，是那種「按拋賣價格輸出」的制度，即英國人所稱爲「拋出」的制度：卡特爾在本國按壟斷式高價出賣生產品，而在國外却以賤幾倍的價格銷售，以求打倒自己的競爭者，而把自己的生產擴大到最高限度等等。如果說德國對英屬殖民地的貿易是比英國對英屬殖民地的貿易發展得快些，那就只是證明德國帝國主義要

比英國帝國主義新鮮些，强大些，有組織些，高一些，而決不是證明自由貿易底『優越』；因為這裏並不是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制或殖民地隸屬制鬥爭，而是一個帝國主義與另一個帝國主義鬥爭，一個壟斷同盟與另一個壟斷同盟鬥爭，一個財政資本與另一個財政資本鬥爭。德帝國主義對英帝國主義勢力上的優越，要比殖民地界線和保護關稅牆垣厲害些：由此而得出一個擁護『自由貿易』與『和平民主制』的『理由』，便是一種鄙俗思想，便是忘掉帝國主義底根本特點與特性，便是用市儈的改良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有趣得很，甚至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蓋斯堡，雖也如考茨基那樣用市儈態度來批評帝國主義，但他對貿易統計材料所作的研究，却要比考茨基底研究較為科學一點。他並不是單用一個隨便拿來的國家和其餘各國比較，並不是單拿殖民地和其他各國比較，而是把帝國主義國家輸出到兩種國家中去的出口統計材料拿來比較：第一種是財政上依賴於它而向它借款的國家，第二種是財政上獨立的國家。所得到的結果有如下表：

德國輸出量 (單位百萬馬克)

歸到財政上依賴  
於德國的國家

歸到財政上不安  
關於德國的國家

國家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數
羅馬尼亞	四八·二	七〇·八	+ 四七%
葡萄牙	一九·〇	三二·八	+ 七三%
阿根廷	六〇·七	一四七·〇	+ 一四三%
巴西	四八·七	八四·五	+ 七三%
智利	二八·三	五二·四	+ 八五%
土耳其	二九·九	六四·〇	+ 一四四%
共計	二三四·八	四五一·五	+ 九二%
六不列顛	六五一·八	九九七·四	+ 五三%
法國	二一〇·二	四三七·九	+ 一〇八%
比利時	一三七·二	三二二·八	+ 一三五%
瑞士	一七七·四	四〇一·一	+ 一七二%
澳大利亞	二一·二	六四·五	+ 二〇五%
荷屬印度	八·八	四〇·七	+ 三六三%
共計	一、二〇六·六	二、二六四·四	+ 八七%

藍斯堡並沒有作出什麼總結，所以他也就很奇怪地沒有看到：如果這些數目字真能證明些什麼，那也不過是證明他自己不對而已，因為輸出到財政上依賴的國家中去的，畢竟要比輸出到財政上獨立的國家中去的增加得快些，雖然是快得不多（我們把『如果』兩字加上着重點，因為藍斯堡底統計還是很不完全的）。

藍斯堡考察商品輸出與借款間的聯系時寫道：

「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年間，由幾個德國銀行作中介締結了發行羅馬尼亞公債的條約。其實，在未締約幾年以前，這些德國銀行就已經以這筆公債作担保而發給過借款了。這筆公債主要是用來向德國購買鐵路材料的。一八九一年德國對羅馬尼亞的輸出量，計值五千五百萬馬克。第二年就跌到了三千九百四十萬馬克；中間經過一些起伏，到一九〇〇年時已跌至二千五百四十萬馬克了。直到最近幾年內，才因發行兩筆新公債而重新增加到一八九一年的水準」。

「德國對葡萄牙的輸出量，在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間，因發行幾次公債而增加到二千一百一十萬馬克（一八九〇年）；在此後兩年內，跌至一千六百二十

萬馬克和七百四十萬馬克，直到一九〇三年時，才恢復到原先的水準」。

『德國與阿根廷貿易的統計材料，尤其表示得明顯。由於一八八八年和一九〇年發行兩次公債的結果，德國對阿根廷的輸出量，在一八八九年計達六千零七十萬馬克。過兩年後，輸出量降到一千八百六十萬馬克，即不到原先輸出量三分之一。直到一九〇一年間，才又達到並超過一八八九年的水準，其原因是由於德國那時又貸給了阿根廷幾次國家公債和市政公債，供給了建築電氣工廠用的款項，以及其他各種信貸』。

『德國對智利的輸出量，因發行一八八九年公債而增加到四千五百二十萬馬克（一八九二年），過一年後又跌至二千二百五十萬馬克。一九〇六年間，因由德國幾個大銀行作中介締結了新公債的結果，輸出量又增加到八千四百七十萬馬克（一九〇七年），但到一九〇八年時，又跌至五千二百四十萬馬克了』。

● 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二期，第八一九及往下各頁。

藍斯堡從這些事實中作出一種很滑稽的市僧道德式的結論：與公債相連的出口是很不穩固，很不平衡的；把資本輸到國外，而不『自然而然地』『和諧地』發展祖國工業，是很不妥當的；發行外國公債時，克虜伯工廠必須付出價值數千百萬的『高昂』賄款等等。但這些事實却很明白地告訴我們：輸出量底增加，恰巧是與財政資本底欺詐勾當聯結着，財政資本絲毫不顧及什麼資產階級的道德，而只圖盡量剝削，從一條牛身上剝下兩層皮：第一是從公債上取得一筆利潤，第二是當這筆公債用來購買『克虜伯』工廠底產品或鋼鐵新迪加底鐵路材料等等時，又是從這筆公債上取得許多利潤。

我們再重說一遍，我們並不認為藍斯堡底統計是個完備的統計，但我們畢竟要把他的統計引用一下，因為他的統計是比考茨基和斯皮克塔托爾兩人底統計較為科學得多，因為藍斯堡指出了觀察問題的正確方法。為要推論財政資本在出口事業等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於把輸出事業與財政家欺詐事業的聯系特別拿來單獨說明，就要善於把輸出事業與卡特爾貨物銷售等等的聯系特別拿來單獨說明。單

只拿一般殖民地與非殖民地比較，拿一個帝國主義與另一個帝國主義比較，拿一個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與其餘一切國家比較，就會恰巧是迴避和掩蓋問題本質了。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理論批評，其所以與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共同點，其所以只可用作宣傳和機會主義者及社會沙文主義者講和平，講統一的門徑，就是因為這種批評恰巧迴避和掩飾了帝國主義最深刻的根本矛盾：壟斷組織和與之並存的自由競爭間的矛盾，財政資本底巨大『業務』（以及巨量利益）與自由市場上『誠實無欺的』貿易間的矛盾，卡特爾和托拉斯（一方面）與沒有加入卡特爾的那些企業（另一方面）間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所臆想出來的那個鼎鼎大名的『超帝國主義』論，也含有完全同樣反動的性質。試把考茨基在一九一五年關於這一問題的論斷和霍植森在一九〇二年的論斷比較一下。

考茨基說：『……難道現在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不能由一種新的，超帝國主義

的政策，即用國際聯合財政資本共同剝削全世界的辦法代替各國財政資本相互鬥爭的政策所排擠廢。無論如何，資本主義底這一個新的階段，是可以設想的。至於它能否見諸實現，那末我們現在還沒有充分根據來解決這一問題」。

霍柏森說：「現在很多人認為，在各自佔有許多不文明殖民地 and 依賴國的少數巨大聯邦帝國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是現代趨勢最正當發展的道路，而且這種發展道路是最有希望在堅固的聯帝國主義基礎上達到永久和平的」。

考茨基所稱為超帝國主義的東西，也就是霍柏森比他更早十三年時所稱為聯帝國主義的東西。考茨基除了用一個字冠代替另一個字冠來臆造出一個怪深奧的新字眼外，其「科學」意見底進步處，就在於他企圖把霍柏森所描寫的東西——其實是英國牧師玩弄的騙局——假冒為馬克思主義。在英布戰爭以後，英國牧師這一高貴等級極力安慰那些在南非洲戰爭中喪失了不少生命，並為保證財政資本

⑤ 見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第一四四頁。

家獲得更高利潤而繳付了更高捐稅的英國小市民和工人，這本來是理所當然的。說帝國主義並不很壞，說它很快就要變爲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聯（或超）帝國主義，——這難道不是最好不過的一種安慰麼？無論英國的牧師或甜蜜的考茨基都有怎樣慈善的目的，但他那個『理論』底客觀的，即真正的社會意義，却不過是用極反動的辦法來安慰羣衆，叫他們癡心妄想在資本主義下可能達到永久和平，轉移羣衆視線，使其不注意那些劇烈矛盾與現代緊張問題，而注意於虛偽的所謂新的未來的『超帝國主義』前途。在考茨基底『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除了欺騙羣衆而外，是一無所有的。

例如，只要把那些人人皆知而不容爭辯的事實拿來與考茨基竭力誘惑德國工人（和各國工人）的那種前途明白對照一下，便可知他所說的這種前途極端虛假了。試舉印度、安南和中國爲例。誰都知道，這三個一共有六七萬萬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是受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即英法日美等國財政資本剝削的。假定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組成爲彼此敵對的聯盟，以求保持或擴張它們在上述

亞洲國家中的領土，利益和『勢力範圍』。這就會是『聯帝國主義』或『超帝國主義』聯盟了。又假定所有的帝國主義強國共同組成爲一個聯盟來『和平』分割上述亞洲國家，那就會是『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了。這種聯盟底實際例子，在二十世紀歷史中已經有過了，例如列強在共同對付中國時，就締結過這樣的聯盟。試問是否『可以設想』，說這種聯盟在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而考茨基恰巧就是以這樣的條件爲前提的），不會是短時期的呢？說這種聯盟能除去各種各樣的磨擦、衝突和鬥爭呢？

只要明明白白提出這個問題，便只知道只能給以否定的回答。因爲在資本主義下，爲實行分割勢力範圍，分割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計算各個參與分贓者底實力，即它們各自擁有的一般經濟、財政、軍事等等實力而外，再也不能設想出什麼其他的根據。而這些參與分贓者所有的實力又變得更各不相同，因爲在資本主義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彼此平衡的發展，是決不可能的。半世紀以前，德國底資本主義實力與當時英國底實力相較起

來，還是小得可憐；日本當時與俄國比較起來，也是如此。過了一二十年之後，難道還『可以設想』帝國主義列強相互實力對比照舊沒有變更麼？絕對是不可這樣設想的。

所以，資本主義現實中的（而不是英國牧師或德國『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鄙俗的市僧的幻想中的）『聯帝國主義的』或『超帝國主義的』聯盟，不管這些聯盟採取那種形式，不管是一個帝國主義聯盟去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聯盟，還是一切帝國主義強國結成一個總聯盟，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前後兩次戰爭中間的『暫時休戰』。和平的聯盟是準備戰爭，同時又是從戰爭中脫胎而來，互相制約，根據同一種帝國主義聯系，同一種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相互關係而引起和平鬥爭形式與不和平鬥爭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而聰明絕頂的考茨基，爲了安撫工人並把他們與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調和起來，便把一條鍊子上的一環節與另一環節割開，把今天的一切強國爲共同『安撫』中國（請回憶它們鎮壓義和團起義事件吧）所締結的和平的（與超帝國主義的，——甚至是超而又

超的帝國主義的) 聯盟，與明天的那個不和平的衝突，與那個準備在後天又由所謂『和平的』總聯盟去分割——譬如說——土耳其等等等的和平的衝突割開。考茨基不願提到帝國主義和平時期與帝國主義戰爭時期間的活生生的聯系，而寧可把僵硬的抽象觀念介紹給工人，把工人和他們那些僵死的領袖調和起來。

美國人喜爾在他所著歐洲國際關係發展中的外交史一書序言中，把近代外交史分爲以下三個時期：(一) 革命時代；(二) 立憲運動時代；(三) 現代『商業帝國主義』時代<sup>②</sup>。另一個作家又把一八七〇年起的大不列顛『全世界政策史』分爲四個時期：(一) 第一個亞洲時期(反對俄國在中亞細亞一帶向印度的進展)；(二) 非洲時期(約自一八八五年起，至一九〇二年止)，即爲分割非洲而與法國進行鬥爭的時期(一八九八年的『法紹達』事件，那時險些要與法國開

② 見喜爾所著歐洲國際關係發展中的外交史 (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the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第一卷，第10頁。

戰)；(三)第二個亞洲時期(與日本訂約反對俄國)；(四)『歐洲』時期，主要是反對德國。銀行『活動家』黎舍爾早在一九〇五年時，便指出法國財政資本在意大利進行活動，以準備法意兩國在政治上的聯盟；德英兩國爭奪波斯的門爭以及所有歐洲各國資本為借款給中國問題所進行的門爭開展起來等等事實，而寫道：『前鋒隊底政治衝突，是在財政基礎上開展起來的』。這便是『超帝國主義的』和平聯盟與普通的帝國主義衝突密切相聯的具體實際情形。

考茨基企圖掩飾帝國主義最深的矛盾，因而也就必然要去粉飾帝國主義的這種傾向，是在他批評帝國主義底政治特性時也表現出來的。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和壟斷制底時代，而財政資本和壟斷制到處散佈的都是統治趨向，而不是自由趨向。這統治趨向底結果，便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動，便是政治制度方面的矛盾也極端尖銳化起來。民族壓迫和兼併傾向，即破壞民族獨立的

● 見施里德爾所著叢書，第一七八頁。

傾向（因為兼併無非是破壞民族自決而已），也特別尖銳化起來了。希法亭很正確地指出了帝國主義與民族壓迫尖銳化的聯系：『至於新開闢的國家，——他寫道，——那末輸入這裏來的資本就使種種矛盾加緊起來，引起那些發生民族覺悟的人民來進行有加無已的反抗，反對外來的敵人；這種反抗很容易發展成爲反對外資的危險行動。舊式的社會關係根本革命化起來；各「史外民族」數千百年來的農村閉塞性，日益破壞下去；它們日益捲入於資本主義的漩渦了。而且資本主義本身也漸漸授予各被征服民族求得解放的工具和手段。於是它們也就提出歐洲民族曾經認爲最高尙的那個目標，即創造統一民族國家，作爲獲得經濟文化解放的工具。這種獨立運動，將危及歐洲資本在其所剝削的那些最寶貴而含有最優美前途的區域中的地位；於是歐洲資本也就只有經常增加自己的武力，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

● 見歐戰資本，第四八七頁。

這裏尚須補充一點。帝國主義不僅要在新開闢的國家中，而且要在舊的國家中實行兼併，加緊民族壓迫，因而也就使反抗加緊起來。考茨基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加緊政治反動的事實，而抹煞了一個已經是特別迫切的問題，即在帝國主義時代決不能與機會主義者講統一的問題。他表示反對兼併政策，同時又把自己的這種反對意見，用一種最不傷害機會主義者而為機會主義者所最易接受的形式表示出來。他是直接對德國大眾說話的，但他終究恰巧把最重要最迫切的事實，例如德國兼併亞爾薩斯和羅來因的事實，掩飾起來。我們且舉一個例子來估計考茨基底這種「偏向」吧。假定說日本人指斥美國人兼併菲律賓的行動，試問是否會有很多人相信日本人這樣來作，是因為他根本反對兼併，而不是因為他自己想要兼併菲律賓呢？是否要承認，只有當日本人起來反對日本兼併高麗，要求讓高麗自由脫離日本的時候，才能把日本人反對兼併的這種「鬥爭」看作是誠心的和政治上誠懇的態度呢？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作的理論上的分析，以及他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經濟上政治

上的批評，都是浸透了與馬克思主義絕對不能相容的一種蒙蔽掩飾帝國主義最主要根本矛盾的精神，浸透了力圖把歐洲工人運動中陷於破壞的那種與機會主義者統一的局面保持起來的傾向。

## 一〇 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

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按其經濟本質來說，是壟斷性的資本主義。這一點也就決定了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因為在自由競爭基礎上，而且恰巧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乃是從資本主義制度進到更高一個社會經濟制度上去的過渡。必須特別指出現代所特有的四種主要壟斷形式，或壟斷性資本主義底四種主要表現。

第一，壟斷是在生產集中過程發展到很高階段的時候長成的。這便是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即卡特爾，新迪加與托拉斯。我們已經說過，這些壟斷同盟在現代

經濟生活中起着莫大的作用。到二十世紀開始時，它們已在各先進國家中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地位。固然，最先開始走上組織卡特爾道路的，是那些實行高度保護稅則的國家（德國和美國），但實行自由貿易的英國也表明出了壟斷制是從生產集中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基本事實，不過時間上稍遲一點罷了。

第二，壟斷制使奪取最主要原料來源，尤其是為供給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主要的，卡特爾化程度最大的工業部門，即煤炭業和鋼鐵工業所需要的原料來源的鬥爭，加緊起來了。壟斷性的佔有主要原料來源，使大資本底權力加強到了可驚的地步，使卡特爾化了的工業和沒有卡特爾化的工業間的矛盾異常尖銳化了。

第三，壟斷是從銀行中長成的。銀行已由平凡的中介企業，變成了財政資本的壟斷者。在任何一个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由三五個最大的銀行實現了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間的『個人聯合』，把佔全國資本和貨幣收入總數大部分的數百萬萬資本，都一手包攬起來。財政寡頭制把依賴關係的密網籠罩於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的一切經濟和政治機關，——這便是這種壟斷底最明顯的表現。

第四，壟斷是從殖民政策中長成的。財政資本在無數『舊有的』實行殖民政策的動機上，更加上了一個新的動機，即爲爭奪原料產地，爭奪資本投產地，爭奪『勢力範圍』（即成立有利契約，獲得租讓，取得壟斷性利潤及其他等等的範圍）以及爭奪一般經濟領土而鬥爭的動機。例如，當歐洲列強還只把非洲十分之一的面積佔領爲自己的殖民地時（在一八七六年時還是如此），殖民政策還不能用壟斷手段，而按所謂『自由奪取』領土的方式去發展。但是，當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積已被佔領的時候（到一九〇〇年的時候），當全世界都已分割完了的時候，便必然開始了一個壟斷式佔有殖民地，亦即是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特別尖銳起來的時代。

壟斷性資本主義把所有的資本主義矛盾弄到了如何尖銳的程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價高漲和卡特爾壓迫這兩件事實就夠了。這種矛盾尖銳化，便是歷史過渡時期中最強大的推動力，而這個過渡時期是在全世界財政資本完全勝利時就已經開始了的。

壟斷，財政寡頭，趨向統治而不趨向自由，極少數最富強國家剝削一批一批弱小國家——所有這些便產生了使人必須把帝國主義解釋爲寄生腐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特點。帝國主義底趨向之一，卽造成『食利國』或放債國，使這些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專靠輸出資本和『剪息票』爲生的現象，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若以爲這一腐化趨向排除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可能，那就是錯誤的想法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個別工業部門，個別資產階級階層，個別國家，在帝國主義時代，各以多少不一的強度，時而表顯着此種趨向，時而又表現着彼種趨向。整個說來，現在資本主義發展得比先前快得不可計量，但這種發展不僅一般地成爲更不平衡，並且這種不平衡又特別表現於資本最雄厚的國家（英國）底腐化。

研究德國大銀行問題的作家黎舍爾論到德國經濟發展底速度時寫道：『德國在前一時代（一八四八至一八七〇年）進步得並不很慢，但是和德國現今時代（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五年）全部經濟及其銀行發展底速度比較起來，便好像昔日

郵車速度和近代汽車速度相比較一樣，而近代汽車駛行之快，對於不謹慎的步行者和汽車上的乘客本身都是很危險的。這個異常迅速發展了的財政資本，正因為它是這樣迅速發展起來了，所以又很想更『安然』把那些必須從更富足的國家方面奪取過來的殖民地佔領起來，而這種奪取，又不是單只用和平手段所能做到的。在最近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的發展要比德國來得更快，而現代美國資本主義底寄生性也就因此而表現得特別明顯。另一方面，例如把共和派的美國資產階級和君主派的日本資產階級或德國資產階級比較一下，便可以看出：在帝國主義時代，這些資產階級之間極大的政治上的差別，也都極度減弱下去，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這種差別根本就不重要，而是因為所有這些資產階級都帶有相當的寄生性的特徵。

許多工業部門中某一部門裏的資本家，許多國家中某一國家裏的資本家等等，既獲得壟斷性的高度利潤，在經濟上便有可能收買工人階級中某些階層，暫時且能收買其中頗大的一個少數，吸引他們站在某一部門或某一國家資產階級方

面去反對其餘一切部門或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彼此因分割世界而緊張起來的對抗，更使這種趨向加強起來。於是便形成了帝國主義與機會主義間的聯系，這種情形在英國表現得最早而且最鮮明，因為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帝國主義特點，在英國要比其他各國出現得更早得多。有些作家，如馬爾托夫，愛用一種『官場樂觀主義的』（如考茨基與鳩思曼一樣）議論來否認帝國主義與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相聯系的這一現時特別觸目的事實，如說什麼假若先進的資本主義恰巧加強了機會主義，或是說假若領薪最多的工人恰巧傾向於機會主義，那末反資本主義者底事業就未免毫無希望了。切不要看錯這種樂觀主義底意義：這是對機會主義抱樂觀的態度，這是用來掩飾機會主義的樂觀主義呵。其實，機會主義特別迅速和特別討厭的發展，並不能保證機會主義底勝利臻於鞏固，也正好似一個健康身體上的膿瘡迅速的膨脹，只足以加速膿瘡爆裂而使身體恢復健康一樣。在這方面最危險的，倒是那些不願意瞭解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不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密切聯系起來，便是一種空洞而虛假的廢話的人。根據以上關於帝國主義底經濟本質問題所說

的一切，便要把帝國主義估計爲過渡的資本主義，或更正確點說，垂死的資本主義。在這點上特別耐人尋味的，便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敘述現代資本主義時所常用的字眼：『互相錯綜』，『沒有孤立性』等等；說什麼銀行是『一種按其任務和發展講都沒有單純私有經濟性質，而日益超出私有經濟調節範圍的企業』。而講了後面這句話的那個黎舍爾，同時却又非常鄭重地說道，馬克思主義者關於『社會化』的『預言』是『沒有實現的』！

『互相錯綜』一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它只是抓住了現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那個過程中最觸目的一點。它證明觀察者只看見單個樹木而沒有看見樹林。它證明人們盲從式地模寫着外表的偶然的紛亂的現象。它證明觀察者爲一大堆生硬材料所壓倒，完全不能瞭解其中所含的內容和意義。股票估有關係，即私有主關係，是『偶然互相錯綜起來的』。但是隱藏在這種錯綜現象底下的，構成這種現象基礎的，却是那些變動着的社會生產關係。既然大企業規模已擴展得十分龐大，以精確估計巨量事實爲根據來有條不紊地設法取得數千萬人民所必需的總額三分之二或

四分之三的原料；既然有系統地設法把這些原料轉運到各個最便利的生產地點，有時甚至是彼此相距數千百里的地點；既然由一個中心來指揮一切順序製造的階段，一直到製成許多種類的熟製貨品爲止；既然這些生產品是按照一個總的計劃來分配於數千萬數萬萬的消費者（美德兩國的煤油銷售，都是由美國『煤油托拉斯』支配的），——那末擺在我們面前的，就顯然是生產底社會化，而決不是什麼簡單的『互相錯綜』；那末私人經濟關係和私人所有關係，就顯然已變成一種不合於內容的外殼，而假如用人工方法來延緩其必被消除的時日，那它就必然要腐化起來；它也許能在腐化狀態中存留一個比較長久的時間（如果割治機會主義膿瘡的事情竟不幸而遷延下去的話），但它終究還是必然會被消除掉的。

熱烈崇拜德國帝國主義的叔爾茨·黑維尼茨驚嘆道：

『倘若德國銀行底領導工作，歸根到底是担負在十來個人身上，那末他們的活動之關係於國民福利，在現時已經是要比大多數政府總長底活動更爲重大了』（這裏把銀行家、總長、工業家以及食利者『互相錯綜』的事實忘掉，當然是

較爲有利的)……『倘若把我們所說過的那些傾向底發展事實澈底推想一番，那末結果便會是：一國底貨幣資本統一於銀行之中；銀行又互相聯合成爲卡特爾；全國急需投殖的資本都化作有價證券。那時便會實現聖西門底天才預言：「現在生產中因經濟關係不是按一個調節計劃發展的事實所引起的無政府狀態，定會讓位於有組織的生產。那時生產便不會再由那些彼此孤立，各不相謀，不知道民衆經濟要求的全業家去指揮，而會由相當的社會機關去主持。中央管理委員會既有可能從更高的觀點上去觀察廣闊的社會經濟領域，就會把這個社會經濟調節得有利於全社會，並把生產資料轉交給適當人物去支配，特別是會設法使生產和消費經常處於彼此協調的狀態。現在有一種機關已把相當組織經濟勞動的作用包括於自己的職務以內，這種機關便是銀行」。我們現在離實現聖西門底這些預言的時候還遠；但我們已經是在實現這些預言的道路上走着：這是和馬克思本人所設想的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但也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這不消說是對馬克思學說所作的一種漂亮的『反駁』，從馬克思底精確科學分析倒退到聖西門底猜想上去了，而聖西門底猜想雖然是個天才的猜想，但終究只是一種猜想。

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九卷，第六七至一七五頁

● 見社會經濟底基礎一書（*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e*），第一四六頁。

## 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

在荷蘭、斯堪的那維亞和瑞士，有些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宣傳要在現今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的謊話時，主張取消社會民主黨最低限度綱領中的『民警或武裝人民』這一老條文，而代之以『廢除武裝』的新條文。青年國際雜誌〔二八七〕已開始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並在第三期上發表了一篇主張廢除武裝的社論。可惜，在格里姆所提出的最新的提綱中，也對『廢除武裝』的主張作了一種讓步。在新生活雜誌〔二八八〕和預言者雜誌〔二八九〕上也開始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

現在我們要把主張廢除武裝者底立場仔細考察一下。

主張廢除武裝者所持的基本論據，是認爲要求廢除武裝，就是最明顯，最堅決，最徹底表示反對任何軍國主義和任何戰爭。

可是，在這個基本論據中，恰巧又包含有主張廢除武裝者底基本錯誤。社會主義者若不背棄社會主義，便不能對任何戰爭都表示反對。

第一，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並且始終也不能表示反對革命戰爭。各個「大」帝國主義強國中資產階級已是澈頭澈尾反動的了，因而我們認爲這個資產階級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是反動的，奴隸主的和罪惡的戰爭。而反對這個資產階級的戰爭，又是怎樣呢？例如，受這個資產階級壓迫，受它支配或殖民地民族爭取自己解放的戰爭，又是怎樣呢？『國際』派提綱第五條上所謂『在這個橫行無忌的帝

國主義時代，已不能有任何的民族戰爭了』這一說法，顯然是不正確的。

在二十世紀這個『橫行無忌的帝國主義』世紀底歷史中，充滿了殖民地戰爭。但我們歐洲人，壓迫全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帝國主義者，本着我們固有的一種可惡歐洲沙文主義精神來稱爲『殖民地戰爭』的，往往是這些被壓迫民族底民族戰爭或民族起義。帝國主義最主要的特性之一，也就是它在最落後的國家內加速資本主義發展，因而就使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擴大和加強起來。這是事實。由此就必然要得出結論：帝國主義往往要產生民族戰爭。尤尼烏斯（二九〇）在其所著一書中擁護上述『提綱』時說：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反對一個大帝國主義強國的民族戰爭，都會引起另一個與之競爭，並且也是帝國主義的大強國方面的干涉，於是任何民族戰爭都會變成爲帝國主義戰爭。但這個理由也不正確。這種情形是可能發生的，但並不是常常如此發生的。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四年時期中有許多殖民地戰爭，都不是循着這條道路進行的。舉例說，假使我們聲言在現時戰爭結束後，——如果這個戰爭是弄到各參戰國精疲力竭而結束，——『不會』發生

『任何』民族的、進步的、革命的戰爭，譬如中國與印度、波斯、暹羅等國聯合起來反對大強國的戰爭，那就簡直是說笑話了。

根本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有發生民族戰爭的可能，這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歷史上顯然是錯誤的，而在實踐上就是鼓吹歐洲人中所流行的沙文主義思想：我們是屬於壓迫歐非亞等洲數萬萬人民的那些民族的人，所以應當對各個被壓迫民族說，它們進行戰爭來反對『我們的』民族是『不可能的』！

第二，國內戰爭也是一種戰爭。誰承認階級鬥爭，誰就不能不承認國內戰爭，因為國內戰爭在任何階級社會中，都是階級鬥爭繼續，發展和尖銳化的自然的表現，而在一定情形下，並且是必然的表現。所有的大革命都證實了這一點。否認或忘記國內戰爭，便是陷入極端機會主義立場而背棄社會主義革命。

第三，社會主義在一國內獲得勝利，並不能一下子就根本排除一切戰爭。恰相反，它是預定會有戰爭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在各個國家內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就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

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在某些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前期的國家。這就不僅會引起磨擦，而且會引起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公開企圖撲滅社會主義國家中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的行動。在這種情形下發生的戰爭，在我們方面便是合理的和正義的戰爭，就會是為社會主義，為求其他各國人民從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的戰爭。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中直接認定已經獲得勝利的社會主義進行『防禦戰爭』的可能，是完全正確的。他所說的防禦，正是指已經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防禦其他各國資產階級而言。

只有當我們在全世界，而不僅是在一國內，已經推翻，最終戰勝並剝奪了資產階級之後，戰爭才會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把鎮壓資產階級反抗行動這一件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最困難最需要鬥爭的事情避開不說，或加以塗飾，那末從科學觀點看來便是完全不正確的，完全不革命的。『社會主義』牧師們和機會主義者始終都甘願幻想什麼未來的和平的社會主義，但他們與革命社會民主黨人

不同的地方，也就在於他們不願想到，不願思索爲實現這個燦爛未來而必須進行殘酷階級鬥爭和階級戰爭。

我們不應當讓他人用字句來欺騙我們。例如，有很多人仇視『保護祖國』這一概念，因爲露骨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用這個概念來遮蓋和掩飾資產階級在這次強盜戰爭中所說的謊話。這是事實。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應當忘掉對政治口號意義的思索。在這次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的口號，就不過是，絕對不過是把這次戰爭看作『正義的』，適合無產階級利益的戰爭，因爲軍隊侵入別國在任何戰爭中都是可能的事情。被壓迫民族方面在它們反對帝國主義大強國的戰爭中，或已經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方面在它反對資產階級國家裏某個加利非〔九二〕的戰爭中否認『保護祖國』的口號，那就簡直是愚蠢了。

忘記任何戰爭都不過是政策用別種手段的繼續，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現時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兩個大強國集團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政策底繼續，而這個政策是由帝國主義時代各種關係總和所產生所滋養着的。但這個時代，同時又必然要產

生出並且滋養着反對民族壓迫的政策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政策，因此也就可能有，而且必然會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義和戰爭；第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和起義；第三，這兩種革命戰爭底匯合等等。

## 二

此外還要注意到如下一個概括的理由。

一個被壓迫階級若不力求學會使用武器，獲得武器，便只配讓人把它當作奴隸看待。我們若不願做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便不能忘記我們是在階級社會中生活着；除了階級鬥爭外，再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其他一種擺脫這個社會的出路。在任何一種階級社會中，不管它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農奴制度上，或如現今這樣建立在僱傭勞動制度上，壓迫階級總是擁有武裝的。不僅現時的常備軍，而且現時的民警——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例如在瑞士，——

都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武裝。這是無須特別說明的最淺顯不過的道理。只須指出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用軍隊來反對罷工者這一事實就够了。

資產階級用武裝來反對無產階級，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最巨大，最重要的基本事實。當有這樣一件事實存在的時候，却有人勸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提出『廢除武裝』的『要求』！這就等於完全放棄階級鬥爭觀點，棄絕任何革命念頭。我們的口號應當是：武裝無產階級來戰勝和剝奪資產階級，並解除其武裝。這是革命階級所能採取的唯一策略，是從資本主義軍國制度底全部客觀發展中產生出來的策略，是這種發展所絕對要求的策略。無產階級只有把資產階級解除武裝以後，才能根本廢除武裝，而不背叛其全世界歷史的任務；無產階級無疑是會這樣作的，但是只有在那個時候，無論如何也不會在那個時候以前。

現今的戰爭，在反動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和慣於流淚的小資產者那裏所引起的只是悽慘和驚慌，只是厭惡任何一種運用武器的行爲，厭惡流血，厭惡死亡等等心理，而我們却應當說：資本主義社會向來而且始終都是沒有終結的悽慘。

如果現今這次最反動的戰爭給這個社會準備着悽慘的終結，那我們是沒有任何根據來感覺絕望的。當人人都看見資產階級親自引起唯一正當的和革命的戰爭，即以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爲目標的國內戰爭時，廢除武裝的「要求」，更正確些說，廢除武裝的夢想，客觀上無非是絕望底表現。

假如有人說這是脫離實際生活的理論，我們就要請他注意兩件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一方面，是托拉斯底作用和婦女在工廠中作工底作用，另一方面，是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和俄國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起義。

資產階級底事情是要發展托拉斯，把兒童和婦女驅進工廠去。在那裏折磨他們，腐化他們，使他們陷於極端窮乏的境遇。我們並不「要求」這種發展，並不「贊助」這種發展，我們是反對這種發展的。可是怎樣來反對呢？我們知道，托拉斯和婦女在工廠中作工是進步的。我們不願意退轉到手工業，退轉到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退轉到婦女專在家裏工作的時代去。而是要經過托拉斯等等前進，並且越過它們而進到社會主義！

把這個議論稍微改變一下，便可用來論斷現時把人民軍事化的制度。今天，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不僅把全體成年壯丁軍事化，而且把青年軍事化。到明天，它大概就會把婦女也實行軍事化。對於這種情形，我們應當說：那就會很好了！軍事化進行得愈快，則爲反對資本主義而舉行武裝起義的時機也就會愈加接近。如果社會民主黨人不忘記公社底例子，那他們怎麼能爲青年軍事化等等的形勢所嚇倒呢？這並不是什麼『脫離實際生活的理論』，並不是什麼空想，而是事實。如果社會民主黨人竟不顧一切經濟和政治的事實，而否認帝國主義時代和帝國主義戰爭必然會使這些事實重演的趨勢，那就真正糟糕到極點了。

有一位目觀過公社情形的資產階級分子在一個英國報上寫過：『如果法蘭西民族盡是些婦女，那它該會是何等可怕的民族呵！』。婦女和十三歲的兒童在公社時期，會與男子並肩作戰。在將來爲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鬥中，也必然會是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婦女，決不會消極觀望，聽憑那些武裝精良的資產階級去槍殺武裝惡劣或毫無武裝的工人的。她們也會像在一八七一年那樣拿起武器來動

作，於是現時這些被嚇倒了的民族，更正確些說，現時這個與其說是被政府所破壞，不如說是被機會主義者所破壞了的工人運動，毫無疑義——遲早雖不可知，但絕對是毫無疑義——就會發展成爲革命無產階級『可怕民族』底國際同盟。

現在全部社會生活都在軍事化。帝國主義就是各大強國爲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而進行殘酷的鬥爭，因此它就必然會在全世界各國，包括各中立國和各小國內，引起更進一步的軍事化。無產階級的婦女應怎樣對付這種情形呢？只是去咒罵一切戰爭和一切軍備廢止，只是去要求廢除武裝廢止？真正革命的被壓迫階級中的婦女，無論如何也不會甘心充當這種可恥的角色。她們會對她們的兒子說：你快長大成人了。人們將給你武器。你要拿起這個武器來好好學習軍事。這種學識是無產者所必需的。你學習軍事，不是爲了開槍反對你的兄弟，即其他各國的工人，如同在現時戰爭中所作的那樣，如同社會主義叛徒們教導你作的那樣，而是爲了進行鬥爭去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以便用戰勝資產階級並把它解除武裝的手段——而不是用善良的願望——來最終消滅剝削，貧困和戰爭。

如果拒絕進行這種宣傳，在現今戰爭時期拒絕進行這種宣傳，那就最好是完全不講什麼國際革命社會民主運動，什麼社會主義革命和什麼以戰爭反對戰爭的大話了。

### 三

主張廢除武裝者反對『武裝人民』這條綱領要求的理由之一，是說這個要求容易引起向機會主義讓步的結果。我們在前面已考察了最重要的問題，即廢除武裝的要求對於階級鬥爭和對於社會革命的關係。現在再來考察廢除武裝的要求對於機會主義的關係問題。這個要求之所以不可採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這個要求以及由此產生的幻想，必然會削弱和軟化我們同機會主義的鬥爭。

這個鬥爭顯然是國際底當前主要問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若不與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緊密聯結起來，便是一種空話或騙局。齊美爾瓦爾得和昆塔爾二九

二) 底主要缺點之一，第三國際底這些萌芽可能遭受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就在於那裏甚至沒有公開提出同機會主義作鬥爭的問題，更不用說以主張必須同機會主義決裂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了。機會主義在歐洲工人運動內部獲得了——暫時獲得了——勝利。在一切巨大國家內都形成了兩種主要的機會主義派別：第一，是普列漢諾夫、謝德曼、列金、湯姆和桑巴、王德威爾得、漢德曼、亨德孫等等一流先生們露骨的、無恥的、因而也是危險較少的社會帝國主義。第二，是暗藏的，考茨基主義的：如德國的考茨基與哈阿茲一夥人以及「社會民主勞動派」；法國的龍格，普列斯曼和馬依拉斯等；英國的麥克唐納及其他「獨立工黨」首領；俄國的馬爾托夫和齊赫芝等等；意大利的特列維斯及其他所謂左派改良主義者。

露骨的機會主義公開和直接反對革命，反對正在開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爆發，而公開同政府聯盟，不管這種聯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從參加內閣起，直到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在俄國）為止，但實質總是一樣的。暗藏的機會主義者，

考茨基主義者，對於工人運動是更有害得多，更危險得多，因為他們用一些漂亮的，好聽的，也算是『馬克思主義的』詞藻與和平主義的口號爲護符，而暗中辯護他們與前者聯合的行爲。反對這兩種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的鬥爭，應該在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政治活動場中，在國會工作、職工會、罷工、軍事及其他等範圍中進行。這兩種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共有的主要特點，就是它們對現時戰爭與革命相互聯系的具體問題，默不作聲，隱諱掩蓋，即或談談，也是戰戰兢兢，惟恐違犯警察禁令。而他們這樣幹，又是不顧在戰前對於臨來的這個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間的聯系，已指出過無數次，並且還在巴塞爾宣言中正式地指出過。廢除武裝這一要求底主要缺點，也就在於它避開了革命底一切具體問題。也許主張廢除武裝的人是主張一種全新式的，不要武裝的革命吧？

其次，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反對爲改良而鬥爭。我們不願意忽略一種可能發生的悲慘情形，即是雖然有多次羣衆醞釀和羣衆不滿底爆發，雖然有我們的努力，但革命仍不會由這次戰爭中長成起來，而人類又不幸會遭遇到第二次帝國主義大

戰的情形。我們主張的那個改良綱領，也應當是反對機會主義者的。如果我們讓機會主義者單獨去爲改良而鬥爭，而自己却跑到什麼要求『廢除武裝』的渺茫天空上去，逃避悲慘的現實，那末，機會主義者是只會歡天喜地的。『廢除武裝』正是逃避惡劣的現實，而完全不是進行反對悲慘現實的鬥爭。

在這樣的綱領中，我們大概會這樣說：『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帝國主義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的口號並提出這個口號，只是用資產階級的謊言去敗壞工人運動而已』。這樣具體地回答具體問題，比要求廢除武裝和拒絕『任何保護祖國』，在理論上就會更爲正確，對於無產階級就會更有益得多，而使機會主義者更難堪得多了！我們還可以補充說：『所有一切帝國主義列強，即英法德奧、日美等國資產階級都成了極端反動的，處心積慮力圖達到世界統治，所以由這些國家底資產階級方面所進行的任何戰爭，都只會是反動的戰爭。無產階級不僅應當反對這樣的一切戰爭，而且應當希望「自己的」政府在這樣的戰爭中遭受失敗，並且如果爲阻止戰爭而舉行的起義沒有成功，便要利用這種失敗去舉行革命

的起義」。

關於民警問題，我們要說：我們不贊成資產階級的民警，而只贊成無產階級的民警。因此不僅「不用一文錢和一個人」去幫助常備軍，而且對於資產階級的民警也應如此，甚至在美國或瑞士，挪威這樣的國家裏也應如此。況且我們看見，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國家內（例如在瑞士）都日益使民警普魯士化，——特別是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一年，——日益使它腐化，以便動員武力去反對罷工工人。我們可以要求：軍官由人民選舉，取消一切軍事裁判，外國工人與本國工人平權（提出這一條，在瑞士這樣一個日益無恥地剝削日益衆多外國工人，而使他們處於無權地位的帝國主義國家中，是特別重要的）；其次：要求使國內——譬如說——每百個居民都有權組織一種自由團體，自由選舉這些團體的教練員，由國庫支付這些教練員底薪資等等。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無產階級，才能真正爲自己——而不是爲自己的奴隸主——研究軍事，而這樣的研究是無產階級利益所絕對要求的。俄國革命指明了，革命運動底任何一個勝利，那怕只是部分

的勝利；例如奪取了某個城市，某個工廠區域和某一部分軍隊；——都必然會迫使這個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樣的綱領。

最後，當然不能單用綱領去同機會主義作鬥爭，而是要始終不懈地去監督這些綱領底真正實現。破產了的第二國際所犯的最嚴重的，最不可挽救的錯誤，就是言行不符，而養成了專說昧心革命空話的習慣（請看現在考茨基及其伙伴們對巴塞爾宣言的態度）。廢除武裝的要求，作為一種社會思想來看，——即是由相當的社會環境所產生出來，並且能夠影響相當的社會階層，而不只是一種個人的奇思異想，——大概是由某些小國所處的那種特殊而例外的『安靜』生活條件所產生出來的，因為這些國家在很久一個時期內都站在世界流血戰爭之外，而希望始終袖手旁觀下去。爲要認識這一點，只須舉個例子，想想挪威那些主張廢除武裝的人所提出的證據就夠了。他們說，『我們是個小國，我們的軍隊弱小，我們無法去反對強大的國家』（因此也就無力反對迫使我們去與某一強國集團結成帝國主義聯盟）……『我們想始終安居在自己的偏僻角落裏繼續進行偏僻的政策，要

求廢除武裝，成立強迫的仲裁法庭，維持永久的（大概是如比利時那樣「永久的」？）中立」等等。

小國家想要始終站在戰爭旁邊的那種小氣願望，小資產階級妄想遠遠離開世界歷史上偉大搏戰，而利用自己所享有的相當壟斷地位來過着停滯不變的消極生活的心理，——這就是使廢除武裝的主張能在某些小國內受到相當歡迎和某些傳佈的客觀社會環境。當然，這種願望是反動的，並且完全是建築在幻想上的，因為帝國主義總是會把各小國捲進到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漩渦中去的。

試舉瑞士爲例。它的帝國主義環境，客觀上預定有兩條工人運動路線：機會主義者力圖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把瑞士變成民主共和的壟斷聯盟去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遊客手中取得利潤，以便儘量獲利地，儘量平安地利用這個「平安的」壟斷地位。

瑞士的真正社會民主黨人，力圖利用瑞士所有的那種較爲自由的環境以及「國際」地位（與文化發展極高的國家爲隣），並且利用瑞士人所講的幸而不是

一種『獨自的語言』，而是三種世界語言的情況，來擴大，加強和鞏固全歐無產階級革命分子底革命聯盟。瑞士人所講的，幸而不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而是三種世界語言，並且正是與瑞士為隣的那些交戰國家中所講的語言。

如果瑞士黨內的兩萬個黨員每週能拿出兩個生丁，作為『戰時特別捐』，那我們每年就能得到二萬佛郎，——這個數目就能使我們不顧各國總參謀部底禁令，而印行三種語言的定期刊物，在各交戰國的工人和兵士中間傳播所有關於工人已開始表示憤激，他們在戰壕中實行聯歡，他們希望以革命方式運用武器去反對他們『本』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等等的真情實話。

凡此種種都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情，而是各種優秀報紙，如哨兵、民權、伯恩哨兵〔一九三〕所正在進行的，只是可惜還進行得不充分。只有用這樣的活動，才能使阿阿拉烏黨大會〔一九四〕所通過的那個美妙決議成爲比簡單一個美妙決議多一點的東西。

現在我們所注意的問題是：廢除武裝的要求是不是適合於瑞士社會民主黨人

中間的革命方向呢？顯然是不適合的。因爲在客觀上，『廢除武裝』這一要求乃是各個小國家庭一個絕頂民族性的，專門民族性的綱領，而絕對不是國際革命社會民主派底一個國際性的綱領。

寫於一九一六年秋

一九一七年九月和十月用德文刊載於青年國際雜誌，第九第十兩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九卷，第三三三至三三二頁

## 遠方來信

### 第一封信

#### 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階段

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所產生的第一次革命爆發了。這個第一次革命，大概不會是最後的一次革命吧。

根據我在瑞士寫這封信時手邊所有的一點點消息來看，這第一次革命，即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的俄國革命底第一階段，已經完結了。

這第一階段，大概不會是我國革命底最後一個階段吧。

支持了許多世紀，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的三年偉大全民的階級搏戰中不顧一切而保持住了的君主制度，竟在不過八天的時間，即是米留可夫在致俄國全體駐外代表的得意洋洋的電報上所指出的那樣一個短短期間就顛覆了，試問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怪事』呢？

在自然界和歷史中是不會有怪事的；但歷史上所有急劇的轉變，包括各種革命在內，顯露出非常豐富的內容，開展出一種非常特殊而出人意外的各種鬥爭形式的配合和各種鬥爭力量的對比，以致在庸人的頭腦看來，有許多地方都彷彿是怪事了。

要沙皇君主制度在幾天以內顛覆下去，當然需要有許多具有全世界歷史重要意義的條件底配合。我們現在僅舉出其中幾個主要的條件：

如果沒有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的三年內所進行的偉大的階級搏戰，以及它當時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那末第二次革命就不會進行得這樣迅速，即是說，就不會在幾天以內便完成了這一革命底開始階段。第一次革命（一

九〇五年革命）深深地掘鬆了土壤，剷除了千百年來的成見，喚醒了數百萬工人和數千萬農民去參加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使俄國社會中一切階級（和一切主要政黨）彼此——並向全世界——表明了它們各自的真正本性，表明了它們各自的利益、力量、行動方式、以及當前和將來目標的真實相互關係。第一次革命和革命以後的反革命時代（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完全暴露了沙皇君主制度底真正實質，使它走到了『盡』頭；澈底揭破了沙皇君主制度腐敗不堪，卑鄙醜惡的本性，以及以兇惡的拉斯普庭爲首的沙皇狗黨底全部無恥淫亂的行爲，揭破了羅曼諾夫皇室底一切獸行：這些羅曼諾夫強盜，使猶太人，工人和革命者底鮮血流遍俄國；這些擁有幾百萬俄畝土地的『超等』地主，爲着保全自己和自己階級底『神聖所有權』而採取百般殘暴手段，幹出一切罪惡行爲，任意摧殘屠殺大批公民。

沒有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沒有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的反革命，則俄羅斯民族和俄國境內其他民族各階級底『自決』，這些階級彼此以及它

們對沙皇君主制度所持態度的決定，就不會像在二三兩月革命的八天內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明確。這八天的革命，簡直可以說是經過了十數次主要演習和次要演習之後才『排演』出來的一齣戲；各個『戲子』都知道彼此的面目，各人自己所扮的角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境遇，知道得詳詳細細，透透澈澈，以至一切稱爲重要的政治方向和行動方法上的色彩，都洞悉無遺。

如果說古契可夫和米留可夫一流的老爺們及其跟班們所指斥爲『大叛亂』的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大革命，經過十二年後，便引起了一九一七年的『燦爛的』，『光榮的革命』，——古契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稱這次革命爲『光榮的革命』，因爲這次革命給予了（暫時給予了）他們政權，——那末就還需要有一個偉大的、強有力的、萬能的『導演』，他在一方面能大大加速全世界歷史底進程，而在另一方面又能引起空前厲害的全世界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國際的危機。除了世界歷史進程的異常加速以外，還需要全世界歷史特別急劇的轉折，使得遍體血污的羅曼諾夫君主制度車子一碰到這樣一次轉折，馬上就顛覆了下去。

這個萬能的『導演』，這個强有力的催促者，便是全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爭。至於這次戰爭是全世界的戰爭，那在現時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了。因為美國和中國今天已有一半捲入了戰爭漩渦，明天就會全部捲入的。

至於這次戰爭從雙方來說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那在現時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了。只有資本家及其扈從，社會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才能否認或遮掩這個事實。無論德國資產階級或英法資產階級進行戰爭的目的，都是爲了掠奪別國，爲了宰殺弱小民族，爲了財政資本對全世界的統治，爲了分割和重新分割殖民地，爲了用欺騙和分裂各國工人的手段來挽救行將滅亡的資本主義制度。

帝國主義戰爭是客觀上必然要非常加速，空前加劇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鬥爭的，必然要轉變成爲國內敵對階級戰爭的。

這個轉變已由一九一七年二三兩月間的革命開始了，而這個革命底第一階段所表明出來的第一件事實，就是共同打擊沙皇制度的有兩種力量：一方面是俄國全體資產階級和地主，連同他們的那些不自覺的扈從，更加上他們那些自覺的領

導者英法大使和英法資本家；另一方面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

這三個政治營壘，三個基本政治力量：（一）沙皇君主政府，即農奴主與地主們底首領，舊官僚與將軍們底首領；（二）俄國資產階級地主的十月黨和立憲民主黨以及跟着他們跑的小資產階級；（三）在全體無產階級和全體貧苦民衆中尋找同盟者的工兵代表蘇維埃，——這三個基本政治力量已在革命『第一階段』八天以內十分明顯地表露了出來，就是本信作者這樣一個與事變發生地點相隔甚遠而只得以外國報章上的一點兒消息爲限的觀察者，也都看得十分清楚了。

但在未詳細說明這點以前，我應當回頭來講講前面說過的那個最强大因素，即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

戰爭把各個交戰的強國，各個交戰的資本家集團，資本主義制度『主人』，資本主義奴隸制度奴隸主，都用鐵鏈連鎖在一起了。一團血污，——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歷史時期底社會政治生活。

在戰爭開始時就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社會主義者，如德國的達維德和謝

德曼輩，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和格沃茲結夫之流，久已大喊大叫起來反對革命者底『幻想』，反對巴塞爾宣言底『幻想』，反對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那種『愚蠢的夢想』了。他們百般頌揚資本主義似乎表現出來了的力量，生命力和適應能力，——他們就是早已幫助資本家來使各國工人階級『適應』和馴化，幫助資本家來欺騙和分裂各國工人階級的那些人。

但是，『誰在最後笑，才有資格笑』。資產階級並沒能長久推延戰爭所產生的革命危機。這個革命危機在所有各國都是無可遏止地增長起來，從德國起，從這個據一位不久前訪問過德國的考察家所說，正遭遇着『組織得英明的飢荒』的德國起，直至也有飢荒逼來，而組織得遠不及德國那樣『英明』的英國和法國爲止。

無怪乎在破壞得最駭人聽聞，而無產階級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並不是因爲它有特別的品質，而是因爲它有『一九〇五年』底生動傳統）的俄國，革命的危機也就最先爆發了出來。因爲俄國及其同盟者遭了幾次最嚴重的失敗，所以這

種危機也就來得更加迅速。軍事上的失敗動搖了全部舊政府機體和全部舊制度，激起了全國各個階級對它的仇恨，引起了軍隊方面的憤恨，消滅了大批由頑固貴族和特別腐敗官僚出身的舊軍官，而代以新鮮的、年輕的、多半是資產階級、平民知識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軍官。

如果說戰爭中的失敗是起了從消極方面加速爆發的作用，那末，英法財政資本，英法帝國主義與俄國十月黨和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的聯繫，便是加速了這一危機的因素。

英法報章由於不言而喻的原因，極力抹煞這個極重要之點，而德國報章則幸災樂禍地強調這點。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冷靜地正視現實，既不應爲前一交戰帝國主義者集團的外交家和總長所散佈的官場式外交式的甜蜜謊語所惑，也不應爲後一交戰集團中那些與前者競爭的財政資本家和軍閥嘻笑之聲所迷。二、三兩月間的革命事變底全部進程明顯地指出，擁有許多走狗和『門徑』的英法大使館，久已拚命設法阻止尼古拉二世（但我們相信他會成爲尼古拉末世，並設法使其成

爲尼古拉末世）去與威廉第二『單獨』協商及單獨媾和，同時他們是直接力圖更換尼古拉·羅曼諾夫的。

我們不要自作幻想。

革命之所以能够勝利得這樣迅速和——從表面上，驟然看來——這樣『徹底』，只是因爲當時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潮流，兩種完全不同的階級利益，兩種完全相反的政治社會趨勢，由於非常特殊的歷史局面而匯合起來了，並且是異常『和衷共濟地』匯合起來了。一方面就是英法帝國主義者所佈置的陰謀，他們爲了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爲了更激烈更頑強地進行戰爭，爲了摧殘新的千百萬俄國工農，推動了米留可夫和古契可夫之流去奪取政權，好使古契可夫輩獲得君士坦丁堡……使法國資本家獲得敘利亞……使英國資本家獲得美索不達米亞……等等。另一方面就是無產階級和廣大民衆（城市和鄉村中一切貧苦民衆）力爭麵包、和平以及真正自由的深刻的革命運動。

革命的工人和兵士根本破壞了可惡的沙皇君主制度，並沒有因爲那些祇想用

另一個君主代替現今君主的畢尤肯恩、古契可夫以及米留可夫輩所進行的鬥爭來。在某個短促的特殊歷史關頭援助他們而感覺歡喜，也沒有因此而發生慌張。

當時的情形便是如此，而且只是如此。一個政治家假使不怕真理，而清醒地衡量着革命中各種社會力量底對比，不僅是從目前所有的特點方面，而且還從更深刻的關鍵方面，從俄國以及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更深刻利益對比方面，去估計一切『時局』，那末他就應當如此，並且也只能如此去判斷時局。

彼得城工人和兵士，以及全俄工人和兵士英勇奮鬥反對了沙皇君主制度，是爲爭得自由，是爲土地歸農，是爲奠定和平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英法帝國主義的資本，是爲繼續和加強這個流血戰爭而製造了宮庭的傾軋把戲，佈置了陰謀，慫恿和鼓勵了古契可夫輩和米留可夫輩，擺佈了一個現現成成的新政府，這個新政府在無產階級鬥爭給了沙皇制度最初幾次打擊後，便奪得了政權。

這個政府並不是幾個人偶然湊合而成的。

這是已經提到了能於掌握俄國政權程度的那個新階級底代表，即資本主義地

主和資產階級底代表；這個階級在經濟上早已實行統治我國，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時期，然後又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反革命時期，最後——而且特別迅速地——是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大戰時期，在政治上非常迅速地組織起來，把地方自治機關、國民教育機關、各種代表大會、杜馬以及『軍事工業委員會』等等，都奪到自己手中。這個新的階級到一九一七年前夜，已經『幾乎完全』當權了；所以沙皇制度，一受到打擊，就崩倒下去，而讓位給資產階級了。帝國主義戰爭，要求各種力量都極度緊張起來，而非常加速了落後俄國底發展進程，使我們『一下子』（其實不過是從表面上看，才覺得是一下子）就趕上了意大利和英國，幾乎趕上了法國，而得到了『聯合的』『民族的』（即適應於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和愚弄民衆的）『代議制的』政府。

與這個政府，與這個從現今戰爭方面看來，實際上不過是那些擁有億萬資本的『英法』公司底夥計的政府並存的，還產生了代表着無產階級和城鄉全體貧苦民衆利益的一個新的、非正式的、尙未充分發展的、還比較軟弱的工人政府。這

就是彼得城的工兵代表蘇維埃。

實際的政治形勢就是如此，而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努力用盡量客觀的確切眼光去判明這個形勢，以求把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建立在它所應當作為根據的唯一穩固的基礎上，即建立在事實基礎上。

沙皇君主制度是被打破了，但它還沒有被徹底粉碎。

十月黨與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政府想要把帝國主義戰爭進行『到底』，實際上不過是『英法』財政公司底夥計，不得不答應給予人民最高限度的，不會妨害這個政府保持其駕馭人民的政權而能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種種自由和小惠。

工兵代表蘇維埃，是工人政府底萌芽，它代表全體貧苦民衆，即十分之九居民底利益，而力爭和平、麵包和自由。

這三種力量底鬥爭，便決定了現今的形勢，即從革命第二階段轉到第二階段的過渡形勢。

爲了真正進行反對沙皇君主制度的鬥爭，爲了真正保證——而不是單只在口

頭上，不是單只在愛講漂亮話的自由派底允諾上保證——自由，就不是工人應該贊助新政府，而是這個政府應該『贊助』工人！因為唯一能保障自由與徹底破壞沙皇制度的辦法，就是要武裝無產階級，要鞏固、擴大和發展工兵代表蘇維埃底作用、意義和力量。

其他一切，都是自由派和急進派營壘中政客們底空話、說謊和自欺之談。

只要幫助武裝工人，或至少不去阻礙這件事情，那末俄國的自由就會是不可戰勝的，君主制度就不會恢復起來，而共和制度就會有保證了。

不然，人民就要受騙。允諾是便宜的東西。允諾是一錢不值的。在所有一切資產階級革命中，所有一切資產階級政客，都用允諾來『款待』過民衆，愚弄過工人。

取消派營壘中那些全不中用的政治家說：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所以工人應該贊助資產階級。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說：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所以工人應該在

民衆面前揭穿資產階級政客底騙局，教導民衆不要相信空話，而祇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組織，自己的聯合和自己的武裝。

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古契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底政府，決不能——即令他們誠心願意這樣作——給予人民和平、麵包和自由。

其所以不能給予人民和平，是因為它是個主戰的政府，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進行掠奪的政府，因為它絲毫也還沒有表示放棄沙皇政府掠奪阿爾明尼亞、加里西亞和土耳其，奪取君士坦丁堡，再行侵略波蘭，庫爾蘭和立陶宛邊區等等的政策。這個政府是四肢都受着英法帝國主義資本束縛的。俄國資本不過是操縱數千萬萬盧布資本的「英法」環球公司底一個支行罷了。

其所以不能給予人民麵包，是因為這個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它至多也只能像德國一樣，給人民一種「組織得英明的飢荒」。但人民是不肯忍挨餓飢的。人民會知道，並且大概很快就會知道，麵包是有的，而且是可以取得的，但是只有採用不崇拜資本與地產神聖私有權的那些辦法才可取得的。

其所以不能給予人民自由，是因為它是個畏懼民衆的地主資本家政府。

關於我們最近對這個政府所應採取的行動方面的策略任務問題，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上來講。在那裏，我們要指出現今時機，即革命從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這一時機底特點何在；說明爲什麼在這個時機的口號，即『當前任務』，應當是：工人們，你們在反對沙皇制度的國內戰爭中已經表現了無產階級的，民衆的英勇精神底奇蹟，你們現在應當表現出無產階級和全民組織底奇蹟，以準備自己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勝利。

我們此刻只限於分析革命現今階段上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力量對比，但我們還應當提出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在現今這次革命中有怎樣的同盟者呢？

它有兩個同盟者：第一個同盟者就是俄國廣大的，數千百萬的，佔全國居民絕大多數的半無產者和一部分小農羣衆。這些羣衆需要和平、麵包、自由與土地。這些羣衆必然會處在資產階級以及特別是按生活條件與他們最爲相近的小資產階級底相當影響下，而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戰爭底殘酷教訓，因

古契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輩進行戰爭愈積極而愈益殘酷的教訓，必然會把這些羣衆推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使之不得不跟着無產階級走。我們現在應當利用新制度底自由和工兵代表蘇維埃，首先和最努力地設法啓迪和組織這些羣衆。組織農民代表蘇維埃，組織農業工人蘇維埃，——這就是現在最迫切的任務之一。同時，我們努力的目標，不僅是要農業工人去成立自己的特別蘇維埃，並且要窮困貧苦農民脫離富裕農民而單獨組織起來。關於現在迫切需要的這種組織底特別任務與特別形式，讓我在下一封信中再說。

俄國無產階級底第二個同盟者，便是所有一切交戰國內以及全世界所有一切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目前是大大受到了戰爭壓制的，並且那些在歐洲也如普列漢諾夫、格沃茲結夫和波特列索夫一流人在俄國一樣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時時刻刻都是用它的名義來說話的。但是，無產階級之脫離他們的影響，因帝國主義戰爭繼續下去，已是與時俱進，而俄國革命又必然會大大加速這一進程的。

俄國無產階級既擁有這兩個同盟者，利用現今過渡時機底特點，就可能而且一定會起先爭得民主共和制度以及農民對地主的完全勝利，然後達到唯一能給予備受戰爭苦痛的各族人民和平、麵包和自由的社會主義。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四兩日（舊曆三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十四  
期第十五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三五一頁

## 簡要註釋

一八二 這裏列寧是指李卜克內西、梅林格、盧森堡和蔡特金等人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日提出，而於同年十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在臨江報上公佈的聲明書而言。——（見正文第七頁）。

一八三 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論戰等問題宣言所加的這個附註，是由列寧執筆，而於一九一五年八月發表的。附註上所講的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四十四期社論，就是列寧所著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參看本卷第二二至二八頁。——（見正文第一〇頁）。

一八四 凡爾賽派是法國反動資產階級政府方面的人，其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這個政府在巴黎公社勝利（一八七二年三月）以後，就從革命巴黎逃到凡爾賽去了。

公社社員是指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參加者而言。——（見正文第六四頁）。

一八五 『煤炭銷售公司』，即『俄國頓涅茨煤區礦物燃料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六年。

『五金銷售公司』，即『俄國五金冶煉廠產品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一年。——（見正文第一三三頁）。

一八六 是指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六章上所加的註釋而言。——（見正文第三三四頁）。

一八七 青年國際（“Jugend-Internationale”）是社會主義青年國際機關雜誌，贊助溫齊美爾瓦

爾得左派。——（見正文第二五九頁）。

一八八 新生活 (Neues Leben) 是瑞士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贊助過齊美爾瓦爾得中派。——（見正文第二五九頁）。

一八九 預言者 (Vorboten) 是齊美爾瓦爾得左派底理論刊物。——（見正文第二五九頁）。

一九〇 尤尼烏斯是盧森堡底筆名，參看註〔一六九〕。——（見正文第二六一頁）。

一九一 加刺非 (一八三〇——一九〇九)，是法國的一個將軍，以殘酷統治巴黎公社社員聞名，一八八九至一九〇〇年間在瓦爾德卡—盧梭內閣中擔任過陸軍總長。——（見正文第二六四頁）。

一九二 齊美爾瓦爾得就是一九一五年九月在齊美爾瓦爾得召集的國際主義者第一次代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列寧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革命分子團結成爲左派集團，即所謂「齊美爾瓦爾得左派」。

昆塔爾就是一九一六年四月在昆塔爾召集的國際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見正文第二七〇頁）。

一九三 哨兵報 (La Sentinelle) 是瑞士社會民主黨內的齊美爾瓦爾得左派分子出版的機關報。民權報 (Volksrecht) 是瑞士社會民主黨中央和蘇黎支委員會出版的日報；伯恩哨兵報 (Basler Tagwacht) 是瑞士社會民主黨底正式機關報。——（見正文第二七七頁）。

一九四 阿阿拉烏黨大會，就是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瑞士社會民主黨在阿阿拉烏召集的代表大會。——（見正文二七七頁）。



出版編號 0193

列 寧 文 選

第 三 冊

著 者 列 寧

出 版 者 解 放 社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一 月 北 京 創 版

1-10,000

---

基本定價 7.50

